

# 學生篇





## 心得札記

蕭斯文／基隆市仙洞國小

依稀還記得，剛離開師院，到學校裡教書時，班上從外地轉來了一個小朋友，矮矮的，衣服常髒髒的，一點也不顯眼，沈默寡言，成績也不太好，在班上是個很不起眼，很難引起人注意的學生，雖然成績不太好，但是上課很專心，很文靜，很守秩序，作業也很準時交，下課的時候，除了很喜歡跟在老師的身邊，有時偷偷的在辦公室外面看我在做什麼以外，就是一個人坐在位子上看天空，很少會跟其他小朋友玩，是一個很平凡很平凡的學生。

剛到學校任教，由於人生地不熟，晚上就從學校出來，到街上逛逛，認識一下周圍的環境，吃完消夜後，準備騎機車回家，在發動機車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正站在網咖裡，原來是他…一個人站在網咖裡，看著其他比他大的國中生玩網路遊戲。

本來想直接進去網咖，強行將他帶走，但是為顧及學生的面子，而且已經快 11 點了，若直接進入店中，強行將學生帶走，亦對老闆不好意思，只好決定在店外等他出來，一直等到 12 點初，才見到他的身影從網咖中走出。這時候我站在機車旁，他一看見我，他嚇了一大跳，在呆了十幾秒鐘之後，他的眼淚就撲簌撲簌的掉下來，我當時也嚇了一跳，但是這麼晚了，最後還是拉著他，載他回家。

剛進去他家裡的時候，嚇了一大跳，發現地上一片凌亂，到處亂七八糟，像在垃圾堆裡一樣。環顧四周，也看不見其他成人或家長，從學籍檔案及訪談中了解，他的爸爸是卡車司機，媽媽去世了，家中只有他一個人，爸爸獨自撫養他，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爸爸常很晚回到家，不太有時間整理家務，所以他常一個人在家，他的晚餐常自己解決，有時候吃泡麵，有時後吃麵包，三餐不正常，問他晚上都在做什麼，他怯

儒的表示，寫完作業後，會去買東西吃，晚上一個人很無聊，所以去網咖，但是因為我在上課時曾說過，不可以沒經過爸媽同意就進去網咖打電動，他因為沒得到爸爸同意，所以就只敢站在旁邊看，那時候他看見我，心理感覺對不起老師，所以才掉下眼淚，聽了這些話以後，其實我的心裡也很不好意思，因為覺得嚇到了這個小朋友，心裡也蠻心疼的，不過因為也有點晚了，所以等他整理好隔天要上課的東西以後，就先從他家離開。

在他的父親聯絡後，發現其實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憨厚的人，因為妻子早逝，自己又忙於工作，所以無法好好照顧這個孩子，內心感到很愧疚，最後在經過他的父親同意後，每天放學就先讓他留在學校，先把每天的作業寫完，而我自己是在學校改作業，準備隔天的教學物品，到六七點左右，準備吃晚餐時，再帶他一起去吃晚餐，最後再帶他回家，並從圖書館借幾本書，讓他能夠好好閱讀，希望他不要再像之前一樣，那麼晚的時間還涉足網咖。

過了一段日子的相處後發現，他很喜歡畫畫，也很喜歡養魚，教室裡的孔雀魚，都是他在負責的，除此之外，他畫的魚，栩栩如生，程度超過許多同年級的學生，每次看見他的畫，心裡總感到很開心，因為他晚上，不再去網咖打發時間，而是在已經整理乾淨的家裡，看著我們一起佈置的魚缸，一筆一筆的畫下魚缸中，各種魚的美麗身影，或許，他的媽媽正在保佑著他，他不再沈默寡言，總是會熱心的教其他同學有關魚的習性，同時也很熱心班上的事務，笑容又重新在他臉上出現。他不再是過去那個沈默躲在角落的小孩了。畢業後他搬家了，每年教師節時，我總會收到他寄來的卡片，上面除了祝福的話語，還有他親手畫的魚。教育，其實不是只有靠教鞭，只有愛才能讓封閉的心打開，讓笑容回到臉上，永遠燦爛，願對孩子的愛，能像柔和的月光，輕輕的灑在每個孩子身上。

## 另一個爸爸

潘奕帆／基隆市碇內國小

甫自師院畢業，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基隆執教。面對生涯第一次的教書工作，充滿了期待與遠景。租屋賃居在社區內一棟五層樓公寓的頂樓，窗明几淨，雖不豪華，但也簡單俐落。

進入了學校，映入眼簾的是灰白色的校舍建築，來到班上，有著三十五雙小眼睛，亮亮的朝著我看。這是一個四年級的班級，他們原本的老師結婚外調他縣市，校長請我來接手這個班級。初出茅廬的菜鳥老師和三十五個小鬼，這樣的組合，究竟能激盪出什麼火花呢？接過學籍記錄卡和輔導紀錄簿，我仔細的閱讀，看看每個小朋友在過去到現在留下的紀錄，有一份記錄，讓我瞠目結舌。滿滿浮貼的輔導紀錄簿，包含偷竊、打架、恐嚇……等等的紀錄不勝枚舉。這就是小翰，那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開學的第一天，我走進教室，翻開點名簿，一個一個的和孩子展開第一次接觸。小翰坐在窗邊，當我叫到他的名字，他不像一般孩子舉手喊有，而是將原本飄散在教室外的眼光轉回來，看著我。我端詳起這張臉，眉清目秀，短短的三分頭使他帶點凶戾之氣。開始上課後，小翰的問題漸漸浮現，他很聰明，但是卻不愛聽課，不是趴在桌上就是冥想窗外。第一次月考結束，小翰交出了全班第三名的好成績。在這一個月裡，除了他不怎麼愛聽課之外，我們倒也相安無事。

月考完沒多久的一個下午，訓導主任氣沖沖的來到班上，一把捉住小翰的胳膊就往外拖，我嚇呆了，連忙跟在後頭，從主任氣呼呼的語氣，我終於明白，小翰前一天偷了便利商店的東西，人家循著監視錄影器找上學校來了。在訓導處裡，我倆相對無言，我既痛心又覺得羞愧，但是小翰無所謂的眼神，讓我更是火冒三丈。當晚，我便到了小翰家進行家

庭訪問。早在紀錄簿得知，小翰是一個父母離異的孩子，由奶奶撫養，媽媽早已改嫁，爸爸整天在外遊蕩，不負責任，奶奶有糖尿病，溺愛孫子卻也管不動他，家中經濟十分不理想。當我按下小翰家電鈴，已經想好一肚子的抱怨要說，但是，看到小翰的奶奶，這一個慈祥的長者，滿嘴叨念著對老師的感激與管不動孫子的遺憾，我有很多話說不出口。

當下，我與奶奶約定，每天放學後，小翰就和我回租屋處，在我那寫功課、溫書，到九點才回家。這個倉卒的決定，令我當晚輾轉難眠，憑藉著還單身的我一股熱忱，就這樣開始了我和小翰接近一年的共讀日子。每天晚上，小翰在我家溫書，一開始，他總是不說話，但是日子久了，我們偶爾談談學校發生的事，偶爾談談他的家。從他的話中，我發現了他對父母強烈的恨，以及偶爾流露出來滿滿的想念。而我，並非心理諮商師，所以只能陪他談，聽他說。就這樣，時光過得很快。四年級一晃眼就過了。學期結束，我也確定要調至另一所學校服務。在學期最後一天，我收到了小翰歪醜的卡片，上面寫著：老師，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樣，我會永遠想念你。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現在的小翰已是高中生，我們的聯絡沒有中斷過。在他國中畢業後，奶奶病逝了。他現在和姑姑住在一起，而我很慶幸的是，從四年級開始，他沒有再偷過任何東西，據他所說之前偷東西是爲了讓爸爸能回家教訓他，但是從四年級開始，他有了另一個爸爸。

## 盡力教好每一個學生

郭志富／基隆市中和國小

擔任教師工作這麼多年以來，遇過形形色色的學生，身為教師，對於不同樣子的學生總會調適不同的相處態度。但是有時反思一下，身為教師對於所謂的好學生與壞學生所付出的心力常常是不一樣多的；有的教師對於所謂的好學生灌注心力，對所謂的壞學生輕忽漠視；有的教師對於所謂的壞的學生用盡心力去改正行為，但卻對心目中的好學生，即便稱讚卻無法給予適度的眼神關愛。

身為教師，常常要調整自己的教學與輔導學生的策略。其實仔細去想想，任何一位學生，不論他的行為為何，總是需要別人的關愛注視，身為教師，對於不同表現的學生所該付出的關注，其實應該是沒有多大的差異，任何類型的學生都需要教師付出心力去給予支持。但是在實際的教學環境中，我們卻常常看到不是如此的狀況。

在我教學的第一年，班上有一位女學生，父親因為欠債而不知去向，母親也因而離開這家庭，留下這個女孩和祖父居住，而祖父因為不滿女孩的父母不負責，所以也不願意照顧女孩，除了給這女孩居住，其餘都不願意付出。我接這個班級時，看到的就是一位幾乎不洗澡、全身髒兮兮的，為班上所有同學所厭惡、排斥，甚至自己都放棄自己的狀況。身為一位剛畢業的教師、充滿了熱忱，對於這位學生付出不少心力，為其擔負午餐費用；與班上同學做良好溝通，減少、降低男女同學們對她的厭惡與排斥；與她自己本身多做溝通，減低她的自卑心；鼓勵並協助她處理好自己的三餐與衛生清潔；鼓舞她多主動做班級性質的服務工作，讓同學由排斥、到接受、最後到關懷。在她畢業之時，我不敢保證她是優秀的；但是，最起碼我在她的臉上看到了笑容、在她的心底看到了希望、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未來。

四年後，我在社區的飲料店中巧遇到她，詢問了她的近況，得知她媽媽國中時回來找她，並答應資助她的學雜費，所以她都利用時間打工賺取生活費，現在是在聖心高職夜間部就讀。當下我只覺得我的學生確實有將我的教誨聽進去，並沒有因為外在環境而放棄自己，而以自己為重去生活。

擔任了兩年的資訊科任，我又回頭擔任行政兼任導師，或許是身兼行政工作，總覺得沒辦法全心在班級上，所幸這個班級的學生還算乖巧，所以還蠻上手的。其中有一位小女生，可說是品學兼優的典型代表，國語、數學、自然、社會、音樂、美勞、英語等各科樣樣頂尖，作文、演講、書法、繪畫等各項競賽表現優異，擔任幹部也能主動負責，與班上同學互動良好，做事仔細負責、待人貼心，簡直集優點於一身。所以身為老師的我，雖然常常關心她們，但畢竟心力還是花費在糾正指導表現不夠理想的孩子上；但是在我的觀察下，總是覺得她不夠快樂、自己給自己的壓力似乎過大，但是卻因為事務繁忙而無法有機會去溝通。直到四年級時，有一次在班上與學生溝通理念時，提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只是身為同學的、身為老師的並不一定會去發現，後來點出許多人心中的難題委婉的讓其他同學知道，幾乎每個都哭了，因為心中的壓力不再只是自己負擔，而是老師、同學都會相互負擔、體諒，而這位一般老師眼中好學生的小女孩，正是因為母親從小的教導、加上自己給自己的壓力，所以相當的辛苦；而身為老師的我，只覺得我不夠去注意這些表面上沒問題的好學生：或許知道了，但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輔導她們；或許曾發現了，卻沒有足夠的動力去了解她們。從那天起，我花更多的時間在與學生溝通、了解。

今年，這位小女孩畢業了。在這兩年間，我又接著擔任中年級的導師，她的妹妹剛巧又被我教到，所以有更多的機會去認知她家的狀況：家裡母親的教養相當嚴格，但是因為妹妹出生時有先天的輕微氣喘，所以母親對於妹妹的管教便有較大的不同。所幸這位姊姊還相當疼愛妹



妹，還不至於有不同之處；偶爾我也會常常跟這位姊姊溝通一些想法、理念，也常常在家長接送區遇到媽媽時與其溝通。在這位姊姊畢業前，特別提早送了感恩卡片，也讓我相當感動。

擔任教職這麼多年，其實一直感覺學生的本身並沒有錯，錯得是外在環境所給她們的影響。不論是一般人眼中的好學生或是壞學生，身為教育工作人員的我們，應該先以公正、平等的態度去對待每一個孩子。每一個孩子，其實都需要你我用心認真的去教育他們、了解他們。

## 肌萎症孩子的學習故事

王智立／基隆市中正國小

認識小勝已經兩年，他和姊姊小亭都是極重度的肌肉萎縮症患者。早在幾年前擔任特教老師時就常聽聞他們姊弟倆的事跡。姊姊也是從我們學校畢業，看著為他們保留著空位與接手他們老師聊著他們的點點滴滴，心中總是五味雜陳。望著同事手中的畢業證書，聽著畢業典禮的驪歌輕唱，多希望這份畢業的喜悅與感動，小勝能親自感受。不過，後來的緣份讓我們相遇，即使勝升上了國中，因特教法不分類巡迴的精神，特教能跨階段授課，讓我這國小特教老師能有機會和他聊聊，也因此隨這兩年來與他和姊姊的互動課程的調整，讓我更感受到生命的美麗。

約莫是兩年前的六月底，我和另一位老師在確知下學期接手巡迴時，前往探視小勝。懷著一顆興奮、緊張的心到原住民國宅區去尋找這位在老師心中常生病、安靜的孩子。果不其然，在媽媽的簡略招待與安排後，和小勝開始了我與他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總是側著身，就像害羞的大男孩般，偶爾才抬起頭看看老師，僅以「嗯」來回應，而一旁的姊姊總會適切地幫弟弟『補充說明』。後來，我才曉得原來姊姊就像是弟弟的秘書兼發言人，舉凡電話請假、詢問及作業疑難雜症一併都是姊姊對著老師當窗口。這當然也成為我安排課程中最重要訓練參考。那年的暑假，原本帶著一顆擔心，擔心對國中課程不熟悉的我，會影響到小勝的學習。在開學後，仍決定改變策略，先由小勝最喜歡的「線上遊戲」談起。我想，就先由建立關係開始吧！免得在缺乏互動的關係中學習，那才是最痛苦的。

這招果然奏效，小勝開始主動回應我講的話，對於老師對線上遊戲的了解，他似乎有某種程度的期待。期待老師幫他找外掛、期待老師談談網路中有趣的事、期待老師的新訊息。但這畢竟是開端，往後的課程

裡，我發覺國中教材似乎對勝而言，有種不可言喻的距離與恐懼。在幾次與媽媽、姊姊及勝的對談後，了解其不準備升學的安排，而且最重要的是肌萎病患者的生命週期都不長。在我愚蠢的堅持下，我還讓小勝背了數次的英文及國文注釋，真是感到慚愧。隨著課程的調整，彼此輕鬆了許多，也擁有愈來愈多談心的機會。姊姊小亭相當認真，在平時仍申請到附近大學進修空大課程，學習文學及語言課程，在每次上下課時最開心的是看到姊姊把上一次看完的書還給老師並期待下一次的借書。經由幫姊姊借書的過程，心情也莫名地喜悅，那是一種看到希望的好心情。利用這樣的共同學習激勵，最近這一年中，原本幾乎不閱讀的小勝，由逐句解釋至能獨立完成文章的閱讀，可以說進步神速。最近，更會主動要求看看歷史故事，並在咱們每次的相約中，分享他的「重點說明」，而姊弟倆更會聯手說一些原住民的趣事及他們親身經歷的鬼故事。真是有點被嚇到～

和他們每一次的上課，早已不再是單純的課程，而是像老友般的相聚。每個禮拜的初次見面，小勝都會問我：『老師！你週末都在做什麼？』，而我也樂得和他們分享生活的點滴。有時，甚至在長假中，想起回台東老家的他們，也會自個兒地在心中和他們說『老師週末在…，你們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位靠秘書姊姊來電報告的弟弟，竟也會自己撥電話來找我。真是令我又驚又喜。雖然電話的那一頭仍然『嗯嗯…，老師…在忙嗎？沒事…』，但小勝你知道嗎？老師的心中卻是相當感動，喜悅的當下，抓著電話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這份喜悅就好似接到恭賀電話般那樣詫異與驚喜。

但小勝曾跟我說，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作治療」。每次在治療師來的當天，他的心情都會變得很糟、很焦慮。原本一直鼓勵他不要害怕的我，曾在陪同治療的過程裡，看到他的努力與辛苦。我們做起來是如此輕鬆、便捷的動作，在歪曲的身體、僵硬的肌肉、受限的關節中是多麼的難。隨著他們額頭涔流下的汗滴、緊閉的雙唇、顫抖的手，心也沉重

了。原來，小勝爲了翻動我提供的歷史故事書，也是如此的努力。姊姊雖然能當他的秘書、他的軍師，但卻也沒法當他的雙手。看著他們倆彼此「特殊的加油」、「互虧」，雖不免莞爾一笑，但也對他們這樣的努力感到心疼。

這兩年的光陰如飛也似地離開，但我們的心卻愈來愈近。陪著他們渡過耶誕節，一起完成聖誕樹、聖誕小屋；一起渡過生日、共同慶祝元旦、分享影片欣賞的樂趣；由成語故事中談到中國歷史的點滴；彼此分享成長過程裡的酸甜苦辣。我曾經和小勝提起兩年前的他，和今天的他，請他自己比較有什麼不同，他答了一句很有趣的答案就是『我臉皮變厚了』，也喜歡和老師上課的感覺。原本今年六月應由國中畢業的他，申請了再延長一年休業年限，且也通過審查。感謝這幸運的偶然、感謝上天將給我第三年陪伴他們學習與成長的機會。和他們上課，我也成長許多。因爲我了解生命的可貴在於「面對自己擁有的」。從未聽聞他們抱怨過任何一言一句，每次媽媽總是面帶笑容地歡迎老師，家裡總是打掃地一塵不染、東西總是收得井然有序，這份認真與幽默面對生命的體悟與付出，不僅在原住民精神裡可窺見，在小勝與小亭的學習、生命體驗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而與他們的相處更遠遠超過師與生的情感，那像是朋友的關懷與祝福。憶起與小勝的一段對話。勝說：「老師！你很幸運喔！」，我說「爲什麼？」，「因爲我不常生病呦」，後來才曉得，原來以前的他經常一生病就要住院一個月，且不論是姊姊，抑或是他生病都得到長庚報到住院。而以前的課一停就是個把月。聽他這麼一說，回憶這兩年，從沒因爲請假到醫院而必須暫停課程。我的的確確很幸運，我也誠摯地懇求上蒼，讓這份幸運繼續下去，也能給小勝媽媽一份，因爲長期照顧他們的她，真的非常偉大。也祝福他們永遠平平安安、身體健康，開學後再見囉！小勝～

※以上人物姓名均爲匿名、代稱

## 小杜的教育小故事

杜佳憲／基隆市中和國小

幾年前，剛接那個班級時，二年級的老師就曾經提醒過我：「那個孩子的行為有點問題，需要特別注意！」然後跟我說了一些有關他的「事蹟」，喔！真是滿狠的一個孩子，小小年紀就會對同學拳腳相向，看來得嚴加看管才行。那時，剛帶完一屆中年級，又回到三年級來，覺得應該還好吧！不就是孩子嗎？只要緊盯著他，別讓他有機會作怪就好啦！我就這麼一派輕鬆的對自己說。

過完暑假，樹上的蟬聲鳴鳴未歇，走進教室也聽到不輸蟬聲的雜亂吵鬧聲。站在講台上，看著底下一群還算是二年級的小毛頭們，依然吱吱喳喳的鬧成一團，先觀察一下每個人，看看這班的氣質如何。嗯…還好呀，感覺沒有傳說中那令人頭痛的難纏小子，還滿多人長得蠻可愛的呢！

突然間，轟的一聲，有張桌子從地上猛然飛起，重重的往地上摔出，而踢飛桌子的人正握拳怒目瞪著另一個人。能讓桌子飛那麼遠，他應該就是小凱吧！真是讓我不敢置信，長得如此眉清目秀的一個小男生，一轉眼就變了一個人，活像是日本的怒目金剛。在我還來不及到達案發現場處理時，那個被瞪的孩子不知說了什麼，讓小凱再度抓狂起來，對著他的背及頭猛槌。其他圍觀的同學只在一旁大聲驚叫，無視於我的指示，完全不敢靠過去制止他。當我終於突破重重人牆來到小凱身邊時，才發現原來他那麼高，幾乎快到我肩膀的高度了，所以要抓住他真是一件非常費力的事。我把他的雙手緊握在我雙手之中，盡力控制住不讓他再有機會攻擊，他在我面前一直想掙脫，瞪著同學的眼神也隨著我的動作而轉到我身上來。看他瞪我的眼神，似乎我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極其兇惡。

當然，我還是運用我大人的優勢制服了他。他知道在我手中沒有辦法掙脫，便放棄了動作，只用眼神表達心中滿滿的不悅與不甘。看著其他人驚恐的眼神，我趕緊安撫大家，請每個人先回到座位，並把散落的桌椅復原。簡單的交代幾個人把桌上的簿冊發下去，我便帶著小凱走到教室外頭，一起坐在地上，我想要瞭解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反應。這是第一次交手，我必須先讓他信任我，所以在瞭解了剛剛事情的發生經過後，我先以他的立場找出別人所犯的錯，先同理他受委屈的部分。當我述說著別人如何的不是時，他不可置信的眼神告訴我，這與他以前犯錯被罵的模式不同，「老師居然先幫著我罵別人！」後來他說出心中的驚訝。當然，接著一定要讓他知道並承認自己也有錯，有了剛才的鋪陳，這部分他倒是很快就接受了。最後，二位當事人面對面互相道歉，再跟全班輔導一下，說明小凱只是一時的情緒無法控制，絕非惡意，請大家接受他，並且一起幫他。

接下來的日子裡，這樣的戲碼大概二、三天就要上演一次，在這麼頻繁的交手中，我軟硬兼施，一方面讓他知道在我面前耍狠是沒有用的，另一方面也要讓他瞭解我對他的苦心及用心，最重要的是，我是愛他的。半年後，我幾乎已經可以肯定小凱的失控行為與情緒絕非正常，需要更專業的治療與協助。於是我跟父母溝通，希望能夠帶他就醫，找出真正的病因，才能對症下藥，給予最適當的幫助。在許多班上同學的反應及其他家長的反彈之下，小凱父母終於瞭解到他的孩子不只是「比較活潑」而已，而是真的需要幫助，於是帶他到兒童心智科接受診斷，才得知小凱原來是個過動兒。醫生開了藥，讓小凱每天定時吃，但是小凱不喜歡吃，他說吃了藥會不舒服，就這麼有一天沒一天的吃，於是情況也沒什麼好轉。我依然常常花一、二節課的時間與他聊，其實他的頭腦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行為是不好的，但是事情發生的當下就是控制不住，事後常常覺得後悔。我覺得他的心已經改變了，他也想改變自己，也想控制自己，但就做不到。除了勸他定時吃藥之外，我也只能盡力鼓勵他，引導他去表現出內心真誠可愛的一面。當然，班上同學與家長也

是需要安撫與輔導的對象，只是，到了最後，連我都無法再解釋，爲什麼其他同學總是常常遭到小凱的欺負。我不能把這些行爲全歸咎於他是過動兒，不能把錯全怪到他無法控制的那一個部分，想要讓小凱能進步，就得設法讓別人也能瞭解他，一起來幫助他。這很辛苦，我做得很辛苦，在與小凱的對談中，我也會讓他知道我爲他付出的努力。從他愧疚的眼神，可以看得出來他極力想要改變的慾望，但是卻又無力，最後只看到深深地無奈的哀愁。

又到了蟬鳴的季節，暖暖的和風吹進教室，吹撫一個個稚嫩的臉龐，每個剛放完暑假的孩子，臉上又增添了些許的成熟。咦！找不到小凱，開學第一天就沒來，真是奇怪，聰明的他其實是很喜歡上學、上課的呀！回到辦公室，一問才知道小凱轉學了，媽媽受不了班上其他家長的壓力，在暑假最後幾天到學校來辦了轉學，希望讓小凱換個環境，能夠有個重新的開始。

想著與他肩並肩坐在教室走廊上；想著搭他的肩安撫他滿臉縱淚輕聲說著：「別擔心，還有老師愛你！」想著他堅毅卻又無助的眼神…想著，我們老師所能做的這麼有限，到底能幫他多少…他的人生，又會不會因爲我而走得更好呢？

我不知道！

## 一則難忘的慶生會

黃昱瑋／雲林縣鎮南國小

噹！噹！下課鐘聲又如往常般響起，閣起講台上的課本，準備走到教室後方的辦公桌休息一下，這時，班上兩位女同學若有心事的走到身旁跟我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報告，一把就把我拉到教室外走廊轉角處的廁所前。望著她們凝重的神情，心想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非把我拉到廁所前講不可。

三個人彼此看了一眼後，只見兩位學生嘆了一口氣說：「老師，陳xx和廖xx兩群姊妹淘又吵架，槓上了！」話語一畢，我馬上直覺的反問：「老師不是兩個星期前才處理好，她們雙方都願意和好嗎？」兩位學生也只是無奈的回答：「對啊！，本來已經和好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星期私底下又吵了起來？老師！你要想想辦法來處理。」此時心裡不禁發點牢騷：「天啊！高年級的女生真是麻煩，已經學會勾心鬥角，私下結盟較勁，一次吵完又一次。還是男生可愛，上一節下課吵架，下一節又可以玩在一起。」唉！沒辦法，只好與兩位學生共同商討如何再一次的解決這場「女人的戰爭」。

噹！噹！上課鐘聲響起了，帶著有點不悅的情緒與兩位學生一同走回教室上課，心裡還想著要利用什麼時間來排解這場「戰爭」。一踏進教室門裡，倏然，碰！碰！碰！的聲響伴隨著彩帶朝我身上飛撲而來，自己驚嚇得大叫一聲，驚魂未定時，又是碰！碰！碰！的一陣攻擊，抬頭一看，只見班上學生個個手上拿著拉炮瘋狂地向我「招呼」，彷彿要宣洩和報復他們一年多來在我魔掌下的痛苦！此時，一首再也熟悉不過的旋律從學生口中唱出：「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聽著歌聲，看著擺放在教室中間桌上的雙層大蛋糕，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慶生會！



此時教室的桌椅已被學生排成開同樂會的陣式，連教室窗戶都貼上了彩帶，黑板也被學生佔領，寫上了超大字的一老師！祝您生日快樂！看來這群傢伙還真聰明，綁架老師不許上課，改開慶生同樂會。而這場同樂會就在學生的主持下，從切蛋糕、吃蛋糕、喝飲料、玩趣味遊戲到最後拿蛋糕的奶油來砸派，在每個人身上都佈滿奶油的狼狽模樣下快樂結束了！

事後得知，原來班上學生早在三個禮拜前就開始籌劃了，而且還保密到家，利用上科任課時，在科任教室討論相關慶生會細節，更拜託科任教師一定要保密，而慶生會所需經費還利用每天早自修我還沒進教室前繳交給負責的同學。對於學生的精心策劃，內心除了深深的感動，還有滿滿的驕傲，感動的是學生的貼心；驕傲的是學生規劃活動的能力。

這一班是我的第二屆學生，他們也把這個幫老師慶生的活動傳給下屆的學弟妹，叮嚀學弟妹們要做得更好。也許小學生的年紀還小，也許他們很多事都還不懂，但只要用心的教學，真心的相處，當純真的孩子感受到了，他們所回報的感動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 與生命拔河勇士

鍾志清／雲林縣廣興國小

2005年3月，初夏。

偉捷一如往常的上學。早上的外野跑步訓練在同樣一群六年級同學中，他的速度不快不慢，但早起的太陽卻讓他氣喘吁吁，汗流浹背。

草草的做完暖身活動，岳勳老師帶著大家開始做今天的重壓訓練，訓練腿部的肌肉為的就是在八人制的拔河中，團隊能嶄露頭角。每一種動作都要反覆三次，直到肌肉酸痛的程度。今天的他覺得特別的不一樣，偉捷是六年級同學中身材最高大的一位，蒼白略帶俊俏的臉龐，是許多五、六年級女生的偶像。每次拔河賽中，他都是站在拔河道上的第一位頭號戰將；從五年級開始，他就跟著學長姐南征北討，參加過各種大大小小不同的區域賽及全國大賽。今年是他在小學的最後一學期了，總要在畢業之前，一雪去年高雄全國賽中，被秉除在冠、亞軍之外的遺憾吧！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中，重壓的速度也快了起來，突然眼前一黑，腳一踉蹌，身體差點讓槓鈴壓垮，動作也差點走樣了，有一點丟臉，重新振作，趕快完成訓練，他心儀的婉筑已經早就做完了！

放學回家後，媽媽騎著摩托車，載他去西螺街上的課後輔導班，加強學業。下課休息時間，正要從樓梯下來時，與早上的情形一模一樣，又是眼前一陣發黑，這次沒這麼幸運了，人直接由樓梯像沒有煞車一般的往下衝，正好撞在牆壁上，課輔班的老師見狀，趕緊送醫通知家長，住院觀察。

經過醫生縝密的診察，發現他大小眼的情形相當嚴重，眼中有黑影，手腳不聽控制……，經由斷層掃描，診斷出罕見疾病－惡性腦幹腫

瘤。一般的腦瘤大部分都在大腦或小腦，出現在腦幹的機率實在是很低，況且前述的二種情形治癒率較高。當醫生宣布判定，從醫學的臨床經驗上看，偉捷的惡性腦幹腫瘤三年存活率不到 35%時，他的爺爺、奶奶、爸爸無不痛哭失聲，在等於是絕症的氛圍下，越南籍的媽媽更是自責，疼愛他的姑姑亦是傷心不已；最後輾轉經由朋友的轉介，至台北榮民總醫院的兒童癌症病房。這一住就是整整的一年，這期間老師、同學利用各種機會不斷的表達關心與慰問之意。

給偉捷：剛聽到你生病的消息，每個老師都相當訝異，一個活潑可愛的學生怎麼突然就生病了！講起偉捷，大家的印象都是「帥氣、活潑、有活力」。雖然有時候你會讓老師們又生氣又好笑，但是這幾天你不在班上的時候，上課時好像少了些什麼，更不用說下課後的展演館，沒看見你的身影…。

在醫院的日子，想必是枯燥與孤單的，或許有些治療的過程會讓你感到不舒服；人生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許許多多的難關，每一個難關都是成長的機會。當你盡力克服重重的難關之後，你將會成長茁壯，從男孩變成男人。當然，既然叫做難關，也就不是輕輕鬆鬆就可以解決的，除了付出力量、時間以外，還需要堅強的意志力與耐力！

古今中外的英雄們之所以值得被稱頌，就是因為他們有無比堅毅的意志力，通過一般人難以超越的關卡。後世子孫們被他們的意志力所感動，產生尊敬與崇拜之意，就給予他們「英雄」的尊稱，老師希望你也可以成為許多廣興國小小朋友心目中的英雄。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智，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意思是說「老天爺想要賦予你一個重大的任務，但是要先看看你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於是開始考驗你，讓你的身體痛苦、讓你的心情難過…。」。老天爺今天給了你一個考驗、一道難題，他想看看你的意志力，看看你是否有成為英雄的資質。雖然突破難關的路上充滿了刺人的荊棘和扎人的尖石，但老師與同學們都相信你一定可以克

服這些苦痛，如同浴火的鳳凰一般獲得新生，以嶄新的姿態回到大家身邊！

在這一段旅程中，可能朋友們、老師們不能在你身邊幫助你，但是我們的心都一直在你身邊沒有離開。偶爾，你從病房的窗外可以看見台北一道道的陽光，不要懷疑，那是我們大家要給你的溫暖；而每個夜深人靜的夜晚，總有你的朋友在默默的祈禱，祈禱你趕快好起來；當流星劃過天際的時候，總有人許下「希望偉捷早日康復」的心願，相信你一定可以趕快好起來喔！偉捷加油！大家都在等你回來！

畢業典禮那天，當偉捷坐著輪椅出現在舞台上領取生命傑出獎時，所有拔河隊同學一起上台擁抱痛哭不捨的情形教人終生難忘，也因為他對生命不屈不撓的態度，他的班導推薦他成為第五屆總統教育獎的得主。這個光環並沒有辦法讓他的生命延續多久，但少許的獎金，可以讓務農卻被龐大醫藥費壓得喘不過氣的家中稍作喘息，在 2006 年 3 月 15 日終於偉捷告別他最親愛的家人同學朋友離我們而去。

後記：2006.3.15 早上，我人在台南。前一夜偉捷的來訪，什麼話也沒有跟我說，只是笑笑跟我揮手道別，讓我在夢中不斷的哭泣，醒來，枕頭已經濕了一大半，眼角猶有淚痕，我的第一個直覺告訴我，偉捷走了，果不其然，下午偉捷父親來電，告知將於傍晚時分將偉捷由台北榮總送回家中。晚間，臥榻上蒼白的臉孔如昔，一年中身材更形高大。可惜了，天妒英才，一個生命正剛剛要展翅高飛卻折翼殞落，……。

一年多了，偉捷你在天堂過得好嗎？你還有在拔河嗎？

## 為讀大學，他睡圖書館

黃錫培／雲林縣梅林國小

大學放榜後，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目前，雖然政府廣設大學，但為了擠入名校，僧多粥少下，學子們仍得埋首書堆，苦讀一番才有機會。

家境不富裕的阿志，是我第一屆的學生，他總認為只有讀書才能擺脫貧窮。那時，大學錄取率並不高，上了高中，他盡全力衝刺，但一年過去，看著學校張貼的紅榜，勉強擠出十幾個錄取大學的名單，回來跟我訴苦，說自己的成績好像離門檻還很遠。

當我和他討論著，是否轉換跑道改讀軍校時，阿揚這位貴人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他是學校家長會長的兒子，成績普通，但父母希望他能讀大學，因緣際會，那年暑假他們不僅相識，還整天窩在圖書館一起讀書、準備考試。

升上高二後，阿志就很少回來找我，只知道他每天一放學，揹著書包就往圖書館跑，直到關門才悻悻然離開。有一回，我請他們一起吃飯，脫口而出：「如果能在圖書館待久一點，成績一定會更好。」「對呀！對呀！」一旁的阿揚頻頻點頭，幾天後，神通廣大的他，不知從哪裡拿來的大門鑰匙，讓大家嚇了一跳。

原來，阿揚的親戚正在圖書館工作，透過這層「關係」，自然有了大門的鑰匙。阿志回憶說：『那晚，我們如同往常，十點一到，收拾書包離開圖書館，等到人去樓空，一夥人又溜回館裡，打開電燈繼續 k 書。或許覺得像在做壞事一樣，忐忑不安的情緒，讓我們才待一個多小時，就草草結束第一晚。』

之後，有了經驗，膽子似乎也大了些，阿志和同學常常都是待到十二點多，人才各自散去。只是，當時家裡沒有好的讀書環境，半夜才返

家，清晨六點又得到校，來回奔波實在累人。

幾天後，阿志帶了一條棉被，鐵了心準備待在圖書館長期抗戰，阿揚明白他的家境，也將鑰匙交由他保管。往後，圖書館就常常燈火通明，雖然啃書蟲、瞌睡蟲互有輸贏，但一切並非如此順利！

「裡面的，給我出來。」，不幸得很，紙終究包不住火，未熄燈的圖書館還是引來教官的注意，即便阿志好說歹說，也改不了教官所下的逐客令。連著幾天，「貓抓老鼠」的戲碼不斷上演，耗在等待教官入睡的時間，實在不划算，於是，他只好到阿揚家暫住一陣子。

經過幾次攻防，教官也懂得睜一眼、閉一眼，常常是教官室關燈了，圖書館的燈就亮了，偶爾出現門外的教官，也改變了語氣：「裡面的，早點回家！」我想，或許這就是鐵漢柔情吧！

風波平息後，阿志依然回到館裡讀到半夜，累了就躺在椅子上睡，但堅硬不平的木條，實在讓人難入眠。到了冬季，面對一波波來襲的冷氣團，更是凍得我受不了，就算把棉被、外套包裹全身，仍舊抵禦不了寒冷。

然而，這一切只能靠著一心想讀大學的意志，支撐著，就這樣，阿志在圖書館也安然度過兩個寒冬的考驗。大學聯考結束後，他也離開了圖書館，結束了長達兩年的夜宿行動。

紅榜張貼那天，我看著阿志錄取師範大學的榜單，忍不住掉下淚來，辛苦的付出終有了代價。聽說阿志畢業後，睡在圖書館苦讀的事，傳遍了校園。原來，令人稱奇的事蹟，早成了師長口中的典範，而當時未帶走的棉被自然就是最好的見證。

儘管阿志已經大四了，每每跟我分享他苦讀的點滴，總是辛酸中帶點微甘，其實，阿志，老師真想對你說：「有你這樣的學生，真是太光榮了！」

## 那一年那一班

黃致傑／雲林縣聯美國小

「嘟…嘟…嘟…嘟……」

「喂！老師又！我是佩珊啦！這禮拜我們要去你家烤肉，千萬不要像前幾年一樣跑去台北玩又？」

「噢！好丫！那我要準備什麼？」

「不用啦！我們都分配好了！就醬子！掰！」

把電話放下，我才想起兩、三年前的這時候，佩珊一樣在之前打電話來請我週六要待在家裡，可是我自己卻因臨時有事到台北去。結果害他們十幾個人從火車站走了一公里多的路到我家，卻意興闌珊地將 17 吋大蛋糕寄放在我鄰居家，然後又走回火車站敗興而歸地回家……。

那是我教書十年中帶的第一個班的學生，畢業至今應該也有五、六年了吧？但每年只要 11 月一到，他們就會開始通風報信、四處張羅，想盡辦法辦個活動幫我慶生，有時我想不參加都不行呢？

這麼深的緣分與情誼，我想應該從六年前的 7 月開始的吧？

記得那年夏天我剛從桃園調回現在的學校－聯美國小。暑假到學校報到時，校長很和藹、主任老師也相當親切，只是在得知接任五幾導師時，主任語重心長地交代說：「這一班的學生很聰明，但很頑皮、不喜歡讀書，之前的導師幾乎每天都到辦公室哭，你要多用心丫！」

聽了心裡瞬間涼了一半，心裡懊悔著：「自己為什麼要調回來？運氣又為什麼這麼差，第一次帶班就帶到放牛班？」整個暑假也幾乎爲了如何接這班而傷透腦筋，從背學生姓名、研究班級獎懲制度到向學長姐取經，請教各種狀況處理……等，四處探訪班級經營的方法與秘訣，而

心理早已建設長年抗戰的準備，一切就靜待新學期當天的到來。

學期一開始，果然耳聞不如一見。因為平均每天會有十幾件違規事件發生，上課上學遲到、不帶課本、不寫功課、上課講話在玩、走廊上奔跑、同學相互叫罵毆打……；平均每天也會接到二、三次其他同事的投訴，如欺負其他班學生、頂撞老師、到專科教室搗亂……，而且大部分是不同人犯錯。心想這哪叫「放牛班」？應該叫「牛魔王班」了吧！或許當時自己還年輕懵懂，社會上也沒有不當體罰的聲浪，因此哪管行不行打？「亂世用重典，先打再說」。所以剛開學的前二、三個月，班上幾乎每天鞭打聲不斷。

或許是高壓政策生效，半學期過去發現違規事項減少很多，加上自己喜歡嘮叨，處罰過後總會花很長的時間做心理輔導與品德塑造的工作。不論是用親身經歷或實事討論，總是要他們了解何謂是非對錯？何謂尊重互助？如此軟硬兼施、恩威並重，適時運用懷柔政策之下，才發現其實班上同學都很聰明、也很善良，只是對學習沒有興趣，一時找不到生活的重心與樂趣，只好以違規來宣洩自己的焦躁與不安。

在得知這種狀況後，自己毅然決然向校長起命，希望能讓全班皆加入足球隊，一方面消耗一些為非作歹的精力，一方面也培養學生上學的動機與重心。而在校長首肯與同事幫忙張羅籌劃之下，聯美國小足球隊終於在下學期正式成軍了。

從下學期開學的那一天起，每天我便和全班二十幾個學生在操場上奔馳操練。從短傳到長傳、從防守到進攻、從單打到戰術，雖然自己和學生都是新手，但我們常一同看影帶、書籍研究動作與戰術、一同討論隊形與訓練方式，似乎在球技進步的同時，學生和我的感情也逐漸濃郁而深沉。

幸運的是在兩個月的苦練後，我們居然也奇蹟似的獲得縣長盃足球賽第三名的佳績，而這也更鼓舞了全班參與足球訓練的興趣與動力。也



許是因爲自信心增強的緣故，緊接著這班學生不管在功課或運動上，皆有長足的進步，當然也贏得了多次縣內比賽的獎盃與獎牌。尤其是原本一盤散沙的班級，最後因足球運動而如膠似漆、相互聯繫至今，這也是自己最慶幸、最自豪、也最樂見的事了！

記得他們曾跟我說過，我回來的前一年，他們曾全班一起作弊！也曾把蒼蠅偷偷放到前任導師的辣椒醬裡……。沒想到自己的第一個畢業班級，曾有如此頑劣的過去。再回首從前那種種的辛勞與付出，似乎在學生送的生日蛋糕中得到最真實、也最珍貴的回饋與印證。這時，我才會深深覺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涵義，教育真的是件做功德、積陰德的良心事業ㄚ！

## 老師，我會寫名字了！

林閔翔／雲林縣台興國小

大學剛畢業時，分發到南投縣山區實習。報到時學校並沒有宿舍，校長爲了照顧從雲林到外地教書的新老師，就將檔案室用鐵櫃隔成二間，一邊放公文，另一邊則成了約三坪大的小臥室，供自己使用。雖然地方不大，但也夠用了。學區內盛產茶葉，民風純樸；兼以山上的風景優美，學校的同事待人又都超好的，心裡一直暗想真是來對了學校。校長說中年級對實習老師是最適合的，不像低年級般傻呼呼的，也不會像高年級那麼叛逆，於是決定讓我教三年級。最讓自己高興的是山上經常在晚上六、七點左右就開始起霧，看著四週一片白茫茫的，彷彿讓人置身於仙境般，似乎在爲自己未來一年的實習做了順利的預告。

可是一切的美好就在開學沒多久後完全破滅，原因是我們班上有一位全校皆知的特殊學生小宏。他的個性有時很自閉，問十句話答不到一句，下課其他的同學都一起到操場去打躲避球，他只會獨自蹲在榕樹下挖土。其次服裝穿著永遠和同學不一樣，功課很少完成，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上課從不聽講，總是在抽屜內擺滿他想玩的玩具；可是有時卻過動到令人生氣，碰到他想玩的球類，便成了小霸王，誰也搶不走，就算老師去他也不用。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有任何的事情叫他過來，他動都不動，翹著嘴巴，一付神氣的模樣，令人莫可奈何。一開始使用在學校所教的各項技巧，口頭稱讚、獎品誘惑、同儕協助…等，他卻依然故我。而自己爲了維護教師的尊嚴，討回快掛不住的面子，漸漸從一開始的關心，變成生氣和憤怒。於是，耐性用光了，不再對他有任何和顏悅色，取而代之的是怒罵和處罰。不料，他的行爲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到最後只要我走向他五步，他必定後退十步，永遠和我保持伸手不可及的距離。甚至有次還上演課堂追逐戰，一位菜鳥老師，追著一位頻頻回首做鬼臉的學生，接著其他的同學也來幫忙，最後連校長

也跑出來觀戰，那一天回到辦公室也受到大家憐愛的關懷眼神，自己則已身心俱疲，一整天都擠不出一絲笑容。

當天晚上，在陷入沈思之後，告訴自己不想再這樣下去。於是開始去問之前二年級的老師小宏的情況後，再去進行家庭訪問，才發現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行為表現。原來小宏的母親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妥善打理小孩子的食衣住行各項雜事；父親是建築工人，又愛酗酒，動輒對小宏拳腳相向，造成他對於大人的不信任，以及產生沈默寡言的自閉性格。在家不斷被處罰的他，來到學校又再被處罰一次，怎叫他不反抗呢？

經過一番的了解，自己終於真正打開心胸來接納小宏，開始願意挪出一些改作業的時間，在下課時間去陪他挖土、在教室玩玩具，同時也協助他改善在班上同學間的人際關係。在這一連串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獲得小宏的信任。有天在上課時，不經意的看到他舉手，本以為是有什麼問題，沒想到他是舉手回答我上課的問題，不只同學覺得訝異，連自己也深受感動，覺得不可思議。他的表現讓我開始想是否能再多給他一些東西，於是興起教他識字的念頭，但這又是另一個挫折的過程，因為已經習慣不讀書寫功課的他，要求他要寫字認字的痛苦可想而知。終於在上學期結束前，當小宏在我的面前高興的告訴我：「老師，我會寫名字了！」，並且真的能夠完整的寫出來的時候，兩人都難掩興奮的心情。一個姓名三個字，花了我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只是看到他的表現，覺得這一學期的辛苦都值得了。

下學期他的表現一直持續的在進步中，令自己倍感欣慰。等到自己結束實習服完兵役再度回校任教時，他已經升上六年級了。看著他在校園中和同學嬉戲遊玩的身影，想起三年前剛教他時的情況，不禁在心中升起一股成就感。同時也在心裡默默的祝福著：「孩子，希望你能愈來愈棒，交到更多的朋友！」

# 家家

許秋儂／基隆市華興國小

那年，教師甄試的緣故，到了這所離家最遠的學校。這所學校規模不大，只有十多班，跟過往我所待過的學校比起來，它真的是一間「小學」。

那天，園長跑來問著我和另一位準備帶一年及新生的導師說：「你們兩有誰願意教導自閉症的孩子。」

「他的狀況嚴重嗎？」

「還好，算是高功能的，與人互動較差，偶爾會打同學，上課會自己起來走動。喜歡站在鏡子前面跳舞。」

「是可以學習的嗎？」

「可以阿，他的家人很擔心他遇到的老師對他的症狀不了解，所以想先詢問是否有老師願意教導。不然，他可能會轉介到其他適合的學校。」

當時我和另一位老師互相看了看，我回答園長「我願意試看看。之前在實習時，也碰過自閉症的孩子，不過那位孩子是屬於低功能的，會干擾上課情形。你說的這位孩子的狀況跟之前我看過的孩子比起來應該算是很好的，我願意讓他成為我班上的學生。」就這樣，我和家家就開始了我們倆的師生情緣了。

家家是一位男孩子，母親因為生了他而有很嚴重的憂鬱症，常常在夜晚看著家家就哭了起來，由於他家離學校很近，每當聽到下課鐘聲響起，就往學校教室跑，很關心家家在校的一舉一動。曾經告訴過他媽媽，如果不放心我的教學，那就直接在教室後頭，看我上課，免得每 40 分鐘就得跑一次，挺累人的。

家家這個男孩好像知道自己已經是小學生了，之前園長告訴我的一些症狀他自己都克制下來了，不會隨意走動，也不會毆打小朋友。其實他的狀況比我想像的好很多。

記得，每當我問問題時，他都很喜歡回答，即使他的回答是我和其他小朋友都聽不懂的，我還是在他每次舉手時，都請他站起來回答問題。每當他回答完問題後，我也會請小朋友給他鼓勵，讓他有信心可以多說一些！

同班的孩子對於他不同的表達方式與行為模式似乎已經早就習慣了，也早就知道如何該與家家相處。這些孩子很貼心，當家家過於衝動打了人，孩子們也多半以包容的心態來原諒他。而我也適時的告訴家家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對同學！家家聽懂了我的意思，也看懂了我的眼神，每當他快克制不住時，我會喊著「家家，慢一點，想一想，把手輕輕放下來。」家家聽到我的聲音時，會愣住，然後放下手。果真，幾次後，家家的壞習慣改善了，班上的孩子們也因此變得更喜歡與家家互動玩遊戲了！

一直到二年級結束前，家家動手打人的習慣已經徹底的改善了，且在說話方面，也清楚許多，可以讓別人聽懂他所表達的意思。而家家媽媽的憂鬱症也因為家家的進步而稍有減輕。

就這樣，家家一直到六年級時，無論何時，只要他在校園中看到我，他都會跑過來且很大聲對我說「老師好！」他也會常常到我座位旁，跟我說他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每當想起當初園長問我們的那段話時，我都會覺得自己所做的決定是對的！

## 家有喜事－迎接新生命的降臨

潘怡伶／基隆市尚智國小

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小琪的媽媽送來午餐飯盒，老師看到媽媽驚訝的表示：『小琪媽媽您肚子已經有小寶寶，有八個多月了吧！』小琪媽媽回答：『是呀！再過一個月就要生了』，老師問：『這些日子以來，從沒聽過小琪說過或與同學分享這件事呢！』唉！只聽見小琪媽媽長嘆一聲，娓娓道來這些日子以來小琪對於新生命的排斥與不悅。老師覺得納悶的是：『這是第三胎呀！本來就有一個妹妹，爲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反彈呢？』小琪媽媽也直說不知道呀！老師進一步詢問親子間互動情形，媽媽也說一如往常，並無不同，並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告訴老師，絕不是家中親子關係或溝通不良所造成。如此一來，老師心中的疑惑就越大了。

小琪這孩子一向循規蹈矩，做事負責，待人和氣，是個十分穩重、獨立又自愛的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與同年齡的孩子（小二）相較之下少了分稚氣卻多了分成熟；平常表情也十分嚴謹（很少笑，酷妹一個），自我防衛機制十分的強，心思也十分的敏感細膩。基於孩子人格特質的考量，老師用了群體討論的方法，針對『你家有兄弟姊妹嗎？』的問題，提出個人不同的想法。孩子們一個個表達出各式各樣不同的意見，有人渴望有兄弟姊妹，有人則厭惡，在這一片熱烈討論下，小琪終於放下心防，加入討論，不言可喻，她的答案並不出乎老師的意料，答案是『不喜歡甚至於厭惡』，原因呢？小琪說：『父母皆有工作，放學後只有小琪與妹妹在家，偶有爭吵，但每次無論對錯，我都是挨罵的一方，永遠都是錯的，姊姊就一定要讓妹妹嗎？』喔！原來問題不在小琪爸媽身上，而在共同生活的奶奶身上。大人無意間一個理所當然的想法，對孩子的影響之大，是我們始料未及的，當老師眼看著平常斯文有理的小琪，以義憤填膺的方式表達出心中的情緒，著實讓老師有些意

外，但同時也讓老師放心了不少，因為小琪自己說出來了，發洩了，而老師也了解了，與家長進行溝通，並一起思考如何安撫小琪不安的情緒反彈。經過老師與家長的互相合作之下，漸漸的小琪有了轉變，從絕口不提媽媽肚中的妹妹，變成主動關心與期待，這期間的轉變，讓老師與父母皆感到開心。最重要的是，小琪笑顏逐開，接受自己是姊姊的事實，並進一步去接納照顧這新生命。至今，小琪仍十分疼愛這小小妹。

這些心路歷程與其中之曲折，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只是再一次的提醒我們身為教育者的使命，若能與家長相互合作，孩子能夠得到的是更加正確的價值觀與更加豁達的人生觀；千萬不要忽略孩子的感受力，父母的付出、老師的用心－孩子是有感覺的，無論年齡多寡，所付出的『愛』與『關心』，孩子們是點滴在心頭；所以老師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深深影響著孩子，豈能不慎重？不謹言慎行呢？

## 相親相愛－性別平等教育刻不容緩

黃靜惠／基隆市正濱國小

小武升上國一之後，有一天早上回學校探望我，正好我有空，順便閒聊一下彼此的近況。

我關心的問他：「上國中好不好玩？」

他好像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馬上興高采烈的說：「班上有個男生坐在『肉圓』後面，看見她的內衣肩帶就用力拉起來，然後放手讓它彈回去，發出啪搭的響聲，讓大家笑成一團。」

我聽了雖然面帶笑容，但是心裡很擔心的問他：「爲什麼叫她『肉圓』？而且那樣做她會不會很生氣？」

他說：「因爲她肥肥的，ㄟ…，也不會很肥，身材比較豐滿吧！所以大家就叫她『肉圓』。至於她會不會生氣？我也不知道耶，大概不會吧。雖然她會罵我們，但是她自己還笑得很高興呀！有一次那個男生太用力，竟然把後面的扣子拉開了。」

我嚇得趕緊問他：「那怎麼辦？她有沒有哭呢？是不是去廁所把它扣回去？」

「才不是呢！她叫鬧她的那個人，把它扣回去。」

「天啊！怎麼扣？」沒想到女生也這麼大膽！

「他就閉著眼睛，頭歪一邊，手伸進去扣好。」他一邊說一邊模仿動作，以便讓我更能了解當時狀況。

「哇！」我瞪大眼睛不敢相信：「這麼恐怖！」

他看我被嚇一大跳的樣子，就繼續很得意的笑著說：「老師，這不恐怖啦！還有更噁心的呢！有人把課本裡面卵巢、子宮的圖片剪下來，



放到別人的午餐上，說是給他加菜。」

「那個人的午餐豈不是不能吃了嗎？」

「沒有啦！他把圖片丟掉，照樣把飯吃完。」

「噹！噹！…」

這時上課鐘聲響起，只好匆匆結束談話並勉勵他：「你千萬不要學他們這樣做，要記得善待同學，懂嗎？」

「喔！老師你放心，我不會啦！」

他雖然允諾會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純潔，但是看著他帶著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轉身獨自離去的瀟灑背影，回想他以前天真無邪的模樣，仍忍不住憂心忡忡。真想不透，現在的小孩到底心裡在想些什麼？放學後的時間，他們做什麼？在師長的面前一個個都是乖小孩，背後呢？是否有足夠的自制力把持住自己。他們現在吃得好穿得好，身體發育較快，而且知識取得管道又多元化：電視、網路、雜誌…等等，大環境中又處處充斥著暴力、色情與怪力亂神。想來真是為他們的成長捏一把冷汗，他們不僅身體發育得快，連心智也較早熟，並且十分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深怕他們一不小心，受到一些不實訊息影響而誤入歧途。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深思在扮演好「經師」角色的同時，我是否忽略為「人師」的重要性。所以我調整部分教學策略，適時加入性別平等議題，希望他們能學得尊重自己與他人。

剛開始他們很不習慣，一聽到老師說相親相愛這四個字，立刻發出嘔吐的呻吟聲，或者討論性別議題時，會尷尬不知所措，發出奇怪的笑聲。但是漸漸地彼此的默契形成之後，只要我一說相親，他們就會接下去說相愛，然後大家相視一笑，慢慢的也會大方的表達有關性別議題的見解。

有一天，小真的媽媽認為她快上國中了，便強迫她把一頭烏黑亮麗

的秀髮剪成齊耳短髮。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隔天她不顧炎熱的天氣，穿了一件連帽大外套到校上課，並且戴著帽子趴在桌上。看到她這樣，我嚇了一跳，以為她生病了，同學馬上十分熱心的告訴我，她不是生病了，只是把頭髮剪掉了。我趕緊勸她：「小真，外套脫掉沒關係啦！你看老師的頭髮都比你短。」她搖搖頭，低頭不語。

我還是不放棄的說：「你看班上有兩位男同學剃光頭，他們還很高興，因為這樣在大熱天裡讀書才舒服呀！你們說對不對？」

同學們立刻七嘴八舌的鼓勵她：「對呀！脫掉啦！你這樣真的很熱耶！」受到大家的鼓勵，她終於有勇氣把帽子慢慢拉向後面脫掉外套，露出清湯掛麵的學生頭。

我怕有同學忍不住取笑她，立刻開口讚美她：「很好看啊！你現在短頭髮的樣子比起以前長頭髮的樣子好看多了，整個臉看起來非常有精神，很好啊！」

這時粗線條的小剛突然大聲說：「就是嘛！你這樣好像沙萱美女喔！」

「哇！小剛你形容得真好！小真，你真的好像沙萱美女喔！」

小真聽了心情頓時如撥雲見日般的燦爛，臉上也終於露出甜美的笑容，大家聽了也笑開了！我心裡覺得好安慰，這件事因為小剛真誠的讚美，使危機化為得到圓滿解決的轉機。小剛，謝謝你！為大家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範！

靜宜大學校長亦是知名作家李家同先生說：「如果我們大家和平相處，我們就已在天堂裡，如果不能和平相處，我們就已在在地獄裡。」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上，孩子們會經歷成長、戀愛、結婚、組織家庭，必定會遇到更多、更複雜的性別問題。希望他們不管遭遇到任何問題，仍能秉持今日的赤子之心，採取互相尊重、欣賞和讚美的態度，人人都能過著有如置身天堂般和諧而美滿的人生！

## 我最感動的一件事

楊明慧／台中市協和國小

大約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年我新接了一班五年級的學生。開學第一天，一位不修邊幅的學生立即映入眼簾，因為當時校規很嚴，衣服必須紮入褲子裡，而他穿了一件大於他身型的上衣，就這樣鬆垮垮的將衣服放在外面，大搖大擺的從教室外進入。從教室門口到他的位置，不過十幾步路的光景，而這位仁兄沿路敲打同學的頭，搞得小朋友哇哇大叫，抗議連連。

我在講台上目睹這一連串的事件，而他無視於我的存在，就定位後，又繼續欺侮身旁的女同學，直到女同學放聲大哭。我終於忍無可忍，大聲叫著他的名字要他出列，他當然不會理我，緩緩的抬起頭來，用冷冷眼神望著我，我氣得衝下講臺，想要拉他起來，而他碩大的身型讓我無法動搖他，場面就此僵住……，當時幾十雙眼睛緊盯著我們，我知道這一回合我輸了，只好回到講台，用鎮定的聲音告訴大家：「今天我們第一次見面，老師不希望大家不歡而散，剛才的事件老師選擇原諒，但希望從今以後，大家都能伸出友誼的雙手，共創本班璀璨的未來。」

接下來明天、後天，他當然沒有伸出友誼的雙手，一出手就有人告狀，甚至有人受了皮肉傷，我翻開紀錄不太清楚的輔導資料，想試著接近牠，想瞭解他暴戾之氣背後的原因，但他永遠擺出一付很酷的模樣，拒絕與我談話，就這樣過了三天不安寧的日子，我決定要做一次家庭訪問。

放學後，我抄下他家住址，騎著機車，大街小巷的穿梭，最後終於在一處鐵皮屋前找到相同的住址，我傻傻看著沒有電鈴的粗糙木門，愣了好幾分鐘，才鼓起勇氣敲門，過了好久，來開門的是一位塗著濃粧穿著時髦的中年婦人，我表明來意，她客氣的請我進入屋內，告訴我她是

A 君的母親，但只有半個小時陪我，因為她要準備上班了。

我環顧著幾乎是家徒四壁的屋內，突然一陣心酸，我終於理解為什麼 A 君永遠服裝不整，這位中年婦女開了口，說出更令我驚訝的事，原來 A 君的父親在多年前入獄，母親爲了家計從事夜生活，A 君從此過著沒有關愛的日子，只有期盼外婆會來看望他。至此我恍然大悟，生活在如此不堪的環境，你能對孩子有多少期待？就在我起身告辭時，我突然看到門口閃過一條黑影，雖然看不清楚，但我很確定一定是 A 君，他仍然不願意面對我，尤其在這樣的場合……。

回到學校後，我想了好久，決定換個管教方式，想要彌補 A 君失去的愛，從此以後，不論他如何胡鬧，只要不傷人，我都耐著性子，用最溫和的方式處理。除此之外，我每天找他面談，對他釋出善意、表達關愛。我看著他從毫不領情，漸漸卸下武裝的面具，肯抬頭看我，最後終於願意回答，甚至說出心中的秘密。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好想離家出走，他不要這樣的家庭。我告訴他，人的無奈就是無法選擇家庭，雖然你常常獨自一人生活，但你的父母時時刻刻都是愛你的。就這樣，我們彼此心靈交流，平平安安渡過了兩年。

終於到了畢業典禮，這一天典禮完後，A 君捧著一個很舊的盒子，怯怯的走到我面前，他說：「老師，這是最值錢的東西，是我父親入獄前送給我的，現在他即將出獄，我想把它送給你。」我顫抖的接過盒子，打開蓋子一看，是一隻很舊的卡通錶，我收下了，對孩子說了一些祝福的話，我想他應該都聽進去了。

之後每年的教師節，我都會收到 A 君寄來的卡片，工整的字跡寫出他努力奮鬥的求學過程，就在去年，A 君寄來的卡片告訴我，他也當了老師，他要跟我一樣關心弱勢的孩子，我看著卡片，泛著淚光，這是我教學生涯最欣慰的一件事。

## 教育的小故事

李仁傑／基隆市東光國小

還記得剛教書時的第一年，可能是剛進入教職比較年輕吧，跟孩子較為親近，孩子們也很愛圍在你的身邊，有一天一群孩子趁著下課的空閒時間，圍在我的電腦桌旁和我聊起天來，聊著聊著有一個學生忽然蹦出一句：「老師，我覺得你對班上某些人比較好喔！」我相當訝異地反應：「沒有吧？老師對你們都一視同仁啊？你怎麼會覺得呢？」

接著這個學生舉了個例子「比如說那個阿明啊，他作業寫得不好你就可以給他延長寫的時間，還有上次數學考卷上的題目他的並沒有算對，我的你就要扣兩分，他的你就不扣一分，還用紅筆在旁邊寫上『很不錯，有進步。』這樣真的很偏心耶！」

我聽了一愣，我當時直覺的回了他說「那題題目比較難，阿明很難得寫出這樣，你的成績這麼好，不要那麼愛計較嘛！」便將這個問題帶過。

從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其實自己對表現欠佳的學生付出的關心與鼓勵，孩子們都知道，而且常常被解讀為一種偏心，一種「老師比較喜歡某些人」所表現出的舉動。

當上課時我問問題，說是答對了要加分，許多孩子舉手，我總是先挑那些比較少發言的加分；當考試卷收過來批改，成績好的跟成績不好的，我總是給最後一名的想盡辦法加了些分數。

後來我自醒發覺我是真的偏心。我給表現差的孩子的鼓勵真的來得多，而且覺得天經地義。而那幾個總是努力、認真、情緒穩定、表現可圈可點的學生，我也會給他們掌聲，卻比較少落在他們身上。

是因為他們表現得比較好，所以不需我操心嗎？是他們情緒穩定比

較乖巧，不需要額外的喝采？還是他們比較聰明，所以自己會找到更多的糖果，所以缺我一個不少？我反省之下，對我而言有時候，「好」孩子的真的受到的關心比較少。

記得小的時候，我也曾經體會過老師的偏心。他們對班上成績或者某些方面表現好的學生，會表現出溺愛。對於表現差的學生的態度施以忽視意味的體罰教育。在當老師的時候常提醒我自己不能成為那樣的老師，然而現在教育中接受了「保護弱勢」的教育理念後的我們，竟也在不知不覺之間，轉入了偏見的死角。我們真的也偏愛了某些，忽視了某些，只不過角色不同而已。

每一個老師總也是凡人，不得不承認會不自主的喜歡某些人，與不喜歡某些孩子，只是因為受到教育的訓練與洗禮的我們，將這一切都拋開，況且在家庭、社會、別的地方得不到太多溫暖的孩子，在學校我們多給他一點關心有什麼不對？但是確實反省起來，或許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啊？或許我可以更守住自己的原則，並且顧及其他孩子的想法，或許我可以更加就事論事，並且維持教師角色的公平。偏心是危險的，許多偏心會造成孩子價值的混淆。而我們可以處理得更好。

於是，所有的焦點與關愛落在某些孩子的身上，而另外的那些，不只是在教室裡頭缺少應有關愛的眼光，甚至連糖都沒得吃。真不知道，還有誰要做好小孩呢！

# 憤怒的天使

洪聖恩／基隆市長樂國小

第一次見識到小呈（化名）的威力，是從走廊傳來陣陣哭叫和嘶吼的聲音，我在教室內費力的上著課，孩子們的注意力還是被外頭的聲音拉走了，一顆顆好奇的小腦袋好奇地向外頻頻張望。終於，我也走到外面去瞭解情形，只看到一個滿臉淚痕，使勁的甩開拉住他的三個大人，並且對試圖靠近他的人手腳並用的拳打腳踢，就像要發洩他的怒氣般，用力的、大聲的哭喊、掙扎。在他憤怒的眼神裡，看不到一個三年級孩子應有的快樂與天真，每個孩子不就應該像個可愛的小天使嗎？可是小呈的樣子，不是人見人愛的小天使，像是個不見天日的……憤怒的天使。

## 發芽

我們第一次見面，有個不平靜的開始。而小呈剛好轉進我的班上，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我措手不及，卻又不能坐以待斃。不過想了解他的行為反應，就要先知道他遭遇到的情形。

兩年前，他的父母離異後，原本是媽媽帶，但小呈本身是個過動兒，常常出狀況，甚至被小呈嚴重干擾到無法專心上班，所以週休二日被媽媽從宜蘭帶到基隆奶奶家，隔兩天，寄了一箱小呈的個人用品，接著媽媽也搬去台北，斷了音訊。這麼小的孩子該如何解讀媽媽這樣的對待？我想除了小呈本生的生理因素，被媽媽毫無預警的拋棄，才是讓他這麼不穩定的最大原因。

在他哭完時，我拉著他的手，輕輕地說：「來吧！」看著他倔強又不妥協的臉蛋，沉重地感覺，我們師生的關係，像一顆安靜的種子，不知要多少時間，才會發芽……。

## 他只是個孩子

小呈不肯來上學，連續三四天跑得不見人影，來學校不到兩個星期，三年級就成了「中輟生」。我想好的輔導策略，只能通通丟到一旁，先把他找回來再說吧！學校老師、主任，三天兩頭往他家跑，不過我們知道小呈待在家也不好受，家裡一個總是喃喃自語的智障姑姑，以及每天對著小呈，毫無分寸也毫無修飾地責罵媽媽的不是的阿嬤，另外一個是工作日夜顛倒，一星期見不到幾次面的爸爸，根本談不上幾次話。這個新環境讓他無處可生根，漸漸地，要去找他的地方增加了，有漫畫店、也有網咖，但學校的行政支援，總能讓孩子缺課的當天中午前，把他帶回來學校，我們老師間的聯繫網，像一個緊密的蜘蛛網，讓他無機可趁，也無縫可鑽，久了，他也自動乖乖來學校報到。

但是他來學校上課的時候，上課受限於他的生理狀況，能乖乖坐好就很難得了。但在人際互動上，同學總是輪番來告狀，一下子是小呈故意打人家，一下子又是小呈做了什麼危險動作，我知道對他要用愛的教育，但他常挑戰我的耐力和脾氣，處理不完的紛爭，讓我在學生與家長之間疲於奔命。而孩子之間是沒有隔夜仇的，通常孩子今天跟我告了狀，我處理了，也對小呈有所處置，孩子釋懷了，沒多久他們又玩在一塊兒。

但大人對小呈的負面觀感，卻與日俱增，有次家長爲了小呈昨天侵犯了他兒子，在上課時到教室吵鬧不休，並且要打小呈。我的專業背景及處理方式，他都不屑一顧，面對他的怒罵，我感覺委屈，後來，學校把家長帶開了。我深感，要別的家長能體諒，的確是有孩子跟他的孩子是不一樣的，並非每個孩子都能來自完整的家庭，更別說是小呈本身是這麼一個特殊的小孩。



## 同一國

人的愛是天生的，當你愛誰，你就能懂他的語言……。

不可否認，小呈之於我，就像個沉重的包袱。但如果沒有堅持對小呈真心付出、包容、並且尊重他的獨特性，怎麼讓他清楚知道，他的心有地方可以靠岸，我跟他是一國，我是懂他的。

## 放晴

隔了半年，小呈四年級了，媽媽像一陣風，出現在大家面前，已經逐漸穩定的小呈，看到媽媽卻失控的哭鬧，看似結痂的傷口，又微微地滲出血來。似乎還不願意原諒媽媽的小呈，又開始對試圖靠近他的人手腳並用的拳打腳踢，就像要發洩他的怨恨般，用力的、大聲的哭喊、掙扎。我們知道，要讓小呈所有的悲傷與委屈像傾盆大雨般，通通釋放完畢，這樣天空才有可能放晴。

媽媽來學校很多趟後，小呈終於願意喊她一聲媽媽，雖然小呈還是小有狀況，但至少我們不用繼續跟他心裡的那個惡魔奮戰。

小呈放下了心中的怨恨，我們的天空，是萬里無雲的好天氣。

## 點燈

彭柏緯／基隆市暖西國小

近來報章雜誌為求標題聳動，對於教師的報導總是負面居多，其實學校裡有許多肯為學生付出、真心關懷學生的好老師。內舉不避親，我要說的是我太太班上的故事，她教的是資源班，因此常從她那兒聽聞特殊孩子們的奇妙對話。

剛進入學校任教之時，為了讓孩子們在最短的時間內記得對她稱呼，因此不但給自己取了一個特別的暱稱「貓咪老師」，還特別穿上印有貓咪圖案的衣服，心裡得意的盤算著，如此一來，必能在孩子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記憶。第一堂上課的孩子中，有一位口語能力不錯的自閉症男孩，整堂課都和其他同學們一樣對著我老婆稱呼「貓咪老師」，心花怒放的貓咪老師在下課後特別將這個小男孩留下來，想試一試他學習的成效，並順口問：「我是誰啊」？沒想到小男孩竟一臉疑惑、答不上來，我老婆不死心的再伸出四根手指頭，提示他：「有四個字唷」！只見小男孩笑眼逐開的回答：「哦，恐怖份子」！那天的經驗，使我老婆對於教學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原來自己用心設計的教學內容，極可能在孩子心中有著另一種的體會，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總要運用各樣的管道和方法，以確認孩子是否接收了正確的訊息並理解。

和聽障的孩子相處也相當有趣。一對聽障姊妹花，總是用長長的頭髮遮住雙耳，不願意讓他人看到她們帶著助聽器，即使聽不清楚別人的問話，也會自行猜測、回答，以為這樣就沒人會發現。有回上課，老婆為了測試她們是否有專心聽，便只出現唇型而不發出聲音，問她們問題，不出所料，姊妹花們果然一搭一唱的回答起來，絲毫沒發現老師的伎倆，這也才讓老師注意到，她們的助聽器以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換新電池了。從此每隔一段時日，老婆的「無聲測試法」總要現身一番，

好隨時掌握姊妹花們的聽能狀況。

自閉症的孩子中，有一群功能特別高的類型被稱為「亞斯伯格」，這一類的孩子對人、事、或物會有自己堅持的一套規則，例如：要走固定的路線上學，不能隨意更換路線；星期三的點心一定得是蛋塔；習作本一定要排在課本的後面，然後再放作業簿…等。有一位這類型的小男孩，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被編排在「忠班」，但由於老婆任教學校的班級數不斷增加，全校不得不從「忠孝仁愛信義」改以「一、二、三、四」的數字編班，這原本並無不妥，只是小男孩的小腦袋瓜卻卡住了，天天都在問：「為什麼要改讀五年一（義）班」？原來，小男孩被「五年一班」和「五年義班」混淆啦！老師費了一番工夫向他解釋，他讀的班級無論是「五年忠班」或是「五年一班」，用校內分機撥打都是「501」，才稍稍使他釋懷。

從老婆口中聽到這些有趣的故事，然而每個歡笑的背後，卻是一個個孩子努力學習、試圖克服逆境的歷程。期許我們在教育的工作上，無論是行政、教學，都能為孩子們各種不同的特質與需求，提供合適的助力，以真正實現因材施教的理想，為孩子的未來點一盞燈。

## 你想教怎樣的學生？

王俊鑫／基隆市信義國小

退伍第一年，教務主任不知為何考量，安排我擔任當時所謂的「人情班」導師，同時校長也直接指派我擔任衛生組長，那時正是資源回收競賽如火如荼舉辦的時代，可以想見，行政跟教學兩者都帶給我不少的壓力。

開學初，習慣先翻看完學生的家庭及輔導資料後，心中已經清楚瞭解，自己要謹慎小心的處理班務；而為了學校環境整潔的清理，我們班變成了公差班。從學生迭有怨言演變至家長也有了反彈，只好擬定應對策略；不再動員全班，只組成五人小組來負責資源回收工作，該怎麼挑選呢？班上大部分學生都是天之驕子，心中第一個最適合的同學；一個作業不交、考試很少超過 20 分、外表永遠髒兮兮的男同學，我也挺納悶，當時這個班學生應該是家長知道之前帶班老師挺有績效，透過關係安排進入，看他的樣子，父母應該不是挺在意他的教育，也不知當時為什麼他會被編入這班。

資源回收室的位置在校園邊際山坡下，每到下雨，山水順坡而下，而資源回收室內的回收紙總是糊成一堆，要學生去協助總是困難重重，畢竟沒人願意去碰那看來噁心的紙泥。他總是會先面有難色的說，老師不要吧，但在我的眼神示意下，不到幾秒鐘後他就傻傻的捉著頭笑說，好吧。接著他就很努力的去處理同學不想碰的髒亂回收物。有時校園水溝阻塞住了，同樣的也只有他願意套上塑膠手套去撈取雜物，甚至於常毫不猶豫的跳入垃圾場去撿捨分類不確實的瓶罐。

那兩年擔任衛生組長的日子，他幫了我挺多忙，但我卻幫不上他什麼忙。他的功課似乎永遠拉不上來，作業也是有一天沒一天的，當他未交功課，我拿起棍子要處罰他時，他總是一臉無辜的看著我，似在求饒

又似在說：老師讀書不是我的興趣。但爲了遂行我的規定，我還是公平的處罰了他，但我知道那對他是沒多大幫助的，幸好，兩年下來，面對我他依然是保持著微笑，沒因我的處罰而怨過我。

畢業後每年的暑假班上總是會召開同學會，第一年開始我就特別注意他是否出席，但每一年都挺失望，或許因爲他所留的聯絡方式是錯的，又或許他的功課跟他的儀容，使他沒有很要好的同學，沒有人再特別邀約他，所以他總是沒出現，但我也每次不忘提醒主辦同學，要想辦法聯絡上他，因爲我想看看他現在怎樣了，因爲班上唯有他是比較缺乏父母關愛的，我想知道他是否過的好。

現在的社會及家庭影響，教導學生不再是件易事，老師們在教學工作上迭有怨言，但每個老師都該想想，既然有心從事教育工作，你希望教怎樣的學生？或是想怎樣去影響學生。退伍後曾教過美勞資優班及國樂班科任課程，的確那些家庭背景良好，較一般學生聰穎的孩子，讓我的教學工作更輕鬆愉快，而學生的成績表現往往又是那麼的優異，但我卻總是覺少了些什麼感覺讓自己不是挺快樂，反倒有些落寞。也許是因過往的成長經驗，曾夢想過能考上師大，畢業後能教導所謂的後段班，我想那樣的教學考驗肯定不是件易事，但我相信我也能從中獲得更多。

當家長們在挑選老師時，除了熱門的老師外，其他的老師心中普遍不是滋味，但當老師們在辦公室痛罵著某某學生時，要是那樣掙掙的表情與傷人的語氣也讓學生知道時，學生又會怎麼想呢？只希望每個老師都願意把自己的學生當成寶貝，尤其是需要更多關心的小朋友，而不是只想著教出未來較有機會功成名就的學生！

## 教與愛：一段永難忘懷的回憶

曾恕華／基隆市七堵國小

三年前的夏季，剛過完暑假的開學第一天，剛踏進音樂教室準備上課時，發現教室亂亂的，學生們吵成一團，仔細一看，才發現是一位學生舌戰全班同學，絲毫不畏懼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然而，畢竟寡不敵眾，最後只能邊哭邊說大家都欺負他。身為科任老師的我只好安撫大家的情緒，將他短暫隔離帶給導師處理，接著繼續上課。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位 A 同學。

爾後每次上這般的音樂課，A 同學和他人衝突的風波總是不斷發生，爲了維持上課秩序我一開始採取高壓政策，雖然有些效果，但是看著他眼睛含淚一付委屈的表情，也著實讓我於心不忍，「也許他有滿腹的心酸也說不定吧」我心裡想。下課後，我把他留下來，聽他訴說心事，他說同學總是欺負他，所以他才會大聲反擊。我好言安慰幾句，等他離開後，我走進辦公室和該班導師聊天，在言談中我才了解 A 同學的身世與背景。

原來，A 同學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他有一位中度智能障礙的哥哥，平日父親總在外很少在家，只靠奶奶拉拔長大。由於缺乏家庭照顧，平時總是蓬頭垢面來上學，因此常常遭受同學嘲笑，A 同學往往一氣之下就和同學打了起來，如此惡性循環造成人際關係急遽惡化，導致他就像刺蝟一樣隨時武裝自己，非常的不快樂。

了解A同學的處境後，對於上課的情境掌握也就更加注意，只要他上課有些許好的表現我就大力稱讚，有任何表演示範的機會我總是第一個找他，一方面給他正增強，一方面轉移他的注意力，減少與同學發生衝突的機會。幾堂課實施下來，發現效果非常好。漸漸的每次輪到上音樂課，他總是等不及上課鐘響，一溜煙的就先跑來教室跟我聊天，下課

後總是最後一個離開教室，從此A同學上音樂課不再與同學吵架，我上課也就輕鬆多了。

有一天，因為國語課程的需要，該年級同學要訪問一位心目中最喜歡的科任老師，於是我就安排一節課時間讓同學問問題，由於學生眾多，因此我只讓每位同學問一個問題，輪到A同學時，他大聲的問我：「老師，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我愣了一下，說：「老師對每位同學都一樣啊」！他再問：「老師，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我回答：「老師對你好是因為你擁有很多讓老師覺得應該對你好的優點與理由」。他笑了，眼神中充滿高興與驕傲。

學期末，他跑來找我，拉著我的手說要告訴我一個秘密。他說：「老師，你下學期可能看不到我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爸爸欠了很多錢，所以要帶我跑路了」。我說：「應該不會吧，你不要擔心，你爸爸應該會處理好的。」

暑假結束，回到學校，第一件事馬上去看看A同學是否有來，結果我失望了。聽導師說家人已經辦轉學了，但轉到哪裡則不清楚，就這樣過了數年，每次只要有畢業生回來找老師，我都會趁機問問看是否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最後聽說他常待在廟口附近，並加入了幫派，已經變成小混混了。聽完後讓我頓時感到胸口鬱悶，久久不能自己。健全家庭中的小孩是何其幸福，A同學卻又何其不幸生長在缺乏照顧的家庭。一個本性善良的小孩走到了人生的死胡同，身為老師的我卻只能袖手旁觀，讓我內心自責不已。有了這次的經驗，再次激勵我找回身為教師應盡的信念與責任，盼望將來不會再有第二位A同學出現在我的教學生命中。

## 在人生的轉彎處

林育任／基隆市八斗國小

某個星期天的早晨，我一如往常的到早餐店報到，就在等待時，一位少年叫住了我，並和我問早，仔細一看才發現是以前班上的學生，看到他整齊的服裝，爽朗的笑容還有不再肥胖的外表，頗讓我訝異，問他怎麼會在這？他說是爲了幫父親和自己買早餐，這樣的回答讓我打從心中爲他高興，也不禁讓我回想起與這孩子相處時的點點滴滴。

思緒回到五年前某一次的導師會議，我在會議中接受了原班級老師的請託，讓他到我的班上來上課，我當然知道他在原班級時上課情形，打人、翻桌，咆嘯課堂，身上有異味，午餐時又爭先恐後食量驚人，與同學相處更是充滿敵意，原班導師在多次親師溝通無效後，只好建議轉班！

他一到班上，果然和預期一樣“到處引爆”，雖然我早在班上做過預防宣導並要求全班齊心來幫助他，但對他的抱怨和不滿仍排山倒海而來，因爲他“失控”在上課中踢翻桌子要追打另一位同學，五六個勸架的同學也都掛彩，只因爲同學偷偷在說他身上臭臭的，而類似的情況幾乎每週都會出現，我自己都曾受不了他的無理取鬧而火大動手處罰他，更何況孩子。或許是以暴制暴的模式效果不彰，逼得我不得不開始思考其他方式，放學後留校打掃是我想到能單獨和他相處的好方式，因爲可以對班上作出貢獻，讓班上其他同學對他稍有體諒，而在一同勞動增加彼此的信任後，他的敵意也較爲降低，我也有較好的心理環境和他對談。

原來他身上的怪味來自於父親的要求，爲了省水竟要他能不洗澡就不洗澡，衣服也是相同的形況，而午餐的食量驚人則是因爲他每天只有二餐，因爲父親的工作不穩定而母親早已離開，爲了家計不得不如此，



更不用說衣服要分四季更換以及破損要更新，然而以這樣的外表及行為要得到同學的喜愛是不可能的，往往他和同學之間的衝突就是因為同學對他服裝流露出一不屑的表情或語氣。他也曾向父親反應自己被嘲笑，但父親只告訴他能忍就忍，忍不住了就「打」，「打」到他們不敢再笑為止，家中不可能有錢幫他買新衣服，他只能靠自己！我突然發現他的脫序行為竟然只是出自於無助！然而班上的孩子那能了解他的無奈，我只好協助他解決問題，希望能改善他的人際關係。

首先，我和他的父親連絡，希望父親能了解孩子在校時遇到的困難不是父親的一句話就能解決，基本物質（衣服和洗澡）的滿足，才能徹底解決問題，改善他的人際關係；而我自己也找了一些 T 恤給他，甚至向學校借用殘障廁所中的盥洗設備，要讓他洗澡。或許為了維護尊嚴吧，父親拒絕了我的提議，並且開始質疑為何學校認定問題一定出在他孩子身上，為何不去要求其他起爭執的孩子改善行為，不可以「欺負」同學！這也令我十分不滿，於是問題又回到原點，他的人際關係依舊衝突不斷。終於他又和同學發生激烈衝突，這次我忍無可忍，在電話中和父親吵了起來，要求他負起責任立即處理這件事，父親當然也嚴詞回拒，兩人在電話中便吵得不可開交！當我憤憤的掛上電話回頭時，卻發現他眼中盡是無辜的看著我，我才驚覺自己的失態，才發現自己又再一次讓他陷入無助的情境中，於是我收斂情緒婉轉的告訴他：不管今天父親最後的選擇是什麼，能不能讓他洗澡及買新衣服，他都不用擔心，因為那是我和父親的責任，即使最後父親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讓他繼續忍，我也會接手處理，即使要我自己出錢也沒關係，我一定會和他一起解決問題，不會再讓他自己面對。

說也奇怪，隔天他真的換了新衣服，身上的怪味也不見了，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們父子怎麼溝通的，但從那天之後，他的外表真的變乾淨了，我也順勢向全班說明他有心調整自己的態度，希望大家能再給他機會。也許是不再自卑，也許是不再無助，漸漸的他眼中的憤怒慢慢消失，

和同學也開始有了正面的互動，直到畢業前，他已經和全班打成一片，完全看不出一年多前，他搬進教室時，大家是避之唯恐不及，他只能獨自一個人坐在我桌子旁！時到今日，我還是對這件事的轉折竟是如此戲劇化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接任學務主任已經是第二年了，在這二年中我接觸了和導師完全不同的領域，讓我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的教學理念，然而日復一日處理各班級送到學務處的學生，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想法是否不切實際，否則怎麼學生問題好像沒有減少的跡象！但今天看到他笑臉迎人的和我談論自己的生涯規劃，我開始了解當老師教的是“人”不是書，是不能光用理論或數字來判斷的，用“心”來對待孩子，雖然不能馬上解決難題，但在人生的某個轉彎處，總會有個驚喜在等著我們。

## 劃出心靈一個角落為他珍藏

陳宥任／基隆市五堵國小

步履在傍晚時分研究院的紅磚步道上，蒐羅在心底深藏已久的記憶，幾經翻閱在十數年的教育烙印中，最不可磨滅的，當數這段年代最久最醇的意象。

「那個班」是永不磨滅的記憶，是我對教育的「初戀」，伴隨我教學成長，雖苦，卻刻骨銘心甘之如飴，雖有著第一年教書的懵懂，但卻給了我教學上最真實的快樂。他們給我的，在當兵時接到了全班簽名親筆的祝福，在他們升學抉擇之際仍會來通電話請教，在大學男女交友時樂於分享他們的喜悅和幸福，msn 上的關心……等。雖然離那段伴隨畢業的日子已有十個年頭了，但和「那個班」的感情卻不因年代而斑駁，反因時間而昇華醇久，感情是繼續著，變的不過是師生的立場成了朋友的轉換。教育、建築、軍官、警官、外文……這是他們現在選擇的職場步道，何其有幸，我仍能存於他們心中「亦師亦友」角色相隨。

十一年前的一天第一次踏入那個班級，也是正式進入職場的第一天，雖心懷忐忑，卻也滿懷期許，然而在室外「x你x」的一聲國罵，卻讓我乍然驚醒。那是個 ADHD 的原住民學生，行為注意力無法集中，甚至無法約束自己的行為，因此他的行為，非但無法見容於這樣強調制度和規範的校園之中，即使在家庭環境中也無法得到應有的關懷和溫暖。父親將他視之為行為的乖戾，奶奶每回從花蓮特地扛上了十數把的藤條為的是懲誡這可能是妖魔附身的邪靈，唯有母親仍視為己出，願意接納。

這樣的個案發生在我初經手的六年級班上，雖感棘手，卻也把這視為緣份的牽引和職場的歷練，或許是同情心的發始，在學校的生活，我希望能為他營造一個可以接納他的環境，給他快樂，消極的期望能讓他

有和小孩子般應有的笑聲，積極的希望能夠對他的行為和人生是否能找到一絲的轉機。我能做的是在教室裡，利用場合向學生詮釋同理心的重要和感覺，每個人多一分的容忍和接納，雖然一節課他可能不由自主的發出國罵三十餘聲，但同學們漸漸習慣，那不過是他不由自主抽搐所發出的聲響，而不再排斥，而我相信他也努力的壓抑自己反動的行為，因為聲音已刻意的降低了，教室內的走動次數也少了，雖然這並非一個所謂一般正常學生的標準，但在我的尺規中，他進步了。我樂於和他分享我認為他進步的事實，他的表情固然有些詫異，卻無法掩飾那內心澎湃的激動，雖然沒有言詞，但淚水的止卻詮釋了他的心情。我想人們都希望在別人的心房深處存在著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意象，大人如此，小孩何嘗不是，正常人如此，特殊孩子更有著莫大的需求。

在學校外我能協助的，就是和母親的溝通，不但從心理學的角度去接納他，積極的，一同去尋求醫療的協助，以科學的方法去尋求突破。從往返市立醫院諮商的日子，到台大的藥物治療診斷。他雖未痊癒，卻也進入了控制，不該用「痊癒」這個字眼，因為這並非一種病症，反而用「與生的缺陷」來解釋可能較為合宜，藥物的劑量、服用的時機、相對的效用，增長我不少知識，也成為以後面對 ADHD 學生處理時有一些基本的認知和較合宜的看法。我們利用藥效的期間，形塑他規範他應有的行為，導正他的態度，吸引同學的接納，也讓他有表現的空間。在六下，他已可以成為班上風紀幹部，足以權衡自己的行為和態度。我知道他詮釋的辛苦，卻也不禁把這視為他自己的挑戰，也忍不住要給予他掌聲。他雖非是典型的好學生，甚至連正常學生都談不上，但他給予老師的試煉和同班學生樂於接納所衍生的價值卻非一般學生所能比擬的。

其實我們是何其有幸能有一般人的才智和身心，但試想他和他的家人卻是經營得如此辛苦。想想如此，就覺得別無所求了。他現在成年了，偶然的日期總會在街頭相遇，他有了穩定的工作，能夠經營掌握他自己的人生了，但對我的印象他卻未曾忘記，在幾年後的日子仍會有卡片捎

來祝福，我想這個價值是身爲一名老師難以忘懷而刻骨銘心的，因爲我知道他現在過的很好，在人生的路上並沒有放棄。

「這個班」有著很多典型的特殊個案，幾乎是一個小型社會人生百態的縮影，當時雖帶得辛苦，卻也讓我在最短的時間內成長茁壯。也讓我印象深刻，即使過了十數個年頭，但 msn 上的聯絡，或參加他們男女朋友的聚餐邀請，或是生活上困頓時心情的抒發，他們總不會忘記我這個「老朋友」，或許我無法次次給他們最滿意的答案，但我卻成爲他們總會記得的傾聽對象，而我對這樣的角色轉換，更是樂此不疲。因爲在這，我找到我生命其一的價值。

德國作家尚保羅說過很耐人尋味的話：「人生猶如一本書。愚蠢的人將它草草翻過，聰明的人卻會將它細細閱讀。爲什麼呢？因爲聰明的人知道，只能讀一次。」對於我的人生，我也如此的自許著，活在當下，當下即是。海倫凱勒的一句名言：「面對光明，陰影就在我們身後！」。或許在職場和人生，我們無法避免困頓的窘態，但何嘗以樂觀的態度當成人生試煉，不要再以悲觀的感嘆當成是人生的無助。在教育路上繼續的走著，信念一樣的堅持，環境或多所更迭，但價值仍能繼續的創造著，我想這樣的我，在工作上尚能堪稱無愧了，期許著，昔日的我，今我、來我，始終如一。劃出心靈一個角落爲他珍藏，把每一個學生都紮實的放在心底的空間，付出善待之。

## 教育小故事

陳明俊／雲林縣東勢國小

小芸（匿名）給我的印象一直很深刻，讓我這個粗線條而且一臉兇惡的男性老師學到不少輔導的經驗，她的脾氣很讓人吃不消。記得五年級新學期的第一天，心中滿懷信心準備迎接這群小蘿蔔頭，卻吃了一記悶棍，她就趴在位置上一直哭，心想：「完了！」爲了在新接的學生面前表現出爲人師表「好」的一面，就在她身旁小聲的勸說，一大堆道理都搬出來了，誰知道，她哭她的我說我的，看看其他學生的表情，似乎在告訴我：「看你怎麼辦？」

第一次領教到「哭」的厲害，心中一直告訴自己絕對不能發脾氣，絕對不能用獅子般的怒吼來處理，因爲一旦方法錯誤，可能這位學生的求學歷程就此留下陰影，只好忍氣吞聲的壓抑自己快爆發的「失望」，因爲老師竟然無法順利的搞定，心中也莫可奈何。換個想法吧！第二天開始，當小芸又趴著在哭的時候，我改變另外一種方式和她溝通。

一手拿著一張衛生紙另一手端著一杯水，這就是我的新方法。「要不要先喝一杯水再哭呀？」「你這樣哭會不會渴呀？先喝杯水再哭吧！」「先擦一下眼淚再哭吧！」「先去洗把臉用面紙擦一擦再哭好不好？」用盡各種花招先暫停無止境的「哭」，再打開話匣子拉近距離，此時感覺到當一個老師可真不簡單，一方面要上課，一方面要顧慮到一位愛哭的小芸，幸好其他學生蠻給面子的，跟我配合的十分良好營造出溫馨的班級氣氛，想必也一定感化了「哭聲」。

日後和小芸的娘親閒聊時才告訴我，原來小芸的適應能力一向不好，只要一換環境就會出事，尤其要升五年級時一發現導師名單中有我的大名，更是求神拜佛希望不要讓我教到，誰知愈是害怕的事愈會碰到，就這樣鬧了一星期。可見得面相凶惡又兼訓育組長的老師不一定是

「兇」老師。

小芸在功課上一直保持前幾名，在全班的上課筆記中小芸的筆記無論是數學、國語或成語筆記，都是同學的標竿，小芸的美工能力也在我的鼓勵之下表現優異，小芸的娘親在一學期後提到，原本一直畏懼如見鬼魅的小芸現在能每天快樂的上學了，而且小芸發現：原來「面相凶惡又兼訓育組長的老師不一定是『兇』老師」。就這樣我們班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一直到畢業典禮。

畢業後小芸做了一幅立體的裝置藝術作品送我，每當我看到時都還會想起那時愛哭的小芸，讓我又想起畢業前和小芸商量，要將她兩年來的筆記留下來作為以後教學的參考，天真的她竟然自己又抄了一份，才將所有的筆記送給我。我想也許是我的福氣才能遇到小芸這個小天使，才能讓我在教學的生涯中留下一段回憶，想起這些小蘿蔔頭，也真是夠了！

教師！教師！午夜夢迴想一想，到底是誰在教誰？表面上似乎是我在教學生，其實從學生身上我學得更多，付出的愈多得到的愈多，誰說教書會有倦怠感，因為一想起這些學生所有的倦怠感也都變成幸福感，這些小蘿蔔頭，真是夠了！

## 生命的小勇士

陳登曜／雲林縣斗南國小

她，在一個平凡的家庭中成長，但，她的人生過程走得異常艱辛。

### 相見歡

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是新學期的開學日。一早到校，我帶著亢奮卻又忐忑的心情準備迎接另一群五年級的「新夥伴」。亢奮的是，終於擺脫那冗長死寂的暑假；忐忑的是，教室內即將多了一位長輩聽課。值此沉思之際，待雙腳一踏入教室，立刻被學生七零八落的問候劃破了心中的沉思。「老一師一好！」「老師一好！」，我也隨即回應：「各位同學好！」，就在我抬頭以目光迎向全體同學之時，一名祖母級的長輩坐在一位瘦弱的小女孩身旁，而這位小女孩坐在特製的輪椅上，正以微弱的聲音奮力的說著：「老一師一好！」當下，我直接向這祖孫兩人走了過去，小女孩睜大了眼睛，略帶害羞的表情，聽著我和祖母間的對話。

從對話中得知，小女孩名叫欣倩，體重只有十二公斤，罹患「進行性脊髓萎縮症」，頸部以下全部癱瘓，平日須靠藥物支撐體力，進出醫院頻繁，僅靠一點點力量來寫字，吃飯、交作業、拿尺劃線、課本翻頁、擦布擦拭…等等，皆須祖母幫忙。與其他同學相較，深覺上天真是作弄人，欲考驗一個人又何需如此試煉？想到這裡，心境複雜萬分。

### 摔傷，不是重挫，不是最痛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各位，我們自由下課囉！」一向不拘小節的我，豪邁的宣告下課時間已到，只見同學忙著準備下一節自然課的用具，欲提早在上課之前，將課本與學用品放置在自然教室



內。而我也利用這個十五分鐘的下課時間批閱家庭聯絡簿，說時遲、那時快，同學匆忙的跑來向我報告：「老師！欣倩摔倒了！欣倩摔倒了！」我趕緊起身衝向事發地點，驚見輪椅翻倒在走廊旁的小水溝上，欣倩被壓在輪椅下，我連忙將欣倩抱起，讓她坐回輪椅上。在此同時，祖母從合作社匆忙趕回，就在一陣詢問及檢查後，發現額頭腫了一塊、牙齒流血，如此的傷勢，要是一般同學早就痛哭失聲了。然而，欣倩若無其事般的鎮定，就連擦藥時也不哼一聲，著實讓身為導師的我驚訝與佩服。

也因為這次意外的發生，只要是祖母臨時不在，同學們就會自發性的守在輪椅旁，負起輪流照顧欣倩的工作。

### **作業，不是沉重的負擔；持續學習，是成就的來源**

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六日星期一。如往常般帶著愉悅的心情，準備迎接嶄新的一天。剛踏入教室，眼睛餘光感受到些許異樣，仔細一看，驚覺平時早到的欣倩與祖母兩人，今天卻遲到了。頓時，心中湧起一份不安的感覺，隨即拿起電話，撥向欣倩家裡，「嘟——！嘟——！…」隨著鈴聲不斷，忐忑不安的心情愈發上揚，待連絡欣倩父親之後，得知欣倩因感冒而住院治療，此時心中的大石頭才得以放下。

隔天，欣倩依然住院。上午第二節課時，欣倩的母親突然出現在教室的後門口，經詢問來意後，方知欣倩內心一直掛念著學校的課業，希望老師能將這幾天的上課進度與功課項目寫在紙條上，方便住院期間能自我學習並完成這幾天因請假而累積的作業。聽到這裡，內心除了感佩之外，還留下莫大的疑慮，心想，如此柔弱且無法久坐的身軀、外彎且無力的雙手、體力不繼的精神，如何能在出院後的隔天全數繳交？值此遲疑之際，看著欣倩的媽媽開朗燦爛的笑容，暫且得到片刻的釋懷。

兩天後的早晨，和煦的陽光伴隨清風拂面的閒適，為今日展開一個希望的序曲。一進入教室，習慣性的把目光往教室後頭看過去，欣倩與祖母的身影清晰的呈現在眼前，一老一少正忙著繳交作業，「阿嬤！你

幫我拿袋子裡的數學習作，還有生字語詞簿…」欣倩稚嫩的聲音與繁重的課業形成強烈對比。令人讚嘆的是，四天的作業量竟全數交齊，無一闕漏。

事後，讓我深刻反省，是否應該針對欣倩調整其個人的作業量？若直接將功課減半，是否會打擊欣倩的自信？是否變相的提醒她「與眾不同」？最後，帶著戒慎的心往欣倩的方向走去，看著那雙純淨的大眼睛與大病初癒的疲態，正經的說著：「欣倩，你會不會覺得功課太多了？」欣倩不假思索的回答：「不會啊！」我接著問：「那麼，如果把每天的功課減半的話，你覺得如何？」欣倩立刻回答：「如果功課減半的話，那我將失去一部份練習的機會，而且我不要和別人不一樣！」談到這裡，我不敢再執著，只得順應欣倩之意，深怕刺痛她純真善良的心靈。當天下班後，腦子裡迴盪著：我何其有幸，能與這位不畏困境且勇於挑戰的小女孩共同學習！

## 幕後的佼佼者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三。「接下來，我們頒發第三次月考成績優異獎狀，請得獎的同學出列。」兒童朝會時，總導護老師在司令台上廣播著。只見獲獎的同學，高興得出列排隊準備領獎。「上台」領獎，對欣倩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連人帶輪椅一起扛上司令台才能領獎。祖母爲了怕造成大家的負擔，於是不想勞煩大家。其實，欣倩的功課真是好得沒話說，每一次月考都是前三名，但可惜的是，卻從未有上台領獎的經驗，只能在事後把獎狀與獎品帶回，在班上轉發給欣倩。

如此不爲人知的好成績，似乎欣倩也不以爲意，倒是她的人緣超好，競爭對手也不少，每次舉行月考的那兩、三天，欣倩中年級時的同班同學一定會來教室詢問她：「國語考幾分？」「數學考得怎麼樣？…」只見她謙虛而吃力的回答：「嗯！不太清楚喔！那你考得如何？」就這樣，一群人圍在她身邊，反覆的討論著。

## 蛻變成長，展翅高飛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當天早上，校園洋溢著溫馨滿懷的情感氛圍，踏入教室時，看到欣倩與祖母身著正式服裝，神采奕奕地準備迎接畢業典禮的到來，心中雖替欣倩高興，卻也有幾分的不捨。高興的是，欣倩克服萬難完成了小學教育，六年來的毅力與恆心，堪稱典範；不捨的是，兩年來的師生情誼愈發濃厚，刻骨銘心的回憶與收穫雖能永記在心，日後卻已無緣再續。

典禮開始後，按照往例依既定流程進行，不過，同樣的場地，來了相當多的媒體記者，焦點全放在欣倩身上，讓欣倩倍感不適。「接下來，我們頒發熱愛生命獎，請六年庚班李欣倩小朋友上台領獎。」司儀感性的宣告著。此時，分別由欣倩的低、中、高年級三位導師推著輪椅上的欣倩，到達舞臺時，由父親抱起欣倩走上舞臺，同時由我將輪椅搬上舞臺方便讓欣倩坐著領獎。過程中，欣倩道出了心中的話：「感謝我的奶奶，沒有奶奶從旁照顧，就沒有現在的我，我要告訴奶奶：謝謝您！我愛您，謝謝！謝謝！」透過麥克風擴音，微弱喘吁之音，聲聲入扣，更突顯其「疾風知勁草」之偉大精神。

雖然欣倩成長與求學之路非常艱辛，卻也讓她倍感溫馨。祖母每天風雨無阻地陪伴上課，幫忙拿課本、翻書、餵食，下課時抱她下輪椅平躺休息，有時還要幫忙換尿布。一天天過去，七十二歲的祖母無怨無悔地陪伴欣倩六年，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成了激勵欣倩認真向學，永不懈怠的原動力。

典禮結束後，班上家長舉辦一個畢業餐會，餐會中大家盡情歡樂，把握這個最後難得相聚的機會，所有愉悅之情，表露無遺。當天下午，欣倩的爸爸邀請大家去嘉義唱 KTV，而我因有要事無法參加，卻成了我心中永遠的遺憾。

## 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三。正午炙熱的陽光，將空氣悶壓在道路上，此時的我正帶領著路隊往執勤的崗哨走過去，吹哨讓學生穿越馬路後，隨即掉頭返回學校。途中欣倩，遠遠看見一台似曾相識的墨綠色休旅車高速正向駛來，原來是的爸爸與媽媽，雖然來不及打聲招呼，卻可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焦慮。

隔天，剛踏入辦公室，同仁立刻告知「欣倩過世」的消息，頓時，腦中一片空白，心想：「怎會如此？一個曾與死神搏鬥數次的小女孩，為何上天如此殘忍地帶走她？」萬般無奈湧上心頭。

五日後，參加欣倩的告別式，看著遺照，感慨萬千。轉念間，正因為他人的愛、家人的扶持、同學的協助，使她雖然不能像別人一樣，但她心中有一顆比別人更認真、更快樂的心面對自己的生命。相信，欣倩的故事將永遠留在每個人的心中。

## 給孩子機會就是給他未來

廖英傑／雲林縣永定國小

阿証和弟妹三人與阿嬤同住多年，父母遠離家鄉北上工作，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很少回家探望，也少有電話聯絡，阿嬤年紀大了，加上未受過教育，平日只負責“食”、“住”，其餘的“衣、行、樂”全由孩子自己來，教育則依賴學校。所以，放學後常看到三姐弟灰頭土臉的騎著腳踏車在附近的大馬路來回穿梭，或打著赤腳在學校裡奔跑嬉戲。星期三穿便服時，身上穿的衣服不知道是沒洗還是沒洗乾淨，有陳年留下的油漬，髒髒的穢塊加上皺摺和褪色……，一看就像是自食其立的孩子。

阿証的課業尚可，但行為就令任課的老師頭痛，他的脾氣不好又衝動，不高興時，「幹」、「幹 x 娘」等髒話，就出口了，同學稍不小心碰到他，他一拳就打過去。個性好動，下課鐘一響，老師還沒說下課，他的屁股就坐不住了，總是第一個衝出教室的，沒多久，就會有學生來告狀：「老師，阿証打我！」、「老師，阿証用球丟我……！」回到辦公室科任老師：「老師，阿証上課時不聽話，一直搗亂，要他到後面罰站，他又不肯……！」，阿証對於不喜歡的老師除了在背後罵三字經，一些不好的批評外，有時還會當場挑戰老師的命令。

我要班上的同學每天寫日記，不管寫多寫少，一句話、用畫的、塗鴉的方式都可以。“日記”是我平常了解孩子和孩子溝通、鼓勵的橋樑。阿証寫的日記雖然常是流水帳，但大概可透露出他的生活情況，對於某些事情的不滿。有一次，他寫的：「真不爽，又被叔叔打了……」，看了之後，我問阿証：「阿証，你被打了喔！一定很痛喔？」，他靦腆的笑一笑，說：「老師，我叔叔很白目，我只是回他一句話……就被打得要死……白目！」、「他要打就給他打，打死了也沒關係……反正也

沒有人會理我……」，聽了我心理覺得有點心痛，「不行啦！你很重要，如果沒有你，我們班的躲避球就會輸了……」。在日記上，我也寫了文字來回饋：阿証！記得，下次叔叔罵你的時候可不要回嘴，免得被挨打了！在日記上給予回饋，阿証或許覺得有趣或許是信任，不管是打同學罵同學，幫忙同學，弟妹的事，心理的話都寫在日記上。

學校推展武術——忠義拳、少林連環拳，初次教完後，大家動作都不熟悉，打得五五六六，七零八落，年紀最小的三年級和四五年級打起來，顯得特別遜色了，爲了不讓整體看起來差異太大，我利用綜合課時，讓班上再多練幾次，當然班上需要有位小教練，我問大家：「誰要帶著大家打拳當小老師？」此時，好多男生都搶著舉手，其中，阿証的手舉得又高又快。班上的女生阿琳：「阿証，你也要喔？老師，阿証打拳時，都會故意踢人！打人！」，「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每個人都有機會。」，我想讓阿証有機會表現，於是我提議一次五個人打，大家來評分，輪到阿証時，他神情認真，我再從旁加分：「阿証打得很好，嗯！很有力道，像少林寺出來的喔！聲音很宏亮……」，因而，同學也認同了他的表現。下課時，我要小組練習，阿証很負責，下課就找組員到教室的一角練習，他的神情，十分認真，也充滿著光榮、自信和驕傲。

阿君是班上的資優生，但打起拳來可就少了幾根筋，左右分不清，我特地安排他到阿証這組。

阿君雖然少了幾根筋，阿証還是很有耐心的教導他，放學後，還特別邀阿君一起打拳，給予特別指導。

那天，阿証在日記上寫著：「我覺得打拳很簡單，奇怪他們怎麼都學不會……，真奇怪！阿君，功課這麼好，也學不會，……真奇怪」，我給予回饋：「阿証教練—你很聰明吶！拳的招數那麼多，很多人都記不起來，連老師都還學不會，你就打得這麼好，還那麼會教同學，把同學一個個的教會，你太棒了！你很有打拳的天分喔！以後如果去當警察一定可以抓到很多壞人。」，下課後，阿証高興的跑來：「老師，你說

我可以當警察，不可能的啦！要當警察很難的……。」，說完笑一笑，不好意思的走掉了。

過不久，我作文上題目「我的志願」，阿証寫的是我要當個打壞人的警察。我看了之後莞爾一笑，教育專家福祿貝爾：「教育無他，唯有愛·榜樣。」老師的一行一言，似乎都給孩子教育的種子，這些種子發芽的時間不一，時間到了自然就回饋給了老師、社會。

最近，升旗時，我看到阿証的妹妹小菱，製服因穿得太久右肩磨損變薄因而支離破碎後的縫補，針線都吐露外頭，看得出來是自己用不成熟的技術縫補的，實在是顯眼又不好看，看她的神情似乎有點尷尬，一直低著頭，我向前問：「你有沒有再去買一件新的？」，小菱：「老師我下學期要轉學了，我們要搬去跟爸爸媽媽住，所以不要買？」，依我看雖然縫了數十針，還是無法縫合歲月的磨損，大概穿不到三次衣服可能就體無完膚了。我要小菱下課後到福利舍阿姨拿一件去穿，學期結束後，把衣服洗好再還我。小菱露出笑容，第二堂我看到穿著新衣，臉上顯著喜悅帶點自信。隔天，他跑到我班上來：「老師，謝謝你！」

## 多給孩子一個鼓勵，孩子的表現會給你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朱俊達／雲林縣鎮東國小

中國人常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古時候的賢人認為要改變命運靠自己，換成現在的教育術語就叫做生涯教育、生涯規劃。如何幫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有三個要素：知己、知彼、抉擇與行動。幫助學生及早做好生涯規劃，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實現自我的目標，走自己想走的路，亦可減低學生家庭負擔，充分開發社會的人力資源。

自己舉一個最難忘的教學經驗供大家分享，這是在三年前的學生所給自己的感動。每當初接觸一個新的高年級班級時，一開始總是會要求學生每天寫一篇 150 字的日記，其中一位女生在實施一個星期後的某一節下課時間，跑來問我：「老師，我日記可不可以用畫的？」基於學生給適性發展的想法，我當然說好。接著這個小女生在五年級上學期開始，很有恆心的畫了四個學期兩年的漫畫日記給我看，起先是用幾個簡單的圖案來描述，接著用 16 格漫畫來敘述整天的生活，由於看起來生活敘述的畫面有些雜亂，我建議她每天盡量用一個主題或者是一件最有印象的事情來描述，並且可以扼要的在每一格畫面上加上簡單的旁白；接著她學會用 12 格、9 格漫畫來記錄她一天的生活，而且畫面的修飾越來越精簡，繁雜的意向常常能用簡單的畫面就呈現，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於是我開始在校內的繪畫比賽提名她代表班上參賽，而她也往往能突破傳統，屢屢創造佳績，勇奪連續兩年縣內美術比賽第一名。畢業後考上縣內有名的美術班就讀，目前仍持續往美術的路發展。

她的父母感謝我能夠給予她機會代表班上參加繪畫比賽，因為她的成績不是班上前幾名、外貌也很平凡，我給她機會表現讓她知道自己的



興趣以及能力，以致後來有信心在畫畫這條路上勇往前進，我卻覺得是自己更要感謝她，因為她讓我知道多給孩子一個機會，孩子的潛能會給你一個無限的可能性。兩年前的畢業典禮，我把她畫了兩年的漫畫日記印成兩份兩大本的筆記本，一份送給她當畢業禮物，一份留給自己。我不知道以後她會在藝術方面有什麼成就，但我知道這兩年生活的點點滴滴都記錄在兩本筆記簿中，都記錄在我倆師生的心田裡。

生涯是一條寬廣的路，是追求自我實現，持續一生的路。提早給孩子一個表現的機會，朝著她自己有興趣及有能力的目標前進，老師的一個鼓勵的眼神、一個上揚的嘴角、一個拍拍肩膀的舉動，都可以讓孩子得到學習的滿足，進而啓發其專業的能力。師者不應只是傳道、授業、解惑，及早為學生發覺探索自我、了解自己的能力與興趣、朝著自己的未來之路前進，減少孩子在探索自我能力所會遭遇的挫折，不管未來身處行政或教學的崗位，都能堅持如此原則，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 又遲到了

李忠信／雲林縣興昌國小

噹！噹！學校的鐘聲一如往常響徹整個校園，清晨時分更顯得宏亮。學童們魚貫走出教室準備晨間打掃，三三兩兩邊走邊聊，不時傳來童稚的笑聲。

「易志你怎麼了！」阿田大聲叫著，我的腳很痛啦！你是怎麼了，我腳上有個傷口現在還很痛，是被蛇咬傷的。因為昨天我和哥哥騎腳踏車到隔壁村莊玩，騎車騎到一半，在路上我看到一條長長的東西，我以為是跳繩就撿起來跳，結果就被蛇咬到了，真倒楣。

阿田笑了兩聲，邊走邊跳的往掃地區域走去，隨手拿起一支掃把就掃，平時和他一組的阿祥還沒到，他也不以為意。因為阿祥遲到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阿田起先有些不滿，但是日子久了也就習慣了。阿田口中吹著口哨雙手仍不停的掃著，不一會兒功夫，榕樹下就是一堆堆的樹葉，負責清理樹葉的是阿哲和小方，兩人手裡拿著垃圾袋從司令台方向緩緩走來，看著獨自在樹下打掃的阿田，忍不住替阿田抱怨起阿祥的不負責任，阿祥怎麼每次都遲到，害你都必須自己一個人掃這麼一大片區域，尤其像今天禮拜一樹葉特別多，真的很過分耶！今天我們一定要跟老師講，讓老師好好處罰他，不然至少也不要再跟他在同一組掃地，最好是讓他一個人一組好了。

音樂再度響起，結束了晨間打掃工作，同學們又緩步的往教室前進，一進教室就看到阿祥滿頭大汗的衝進教室，看到老師在教室則有些不好意思，搔搔頭看看同學，一個健步就在座位上坐定，低著頭埋首在書包裡找著課本。「阿祥你怎麼又遲到了」，老師拉高音量說，剛才又有同學來抱怨說你沒做打掃工作，「老師對不起！我明天一定不會遲到的，不會再讓阿田自己一個人掃外庭了。」看著阿祥低著頭羞愧的眼神，

老師也不忍再責罵，但心中泛起一絲的納悶，阿祥這孩子是怎麼了，平日課業的表現都很正常，唯獨早上上學經常遲到，該好好了解這孩子的家庭背景。

下了班，王老師翻閱阿祥的基本資料後，即刻驅車前往，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找著阿祥的住處。停下車，眼前是一棟破舊的三合院建築，庭院前曬著農作物，雞鴨等牲畜來回穿梭，環境衛生髒亂自不在話下。從屋內走出一位手拿拐杖的阿婆，用顫抖的語調問著，「你要找誰？」我是阿祥的老師，王老師親切的回答，我想來了解一下阿祥的家庭狀況，因為阿祥上學經常遲到，不知是什麼原因？阿婆望著王老師，紅著眼眶娓娓道出阿祥父死母改嫁的事，及祖孫倆相依為命的經過，最近則因我受傷無法工作，阿祥必須早起幫忙家務，並且到隔壁村幫忙羊乳分裝工作，我不知道他每天上學都遲到，不然我也不會答應他去幫忙的，等我腳好能工作，他一定不會再遲到，謝謝老師……王老師霎那間一陣鼻酸。

## 蛻變中的「毛毛蟲」

廖信雄／雲林縣東興國小

「小豬」是班上同學對他的暱稱，因他動作慢，但做事勤奮，但是只要一害羞起來，黝黑的皮膚下，也會泛起朝霞般的暈紅，很是可愛。

說起「小豬」，在學校可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頭號人物，因父母親染上毒癮，在耳濡目染下，抽煙、吸毒的模樣架勢十足，還會在同學間炫耀，令同班的家長避之唯恐不及。小四時，因缺錢花用，夥同哥哥至農會前，撬開別人的自用小轎車，偷取裡面的零用錢準備花用時，剛好被巡邏的員警來個甕中抓鱉，而我們的校長及訓導主任只好至警局領回學生，此種出入警局的情況，不勝枚舉。

升至小五時，在核對班上的新成員名單中，赫然發現這號人物，對於這種緣分下的挑戰，學過「特教」的我，心中躍躍欲試！之前，小豬因為常中輟的關係，所以在班上的人際不佳，於是和爺爺聯繫（父母親已入獄），希望能每天載他至學校，而我也常至校門口迎接他，帶他至班上；在課業上，只要能交作業，就給他口頭上的稱讚，只要有額外的獎勵，也不忘鼓勵他；幫老師跑腿代勞的事，非他莫屬，並告訴他，只有他辦事，老師最放心；慢慢的，不會的功課，他也會自動要求星期三的下午留下來課輔，而天南地北的話題，也無形中建立了我們深厚的師生情誼。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他跟我說，因為父母親的頂撞及揮霍，維持家中生計的爺爺氣倒並中風了，他覺得以後一定要孝順爺爺，說著說著，不禁潸然淚下……，父母親的「身教」竟然能讓十二歲的孩子有此體認，著實令人扼腕。

慢慢的，班上同學也瞭解在他剛毅的外表下，其實有一顆善體人意及熱心助人的心，因他的木訥，「小豬」的名號不脛而走，而他也喜歡同學給他的暱稱，現在班上只要有任何競賽分組的活動，大家都不會遺

忘「小豬」。

看著在籃球場上，與同學汗灑陽光下的「小豬」，心中五味雜陳，看著他因同學及老師的關愛，逐漸成長的自信、優質的人際；看著他因家中的關係，需做心理拔河戰；都會不禁讓人想多疼愛他一些，但一般人不諒解及扭曲的眼光，才是最讓他受傷的，我告訴「小豬」，未來，對自己要有自信，凡事「俯不愧於天，仰不祚於地」，老師永遠支持你，永遠是你的避風港。

## 教與愛－陪他們走一段

廖春蘭／基隆市中山國小

故事要從去年夏天開始說起，因為人數問題，升上五年級的三個班要合併成兩班，當電腦編班完成後，就有之前的四年級老師來告訴我：他們班的誰誰誰行為不佳，說謊成習慣；某某某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作業經常缺交，連老師也束手無策；更有領殘障手冊的學生，雖然乖可是什麼都不會，要老師多費心。

開學的第一天，我明確的告訴全班我的期許與要求，期盼大家能自愛與自動自發，完成老師的要求，……結果，我失望了！不但常規不佳、作業缺交嚴重、還偶有情緒問題。開學不到一個禮拜，有一個女生上課就會無緣無故的哭，問她怎麼了？她也說不上來，問她以前的老師是否有類似的現象？老師說她是個優秀的學生，以前並沒有發生類似的情形，這種狀況持續好幾天，哭到她都喘不過氣來，我只好送她去保健室，請護士再跟她談，結果她說奶奶過世了，她很想奶奶，另外跟她的家長談，家長說奶奶在去年寒假就過世了，由於夫妻倆都在上班，女生從小就由奶奶一手帶大，祖孫感情很好，對奶奶的往生一直不能接受。經過不斷的懇談，我才發現女生的哥哥剛好上國一（私立中學），所以每天她放學一回到家，家中只有她一個人在，直到六點多家中才有人回來。

我想剛升上五年級的她，在學校要面對陌生的老師及同學，回到家又沒有人可以陪伴傾訴，一定覺得十分寂寞吧！我很心疼也很想幫她，再加上我又觀察到班上有許多缺交作業的同學，是因為家中沒有營造學習的環境讓他們讀書，或是祖父母不識字無力教養，所以才會惡性循環，學習成就不佳，長久下來對學習失去了興趣。於是我跟學生宣佈：每天午休時間可以寫回家作業，最好先寫數學，若是不會寫，隨時來問老師。放學後，老師會留到五點半，同學徵得家長的同意後，可以留在

學校寫作業。就這樣每天有七、八位留下來一起學習，包括小女生。

我還一再的跟同學說明吃早餐的重要性，每天的導師時間，我一定會詢問同學們吃早餐了沒？若是有人忘了吃，我一定會拿吃事前準備的餅乾及三合一的飲品讓大家充飢，讓大家能精神飽滿的迎接一天學習。小女生偶爾因父母太忙，忘了吃早餐，也會來跟我說。學校的哈拉廣播電台在上學期開始舉辦一系列的閱讀活動，每週五的午休請同學上哈拉廣播電台分享介紹好書，我認為是個好機會，剛好班上有家長捐贈一系列的繪本給同學閱讀，我鼓勵小女生去參加節目，並訓練她先說給我聽，剛開始她很害怕，甚至排斥，但當她看到別的同學去上節目分享後，也躍躍欲試，甚至在參加完節目後，主動告訴我以後再有類似機會，她很樂意參加！

現在的她，像朵向日葵，樂觀開朗，積極學習之外，更是班上同學的小老師，會教同學數學、英文、吹直笛，一年前愛哭的她已走出陰霾了……。

## 尿尿女童

胡淑娟／基隆市正濱國小

兩年前接下一個一年級的新班級，這是睽違八年之後，我二度擔任一年級的級任老師。在新生入學的前兩天，我接到一疊班上學生的新生入學基本資料，其中，我特別注意到庭庭的基本資料，因為基本資料上面特別用鉛筆加註了「會偷尿尿」幾個大字，這是學校輔導室已經在輔導的個案，我心想：「天啊！都要念一年級了還偷尿尿，簡直太離譜了，我的運氣也未免太背了，難道以後的兩年注定得當菲傭嗎？」

新生開學的第一天，才一早就有不少家長帶著自己的寶貝陸陸續續的進入教室，我問清楚姓名，然後發給名牌和資料袋，並領著學生入座，教室已經開始像個吵雜的菜市場。此時，有一位媽媽牽著一名小女孩緩緩走進教室，媽媽對著小女孩說：「庭庭，快點，快說老師好！」，小女孩只是瞪著無神的大眼睛看著我，絲毫沒有任何反應。我心裡嘀咕著：「我眼前這女孩就是會偷尿尿的庭庭，戴著一副眼鏡的一雙大眼睛，看起來既無神又呆滯，她的問題應該不只是偷尿尿而已吧！」果不其然，開學的第一天，整整一個早上，不管我帶領學生進行什麼活動，不管教室氣氛如何熱烈，周遭的小朋友如何吱吱喳喳，她總是不動如山、依然故我，既不做動作亦不出聲音，宛如一座雕像。

開學第一週庭庭沒有偷尿尿，我心中暗暗慶幸安全過關，到了第二週狀況出現了，一天中午，學生吃過營養午餐，正在收拾書包準備放學，此時，庭庭鄰座的同學驚聲尖叫：「老師，陳庭庭偷尿尿！」。我心想：「好吧！該來的還是會來，想躲也躲不掉，只是想偷尿尿也不要挑在放學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刻吧！」，我耐住性子、沉住氣，等把全班學生送走，我開始菲傭的工作一拖地，拖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確定不會有尿騷味為止。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庭庭開始不斷的偷尿尿，最高紀錄



曾經一個星期兩次，而且最常發生的時間是大家準備放學的時候。其中還有更誇張的一次，庭庭下課站在操場上看著同學玩耍時，她竟然又不知不覺直接尿下去了。次數一多後，家長開始學聰明了，會在庭庭書包裡放乾淨的內褲和外褲，我得先幫她換好褲子，再把地拖乾淨。開學三、四週了，庭庭還沒說過一句話，問她什麼她都沒反應，和同學也沒互動，老師的直覺告訴我庭庭不只是偷尿尿，而是有更大的問題。與家長溝通，只說在家裡都很正常，像一般的小朋友一樣活潑，對答如流也不會偷尿尿，家長完全不認為孩子有任何問題，可能只是害怕且不熟悉這個陌生環境導致。後來經過檢定證實庭庭有輕度智能不足，她開始接受兩週一次的職能治療和物理治療，其間資源班的輔導老師也持續不斷為庭庭進行每週兩節課的補救教學。雖然有這麼多的人和資源在幫助庭庭，但是她進步得真的很緩慢，一樣尿褲子，一樣不說話，一樣不會數數，一樣字寫得不像字，我很替她著急，很想再多為她做些什麼，但是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輔導老師告訴我：「不要急，不要急，我們做的已經夠了，剩下的就是給她時間，等待她慢慢進步。」

果然，升上二年級以後，她的進步一點一滴慢慢的顯現出來，只要不是筆畫太多太複雜的國字，她已經能照著寫，而且寫得有模有樣，也因為九九乘法背得不錯，有段時間的數學小考和月考還曾多次考了七、八十分呢！這時我會特別宣布庭庭的分數，請同學為她鼓掌，希望建立她的自信。至於偷尿尿的情形雖未完全改善，但是頻率降低，雖然下課我還是經常得在埋首批閱簿本時，突然想到而大喊：「庭庭，快去上廁所！」不過，往往她已經在我提醒前先自己去上過廁所了。到了二下，庭庭更進步了，記得第一次聽到她主動說「老師早！」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現在她一早走進教室時，會像其他同學一樣說：「老師早！」，這是很開心的時刻。最近又有更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以前不管我怎麼事先交代提醒，她總會忘記要留下來做職能治療，但是上週四中午吃完午餐，她居然在我完全沒有提醒的情形下，自己主動收拾書包、背好書包，告訴我她要去資源班找陳老師。啊！原來庭庭也可以這

麼棒，也會提醒老師，真是了不起。

希望我們班的尿尿女童一庭庭愈來愈進步，在她的人生路上有更多貴人相助，讓她一路走得順遂平安。

## 改善小群的壞習慣

曹宇君／基隆市東光國小

我在實習的那年，遇上小群，小群是一個九歲四年級的小男生，生長在一個父嚴母慈的家庭中，上有兩位姊姊都已是大學生，因仍在學，所以家中僅有小群陪伴雙親。小群個性溫和，聰明可愛，但有一個壞習慣，即動作溫吞，做任何事情總是拖拖拉拉、慢慢來，尤其是寫作業。每天早自修的作業或上課中隨堂練習的及時性作業，他總是無法在時間內完成，常常到放學前還在寫早自習的功課。

班上有一班規，每天早上有二十分鐘的作業時間，按照班規，未按時繳交的學生，不准享有下課休息的權力，因為他很少繳交作業，所以下課時間，大家正玩得興高采烈之時，他則埋頭苦幹補作業。有時班級導師會請小群到別的班級完成作業才回到班上來，此時他的速度則變得很快，一下子就完成作業，而且正確率也頗高，不過遇上國語科，他倒是都會拖到放學後繼續留在教室寫當天早自習的作業。小群的壞習慣，老師也非常苦惱，每每被叫去問話，他總是一臉沉默，頭低低的，不回答。由於他的行為已經影響班上部份作息，所以搞得小群也沒啥人際關係。

我曾觀察小群的二十分鐘和別的小朋友二十分鐘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小群每天準時到校後，準備開始寫字至少花費十五分鐘以上，有時整整二十分鐘連半個字都沒寫，一下子看抽屜、一下子將鉛筆排整齊、玩橡皮擦或發呆等等無關緊要的事情，難怪每次都得拖到放學後還在寫。由於我的座位就在小群的旁邊，因此有時下課時間就會跟他聊天，問到為什麼早自修的功課怎麼不快點寫完可以下課去玩，他很乾脆的說不愛寫字。於是我就這樣常常盯著他寫功課，偶而還跟他聊聊他的興趣或卡通影片，就這樣跟他熟了起來。

不知他是否太喜歡我跟他聊天，偶爾有準時完成作業的情況，在我不斷的讚美與鼓勵下，看得出他有比較愛寫字一點了，雖然還是常常遲交，不過在我實習的這段期間，他倒是還蠻開心的，上我的課時還常常舉手回答問題，而班上同學也較願意接納他的慢吞吞。雖然這樣的改變並不大，但至少讓他可以逐漸地快樂學習，不再常常憂愁滿面。前幾年在書局遇到已經是國中生的小群，沒想到他還記得我，心裡還真亂是高興的。

現在在教學中，常常也會遇上像小群這樣的孩子，而我的處理方式就像是班級導師一樣，訓訓話、唸唸經、要寫快一點，因為老師我也很忙，可沒空一直盯著寫功課。再次想起小群，並反省著我自己……，我似乎忘了該給學生們應有的關懷，只顧著趕進度和課業，有多少的學生因為我的態度而逐漸不愛學習？

## 一則輔導實例－樂意把手借給你

林雅玲／基隆市堵南國小

思緒瞬間回到聽聞學童敬禮、問好聲，都會心虛、羞赧不已，初任代理教師的那一年，面對一個國字偏旁常常左右不分，學習慾望低落，無故缺席，惡意捉弄同學等行為偏差的頭痛分子，著實談不上好感，獨處時心中竟是莫名的惆悵！為求保住飯碗，我忐忑不安、硬著頭皮進行家庭訪問，雖說已事先聯絡過卻落空了，但也因此得以大膽的審視，偌大的居家環境竟無一處屬於孩子讀書的空間，卻充斥著麻將桌及空氣中殘留著濃濃的煙硝味。心想：現空無一人寂靜的家與昨晚的人聲鼎沸是何等的諷刺，看著身旁那張稚氣的臉龐、空洞眼神，我心痛！我們易以貌或資質取人，其實這些「教育不利」因素的兒童，先天上已經差人一等，甚至好幾等，相對失去了許多「均等的教育機會」，怎忍再落井下石？

我願意試著了解他：父親因販毒、吸毒入獄，母親以賭為生，從小他就活在諸多異樣的眼光及賭場的吆喝聲中，家庭的教養功能早已蕩然無存，罵與懲罰，只不過是在做無謂的掙扎罷了，尤其是對一個正需要愛的八歲孩童來說。所以用關愛的眼神來傳達我的善意、愛心和期許，上課期間，他是我的專任小秘書，與同學達成共識，倒水、擦桌子、發簿本…，賦予他信任的期待與責任，增益同儕對他的友好，喜愛到學校的感覺；能力所及儘可能延後他放學的時間，進行補救教學進度，加強學習動機，提昇學習成效；傾聽他的心聲，讓他明白自己並不孤單；透過里長及家長會長的協助，聯繫其他家屬共同負起教養的責任，減少他在外遊蕩、犯錯的時機。

當年未受師資教育陶冶，太深奧的道理我不懂，但我知道：「天上最美的是星星，人生最美的是溫情」，因為生命的故事無處不有、無時

不在，撼動生命的波紋，絕不只是一個人的起心動念，而是前仆後繼的無數人的慈善、悲憫所扣印交織循環而成。一份真正的幫助，不在提供的多寡，而在用心與關心，善待每一個孩子，樂於伸手將他們從徬徨、失意、無措的深淵中拉起，陪他們走出陰霾，學校教育最令人感念的，不是教師傳授的知識，應是在教師的關愛和啓迪下，讓學生看到了屬於自己的未來。

# 阿丁的故事

柯淑慧／基隆市瑪陵國小

## 問題的開始

四年前擔任一年級導師，阿丁是我第一位接觸的新移民子女，他沒有讀過幼稚園，但是對於學習充滿好奇與新鮮。開學第一天。阿丁的眼神帶有一些害怕，因為第一次離開父母到學校，阿丁很勇敢，努力要學習。當我希望每位同學到台前自我介紹時，阿丁很興奮上台，開口以結巴又不清晰的方式說出：「ㄉㄨㄣ、ㄊㄧㄣ ㄉㄨㄣ，又ㄨㄣ ㄊㄧㄣ、…」，台下的人一陣騷動，因為聽不懂，於是我請阿丁再重覆一次，阿丁很努力的再說一遍。我很震驚，因為阿丁很想努力表達，但包括我在內都聽不懂。我盡速幫阿丁解圍，讓他先下台，心裡有了一個想法：我得先進行家庭訪問，了解孩子的成長背景。

阿丁的媽媽中午來接他，我請她留步聊一聊阿丁的家庭生活，媽媽表示家庭生活正常。但阿丁為何沒有上過幼稚園？因為爸爸認為幼稚園只有吃喝玩樂，既貴又浪費，在家自己教育就好。我告訴媽媽，阿丁似乎有構音異常的現象，有很多音無法正確發音，而用替代發音的方式說話，造成口齒不清晰，這是需要長期矯正。媽媽表示他知道阿丁說話不清晰，他都要求慢慢說，但效果不好。我告知學校可以代為申請語言治療師到校免費治療，媽媽很樂意，於是讓他把家長同意書帶回簽名。

## 困難的源頭

第二天，阿丁跟爸爸一起來上學，我很熱情的與阿丁和爸爸問早。意料之外，阿丁爸爸對我說：「我們家阿丁很聰明！不需要治療」。我很訝異爸爸的舉動，於是耐心解釋阿丁的情形給他聽，爸爸又說：「我兒子一點都不笨，你只要叫他好好講、講慢一點就可以，不信你現在試

一試」，爸爸把阿丁叫到面前，要他示範慢慢講清楚的樣子給我看。我告訴阿丁爸爸：「我知道阿丁非常聰明學習絕對沒有問題，我們現在是針對阿丁發音不清楚的部份協助他，阿丁如果有上過幼稚園，幼稚園的老師便會發現這問題，語言治療越早越好」，阿丁爸爸斷然告訴我：「不用！我們阿丁只要慢慢講就會講得很好，我會自己教，還有，你在學校要記得叫他慢慢講」。我回應阿丁爸爸：「我會在校時多指導他，但是畢竟你我都不是語言治療專業，我想阿丁從小至今應該發音情形並無多大改善」。

爸爸還是拒絕免費的語言治療，我看著站在爸爸身邊的阿丁，似乎解讀出孩子心裡的失望與害怕。我也開始擔心阿丁的發音方式，就要毀於爸爸的偏執想法。

下午，媽媽來接阿丁放學，媽媽無奈表示，爸爸是個自卑的人，他不願意將家中處境讓別人知道，只能拜託我多協助阿丁正確發音。

## 多年以後…

阿丁是學校第一位新移民學生，他的特別很快就讓這所迷你學校的老師們都認識他了，班上的同學成了學校老師們的翻譯，阿丁的語彙能力也不如一般孩子多。放學後，我將他留下指導發音，阿丁的發音進步非常緩慢…。就這樣阿丁在我班上經過兩年的學習，現在即將邁入高年級了，阿丁的發音依然沒有進步，語彙能力依然跟不上同學。但是阿丁藝術創意的天份是上帝為他開的另一扇窗，他喜歡畫圖，經常看他任何時間都在塗鴉，但是非常細膩也具創意，老師們鼓勵他繪畫的才能，希望阿丁未來在繪畫方面有好的發展。

阿丁現任導師跟我提起阿丁的家庭狀況，爸爸失業在家，母親兼三份工賺錢，爸爸對阿丁及妹妹們的教育並不理會，經常對媽媽、阿丁、妹妹們動怒。我的腦海中回憶起爸爸到教室對我說的話：「阿丁很聰明…」，阿丁的確很聰明，若是能生長在一個對教育很有理念的家庭，



我想阿丁的發展應該更好，只願阿丁未來學習的過程中，都能遇到不斷協助他的貴人，讓他開創自己的特色。

## 小偉的故事

高慈雲／雲林縣雲林國小

事隔多年，偶然看到小偉（化名）三年級同班同學投稿入選作品「我們這一班」，文中寫道：「……接著要介紹的是班上的開心果小偉，他常常會講笑話，逗得全班哈哈大笑，大家都很喜欢他…。」看到這裡，除了很感佩級任黃老師對於班級經營的用心、投入外，也覺得與有榮焉。因為很多像小偉這樣的孩子，很少能在班上享有一席之地、不被排斥的，但黃老師真的做到了，這是本校許多轉介個案中，輔導成功的案例之一。

小偉被轉介到輔導處時，已經是二年級下學期，當時筆者擔任特教組長兼資源班老師，自從與小偉結緣後，三不五時總要接受召喚到教室做緊急處理，情況大約如下：小偉不服勸導與老師對立，小偉情緒失控影響教學，小偉堅持己見僵在那裡…，處理的過程中也慢慢知道小偉之前的「豐功偉績」。

小偉是個妥瑞氏症的孩子，平時有其可愛的一面，也算聽話，但某些時候堅持己見，總讓人不知所措。級任黃老師從一年級開始便全心接納，柔性勸導，但經歷一年多的努力，小偉的情況並無好轉，甚至還有惡化的傾向，黃老師心力交瘁之餘，才轉而向輔導處求助。

小偉似乎不太懂得與人互動，有時衝動且自以為是、情緒的轉變非常快。一年級時，想要幫忙擦窗戶，沒有說明意圖，就突然將窗台上正在擦窗戶的 A 同學拉下來，造成 A 同學兩顆門牙遭撞擊脫落（已換牙），幸虧緊急將小朋友連同牙齒送醫植牙，才未造成遺憾。而事發後，小偉的家長及時誠懇致歉，也幸好 A 同學家長能理性包容，才沒引起軒然大波。

樓梯行進間，大概是同學間不小心碰撞，好幾次小偉都突然轉頭推後面的同學，看得老師心驚肉跳，還好都只是虛驚一場，並沒有發生嚴重事故。有時小偉與同學發生衝突，他會突然出手打人，當老師加以制止時，小偉會抗拒且轉而攻擊老師。就在筆者處理小偉的過程中，得知小偉又要換安親班了，之前幾間都是因為無法忍受小偉的行為，安親班主動請家長另請高明。

接受轉介後，二位資源班老師除了擔任「緊急救援」任務外，為了有效解決小偉的問題，我們一邊蒐集小偉的資料一邊思考處理策略，並與輔導主任共同討論，研擬可行做法。當時，先請特教專業團隊巡迴服務的心理師與小偉晤談，晤談後並安排級任老師接受諮詢，諮詢後，輔導行政人員也將擬定好的策略提出向心理師討教。待可行策略底定後，安排親師晤談共同輔導。在處理的過程中，感受到家長的充分信賴與配合，這讓我們對於輔導成效更有把握。

因小學並無專職的二級輔導人力，所以上述這些處理都是在大家忙碌的工作「夾縫」中進行的。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好像是在打一場游擊戰似的。

當時的輔導策略包括：

- 1.建議家長持續就醫治療。
- 2.一致性的要求：建議級任老師對小偉的要求要堅持且一致，千萬不要輕易讓步，務使小偉一定要遵守團體規範。
- 3.必要時隔離：對全班同學說明隔離的意義及做法，同學中只要有人出現無理的行為時，便依照事前的約定加以隔離，小偉當然也不例外。
- 4.如上述處理陷入僵局：可去電給小偉的爸爸（小偉很聽爸爸的話）或請資源班老師支援。
- 5.立刻申請教師助理員陪讀。

## 6. 將來三升四年級時慎選級任老師，並做好轉銜輔導。

走筆至此，回想起當初在班上處理小偉的問題時，總是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與小偉接觸，有時難免對小偉做一些強制措施，處理過程中，看到的都是自我封閉、冥頑不靈的小偉。就在一次站導護的路邊邂逅，我對小偉的「偏見」徹底被修正。當我發現小偉時，他面無表情、目光向前，走過時，我聽到一聲宏亮的問候「高老師好！」，待我回過神來，他已走遠。這一聲問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讓我發現：或許孩子為疾病（妥瑞氏症）所苦，無法自我控制，或許他的外顯行為不合情理，或許他老是惹出一堆麻煩，但在內心深處，我確信小偉是一個有禮貌、善良、懂得感恩且能明辨是非的好孩子。這個看法，從多次的校園相遇問候中，一再地被肯定。

後記：從三年級開始，小偉有教師助理員陪讀一年，兩位資源班老師從此不再疲於奔命。三升四年級時，重新編班，特地為小偉安排了一位適合的級任老師—彭老師，待徵得彭老師同意後立即進行轉銜輔導。開學第一週，經彭老師評估後，撤去教師助理員陪讀機制。從此，似乎風平浪靜，追蹤的結果，狀況都在掌握中。一直到學期中，自然（科任）課發生師生衝突，這才發現輔導漏洞，因暑假的轉銜輔導尚未完成排課，開學時一片忙碌，過程中，疏忽對科任教師的聯繫說明，才導致科任老師誤以為小偉故意挑釁因此造成衝突對立遺憾。事後，亡羊補牢，之後的學習狀況一切良好。

## 愛的小故事

郭乙乃／雲林縣北辰國小

多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一直過著平平順順的生活，雖然教過的學生千奇百樣，但總未能對某一個學生擁有刻骨銘心的感覺，但直到小弘出現…，我由衷的對他產生憐憫之心，因為他跟常人不同，他是一個特殊兒童，在陪伴他兩年的讀書生涯中，我和全班同學都從他身上感受到生命的韌性與尊重，所以，教到一個特殊兒童，是我擔任教師的一大福份，更是一生中難能可貴的一個教學經驗。

小弘是一個腦性麻痺兒，無法自行站立，需依賴助行器才能行走，大小便更需依賴母親隨侍在側。記得一年級開學的那一天，我看到小弘一拐一拐的走進教室，嘴巴上的口水一滴滴的向下流著，哇噫！我心裡想著，這個小朋友是我的學生嗎？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顧他……。一連串的納悶使我憂心忡忡，此時，又看到班上的小朋友根本無人要跟他坐，小弘的媽媽心裡著實難過不已，這時我頓悟了一下，馬上跟全班同學說：「小朋友，小弘是我們班上的同學，他行動不方便，需要大家幫忙，他好想跟你們做好朋友喔！有誰要跟他坐的，請舉手」。這時，好幾個小朋友舉手了，我看到小弘露出了開心的笑容，我下意識的決定，我要讓他這兩年過得快樂樂。

很快的，一天天日子過去了，爲了讓小弘可以打電腦來代替握筆寫字，我幫他申請了專用電腦、推車等設備，教育局也核准了小弘的媽媽每天留在班級上擔任助理員照料小弘，所以，小弘天天在學校過得開心極了，班上的小朋友在我一聲令下：「下課要好好照顧小弘」，他們竟然下課都圍在小弘身邊，陪著他、幫忙推著助行器、一口一口餵著小弘吃麵包、幫小弘在飲料中插吸管……，比老師、媽媽照顧還更周到。後來，還常常是一大群同學上課都遲到進教室，更還有爲了幫忙推助行

器，吵起架來，小弘的媽媽心裡很感動小朋友對他兒子的付出，常常請小朋友吃東西，我看在眼裡，覺得「愛」的力量很偉大，小弘是我們班上愛的教育的活教材，他讓我們師生之愛、同學之愛有了表露的機會。

上了二年級，課程變難了，小弘的媽媽爲了不讓他的學業落後班上同學太多，私下請了家教老師幫小弘加強課業，我也利用課餘時間多加強他對數學的理解，更鼓勵他：「功課進步的話，老師有獎勵哦！」沒想到，小弘真的努力背誦九九乘法，認真的完成家課。第二次月考到來時，小弘展現他準備充分的實力，在一題題聲音沙啞的回答中，說出了題目的正確答案。結果，小弘最後以優異的成績得到全班第五名，嚇了全班同學一大跳，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爲這樣的一個先天有缺陷、多重障礙的身障兒，竟然可以打敗身心正常的一般同學，這真的是「奇蹟」，當然了！這都是他自己努力得來的成就。

等到頒發月考獎狀的那一天，小弘在司令台下聽到教學組長喊著自己的名字，準備上台領獎的那一剎那，他和媽媽都流下了高興的眼淚，當他一拐一拐的拿起獎狀時，全校都爲他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看到這一幕，我心裡非常激動，很感謝老天爺給了我這麼一個照顧他人的機會，幫助小弘快樂的成長，更感謝班上的同學無微不至的照顧小弘，不歧視他，開心的陪他玩，班上的同學才是幫助小弘的最大功臣。

轉眼間，兩年的時間即將告一段落，小弘和班上的同學都要面臨重新編班的考驗，小弘的媽媽常面有難色的詢問我，小弘升上三年級後遇到的老師和同學都會像這一班這麼好嗎？我告訴她：「一定沒問題的，因爲小朋友心中都有一份助人、愛人的心，何況還會有現在這一班的同學跟他在同一班，一定沒問題的。」小弘的媽媽在我肯定的答覆之後，她似乎也跟我一樣感受到了小朋友純真善良的愛人之心，一定會對小弘伸出援手的，終於放下心來，不再罣礙、不再憂愁了。

教了小弘這兩年，我真的學會了許多特殊兒童的輔導知能，或許大部分的老師都會視爲這是一份麻煩的苦差事，可是，我認爲，面對現實

給我們的挑戰與考驗，是擔任教育工作應有的一種智慧、一種良知，我身為他的老師，我就該幫助他，因為他出生如此，已經極度不幸，我們何忍又歧視他，讓他墜入無助的深淵中呢？而我也相信人心為善，班上的小朋友各個都照顧小弘無微不至，比老師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做」就對了，這個世界還是一個充滿「愛」的樂園。

## 一個教育的故事

籃綉慧／雲林縣雲林國小

記得民國八十三年，第一年教書，帶的是一年級。才剛開學不到一個月，班上就轉來一個小男孩！個頭小小瘦瘦的，眼睛大大的，非常靈活，一看就知道是個聰明的孩子！

可是在轉進來的前幾天，校長就找我去談，他說有一個小男生，爸爸是某某大學教授，因為在隔壁某小學適應不良，太調皮了，讓老師貼標籤，所以要轉來我們學校，希望我能特別注意一下！我說：「好！沒問題！」

當天早上，是由爸爸和媽媽一起帶他進來的，爸爸臉上很凝重，小男孩臉上有著要接受新環境的陌生感！媽媽先釋出善意開口說話，希望放學後和我談談小孩的情形！我說「好！」

我把小男孩的名子寫在黑板上，讓大家認識他，之後把他安排在第二排的位子上就開始上課，半天下來，我沒有特別找他說話，也沒有特別關照他，只覺得他今天很安靜，很 OK！

中午放學後，他的媽媽心情非常緊張的問我，今天我兒子好嗎？我說很棒！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他媽媽很驚訝的說：「哪有可能？」他在以前的學校，上課多愛講話，多調皮，每天被老師罵，罵到我們家長常被約談。我們一直積極配合老師，盡量約束我兒子的行為，為了讓他靜下來，我們讓他學書法、學鋼琴，但效果仍然有限，後來那老師還口出惡言，罵我兒子，你這樣一定連國中都沒辦法畢業！害得我兒子每天不愛上學，上學就悶悶不樂，他覺得他被歸類為壞小孩，所以他們才決定要轉學！

我聽了覺得好悲慘，有點同情這個孩子，我安慰他媽媽，他今天真



的蠻 OK 的，不過也有可能是環境還不熟，也有可能他還在試探我，無論如何，我一定會特別注意他，而且會和媽媽保持密切聯繫！他媽媽才放心的離開！

結果一週、兩週過去了，這個孩子仍然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我只是覺得他好動了點，但都仍在我的標準範圍內！結果上完十週首冊的那一次正式月考，他還拿到獎狀，他爸媽好高興，高興到還去向校長道謝！校長跑來稱讚我，說我真有一套，我告訴校長，我什麼也沒做，只是不把他當問題學生，把他和一般學生看待，而且多發現他的優點而已！我想可能是「師生緣」吧！因為我們有緣，所以磁場對了，一切就 OK 了！

到現在，這個孩子已經大一了，他精通美語、德語，而且參與各種義工行列，我和我的爸、媽仍然常常聯絡，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我想這個功勞不應完全屬於我，他的爸媽的用心教導與配合，也是功不可沒，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親師合作成功的一個例子！

## 難忘的教學經驗

王麗惠／雲林縣元長國小

大學畢業後，因為喜歡孩子的天真與可愛，所以放棄考研究所的機會，改考學士後師資班，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我考取了第六屆師資班，但接下來的教師甄試就沒那麼順利，只好先擔任代課老師。

### 初執教鞭

民國八十三年是我第一次擔任老師，我擔任三年級的級任老師。從沒教過書，也沒有實習經驗，一切都很新鮮。初看到孩子排隊朝會，還在後面跟你玩躲貓貓，那種天真可愛，就覺得歡喜，心想能到學校教書，才是我的興趣所在啊！

開學後二個星期，班上同學阿閔就問我：「老師，為什麼你上課都笑嘻嘻的？都不會生氣？」頓時，我被問傻了，心想老師不都是要有教育愛嗎？再加上大家又是那麼的可愛，我怎麼能板起臉孔來上課呢？所以我把學校主任告誡我，班級經營要先嚴後鬆的道理忘得一乾二淨，每天客客氣氣的跟孩子上課，最後竟然演變成孩子上課目無尊長，愛頂嘴，沒禮貌。

### 班上霸王

阿勝是班上很聰明的孩子，雖然個頭小小的，但是班上同學還是會懾服在他的脅迫下。有一天，班上舉行查字典比賽，阿勝忘了帶字典，正巧隔壁同學多一本，但因為他常常被阿勝欺負，所以不肯借他，我趕快走過去當和事佬，讓阿勝能順利考試。但因為耽擱了一些時間，所以阿勝根本不可能考好，好勝的他索性不作答了，就開始玩東玩西，亂敲桌子出怪聲音，不想讓同學好好考試，更想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刻意

沉住氣不理他，繼續監考。沒想到，一聲巨響，阿勝竟然站起來，拿起字典往鄰座同學丟去，全班一陣嘩然。從此以後，同學更是害怕阿勝，只要他想借的東西，沒有人敢不借他。

## 挑戰權威

當我勸誡犯錯的某同學，阿勝就以一付不屑的眼神觀察我，等我離開，他馬上買一瓶飲料請那位受罰的同學。挑戰老師的權威，也觀察我的極限到哪裡，看看我是否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 喪失勇氣

類似這樣的事層出不窮，而且頻率越來越高。阿勝是個家庭不健全又從小缺乏母愛的孩子，但他又不願意從別人身上接納愛。所以，我雖然付出一切關愛想幫助他，但換來的只是冰冷的石頭擲過來。一次又一次，用軟用硬全不奏效。到後來，連踏進校門的勇氣幾乎都快沒了。

## 重新嘗試

每有狀況時，我就會回家大哭一場，所幸，家裡還有慈善的爸爸媽媽願意當我的垃圾桶，聽我訴說著我的委曲，他們會跟著我難過，也捨不得我委屈，所以常叫我不教了，但我總會告訴他們也告訴自己：「沒關係，明天重新再來。人性本善，相信總有一天阿勝會改善的。」然後我就又充滿了奮鬥的勇氣，第二天再去請教同事，重新嘗試。

## 永遠祝福

在我教他們的這一年中，一直沒有真正改變阿勝的個性。最後一堂課時，我望著阿勝心中默默祝福他：「阿勝啊！老師沒有能力改變你、幫助你，但願未來在人生的路上，你能夠遇到投緣的老師、朋友，真誠的拉你一把，讓你不再跌跤。也願在無限時空當中，我們能再度相遇，

到時候，希望我已學會了幫助你的方法。」

## 結語

離開代課學校三年後的某個下午，我與阿勝巧遇，他像變了一個人，很有禮貌的跟我打招呼，看到他的轉變，我的心中寬慰了許多，雖然我沒有能力教好他，但他還是碰到了投緣的老師，願意接受他的教導並且改變自己，社會上也因此少了一個問題人物。在此仍要祝福阿勝，希望他能從此擺脫壞習性，成爲一個感恩、知福、惜福的人。

## 教育人員的小故事

楊宗諭／基隆市忠孝國小

八十五年到忠孝國小代課，那是我教書生涯的起跑點。雖然，一開始先以代課的身份在教學，但也樂在其中，而在所屬學校校長及老師的鼓勵之下，順利的考上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師資班，畢業後通過教師甄試，正式投入教職的行列。當時，只帶著一個信念：希望我的學生，每天都能快快樂樂的來上學。忠孝是個典型的漁村小學，卻隱藏在群山中，初次見到他的人莫不讚嘆為世外桃源。十年的教育生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變的是膽子小，接納度大了；不變的是對孩子的愛、對教育的執著。在這執教的十年中，教學一直是我熱愛的工作。

在擔任六年級導師的下學期，對我來說是個難熬的夏天，卻也是最甜美，感謝那群「小鬼」陪我渡過那段人生的黑暗時期；話說寒假剛完，正忙著準備開學註冊的一些事宜，歷經一星期的東催西請，總算搞定學校那群「小鬼」的作業、註冊費，想說接下來應該比較輕鬆了吧！就在夜裡 2：30，突然我的手機響起，傳來我弟弟的緊急呼聲，「快點回高雄，老爸住進加護病房開刀，存活的機率只有 30%」聽完，我的心一直撲通撲通的猛跳，「我慌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的直覺就是要趕回高雄！行李也沒收，就急急忙忙的駕著我那台「老爺車」一路狂飆回去。

在高速公路上，老天爺也在跟我開玩笑，平常都是好天氣的南部，竟起了大霧，似乎在告訴我，不用趕了，一定來不及的，我的心也涼了一半，心想「真的來不及了嗎？」，「不，老爸，你一定要撐下去！一定要等我回來！」我心裡在吶喊著，歷經了三個半小時的車程，總算趕到了醫院！

在病房外的等待，一小時卻有如一年般的漫長，過了八小時，醫生

總算出來了，帶來的卻是一連串的打擊，「不樂觀喔！要節哀！」醫生這麼說著，每個字就像針一樣，一個字一個刺進我心裡。

沒多久，老爸去世了，我心有如行屍一般，沒有了靈魂，在守孝的一星期間，我才猛然驚覺，「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個老生常談的念頭，我也才想起我那群六年級的畢業生。

回到工作崗位的第一天，就在我剛踏入教室的那一刻，二十幾個小孩，瞪著大大的眼睛，安靜看著我，這是從來不可能發生的事，他們竟然那麼的安靜，那麼的渴望老師回來，雖然，他們很想問些什麼，但他們都選擇了「閉嘴」，靜靜的等著我的訴說，突然間，我的淚水，竟不自覺的悄悄滑落，眼尖的小朋友看到了，趕緊遞過來一張衛生紙，我強忍著不再讓淚水滑落！我就一一的和他們分享我的心情，雖然我覺得「這種年紀的小孩有可能懂嗎？」可是看他們認真的表情，我還是說完了整個過程，也讓他們體會了，孝順的重要。「我每天回家一定要和我爸爸聊天、幫我爸爸接摩」有小孩這麼說著，我心想「真是言教，不如身教」，不過這個代價也太大了吧！

事情雖然告一段落，但接踵而來的是小朋友們的畢業，隨著畢業季節的到來，我們班的小朋友卻異常的冷靜，沒有一絲的浮動，不僅連整學期都沒得過的整潔、秩序獎項，竟然一一呈現，甚至上課期間的小吵鬧都沒有，整個夏天雖然炎熱、煩悶，但我的心是暖洋洋、是開朗的。

在畢業典禮的會場，我的心一直跳個不停，心想「今天就要和那群相處兩年的「小鬼」分離了，我會不會不適應？還是會很開心？他們會回來找我嗎？我會捨不得嗎？」一連串的問題在我心裡迴響著，正當驪歌響起，我的學生們哭了，我也流淚了，我的同事竟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說「你又不是第一年帶畢業班，幹嘛那麼感動」，他們哪知，這些學生在我最脆弱的時候，陪我渡過！真是感謝他們，雖然他們的功課不是很棒，但他們在我心中，永遠是最棒的！

## 教育的故事~一桶水

周志宏／基隆市信義國小

長久以來，小玲的爸爸在基隆港務局碼頭裡擔任臨時工人的工作，媽媽在台北酒店上班，聽說感情非常不好，老早就分居，媽媽也很少回來基隆看小玲這位獨生女。每天，就讀五年級的小玲只能和年邁的祖母住在一起，相依為命，爸爸也很少回家過夜，即使回家，也總是爛醉如泥。小玲也因長期沒有父母教導，變成一個愛蹺課、蹺家、偷竊……壞習慣的小孩，她平日很少到學校上課，只要到校上學，就喜歡欺負同學；放學時，路邊撿到石頭就往人家屋子裡丟，甚至莫名其妙地對其他弱小的小朋友亂扔，到 ok 商店或統一超商就會順手牽羊偷拿自己喜歡的物品。

有一天，有個年老的阿嬤帶著孫子來向我告狀，說小玲常常拿石頭丟她的小孫子……。超商店長拿監視器錄影帶，氣沖沖的也到校，直說偷竊不只一次，說要扭送警局，將她繩之以法……。說真的，我非常非常的頭痛，小玲沒有母親同住，父親也幾乎找不到人，只有一個聽不清楚也講不清楚的祖母，她的行為又是如此頑劣、乖張，我每次講她，她就不來上課了，好不容易來了，又講了她幾次，又不來上學了，又不知去何處？警局也幫忙找了多次，找回來了，毛病又是一樣，一點辦法都沒有，她依然還是我行我素。

不過，小玲的體育很棒，躲避球、籃球、桌球只要是運動都很有興趣；相反地，我剛踏進學校教書，就擔任體衛組長，放學後又要訓練剛剛成立的三年級女生桌球隊，我自己手腳也不是非常靈光，校園中小朋友也常常亂丟垃圾，常苦惱不知如何是好？有天，突然我靈機一動，隨口就對小玲說：「小玲，你球打那麼棒，你來當老師的副體衛組長，幫老師訓練球隊，好不好？」

沒想到小玲很高興地說「好」！可是我那桌球隊才剛剛成立不久啊！每位小朋友都笨手笨腳的十分難教，不過，從那天起小玲很有耐心地，自己示範給她們看，雖然小玲桌球也不是很靈光，但她示範了一遍又一遍之後，才叫小朋友練習，那種耐心專注的模樣，讓我很驚訝！更驚訝的是還會幫忙檢垃圾！至少小玲願意來學校上課了，從打球找到自己的興趣。

直到有一天，小玲發高燒，沒來學校上課。放學後我到水果店買了一些蘋果，到家探望她，小玲和阿嬤住在一個又濕又暗的屋子裡，沒有窗戶，稀疏的亮光，她的床，就擺在幽暗的角落上，全身發高燒、躺在床上小玲一看到我就開始流眼淚，而年老的祖母也難過地在一旁，喃喃自語不知說些什麼？我從來沒看小玲哭泣過，以前那麼桀傲不遜向人丟石頭、偷東西、蹺家的人，竟判若兩人。我想，這孩子，爸媽似乎已經遺棄她了，她躺在床上，一張哭泣流淚孤伶伶的臉，轉向幽暗的牆壁上！令人鼻酸，我蹲下來，拭去她的眼淚，也用涼的溼毛巾擦擦她的臉，把蘋果放在她的床頭，看著小玲，我突然覺得，她並不是想像中頑劣、不聽話的壞小孩，她只是缺乏「爸媽的愛」，可憐的小孩啊！

不久，到了暑假，「雨都」的基隆竟然發生了「水荒」，全市極為嚴重的缺水，送水車疲於奔命到處送水，沒想到沒水是那麼痛苦啊！左鄰右舍紛紛跑到路邊接水，一排又一排，長長的一排，大家也七嘴八舌討論起來了，都是因為市長叫做「林水木」，所以基隆才「喝水沒」（台語發音），我也全家總動員，正愁接不到水時，有一個聲音：「老師，你好嗎？我幫你送來「一桶水」了…」，是小玲的聲音——多麼天真、多麼溫馨的聲音啊！

我問：小玲，這水是哪裡來的？」小玲羞怯的說：「老師，我也是去跟人家排隊，要來的！……」此時，我的眼眶頓時紅了起來！孩子，謝謝你！這「一桶水」煮起的飯真的真的是我一生中所吃過「最香、最好吃」的一頓飯！



過了一天，小玲來電：「老師，我在我媽的酒店，我可不可以繼續讀六年級…（電話斷了）…」沒有回話，天真可愛的小玲從此沒音訊了，至今~~似乎永遠！

## 當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姚浚振／基隆市八斗國小

從事教育工作已將屆十六載，但真正擔任級任老師的工作，卻大約只有四年的時間，而大部分都是兼任行政工作，因此至今還是非常嚮往當一位「單純老師」的夢想，因為當一位單純的級任老師，才能真正的與學生接觸，參與學生的成長。

回想第一次擔任級任老師時，心中充滿期待及熱忱，想一想我的小朋友是什麼模樣？是乖巧？是調皮？因為當時剛好接五年級級任老師，必須重新編班及抽班級導師，等到抽完籤，發現有的老師很高興，好像如釋重負；事後才得知有一位「頭痛人物」，沒有在她的班上，而是在我的班上，當初我並不知道，其實也並不需要知道，因為每一位學生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張白紙，都是天真無邪的小天使。

時間久了，這位「頭痛人物」果真有些令人頭痛，很容易受人激怒，時常和同學造成糾紛，是一個在班上不受歡迎的人，甚至連家長都束手無策；主要原因，應該是家中的管教方式不同調，爺爺、奶奶比較溺愛，造成父母管教上的困難，形成學生行為的偏差。

記得最嚴重的一次是下課時，（當時因兼任行政，在辦公室處理公務）這位學生與同學發生爭執，用鐵尺劃破了同學的臉，當時血流滿地，送到醫院縫了好幾針，當時真的很生氣也很灰心，要如何才能教好這個學生？每次他在自己的白紙上留下汙點，我就用「立可白」將它塗掉。讓他再重新成爲一張白紙，用盡了各種方法想教好他，有時會想要放棄！但又相信天下沒有教不好的學生，甚至有時會用那種「恨鐵不成鋼」的嚴厲處罰。

就這樣一直到他畢業了，離開了學校，或許心中放下一塊石頭，但

自己也時常思考，如果當時能再費心一些，他是否會更好呢？擔任教育工作實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時時刻刻心中都要裝滿愛，還要有耐心及無怨無悔的付出，但還不一定有好的結果！但是當這位「頭痛人物」一次又一次回來看老師時，我想當時所付出的努力及愛，已經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跡了。

## 高期待沒有壞小孩

陳彥揚／雲林縣安和國小

在我教書迄今的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失控而對學生進行體罰是在我第二次帶領高年級畢業班時，我所任教的小學位於一個相當偏遠的小村落，大部分居民不是務農就是從工，村中隔代教養、父母離異或外籍配偶的情形相當普遍，家長大多為社經地位不利，也因此，對於孩子大多採取放任的態度，而我所教導的這位學生阿宗，他的許多失序行為，正是家庭放任的結果之一。

猶記得阿宗對於上課相當沒有興趣，上課皆漫不經心，功課也常常未交，甚至也常有和班上同學打架的情事，剛開始，我皆採取勸導與寬容態度，對於他的種種失序行為，我也以慈愛之心以對，然時間一久，他一再的失序行為已令我在學校感到相當困擾，甚至也干擾到其他班級，有一次，他和其他年級的同學發生爭執，甚至出手打人，我在怒不可遏之情況下，揮手打了他一拳，當下，我立刻後悔，但我沒說什麼，而他也只能含淚走開，他從來沒見我出手打人，而這突來的舉動也令他感到錯愕，之後，他開始不跟我說話、也完全不寫功課，阿宗用一種消極對待的方式來抵抗我，雖然我知道動手不對，但我也放不下身段，堅持的以教師的無聊尊嚴去處理此事，過了一個月，他功課越來越差，月考成績更是慘不忍睹，我在深度的省思下，決定有所行動，教育良心驅使我應該向我的行為致歉。

在一個午后的掃地時間，我把他找來，師生倆在校園中漫步，我先跟他聊聊家中近況，他只是用簡單的聲音來回覆我的問題，當上課鐘將響時，我跟他提及那次出手揮拳的事，我跟他表明老師那樣的行為是不對的，雖然對不起未出口，但阿宗態度已稍有和緩，也開始用句子的方式來回答我的問話，隨著鐘聲的響起，我們的簡短對話也就因而畫上句

點，但自那一天起，阿宗的態度逐漸和緩、也逐漸轉為和善，但我知道這樣是不夠的，由於當時我們的打掃區域包含廁所，所以，我就委由他來管理並帶領所有打掃廁所的同學，由他來領導帶頭，幾天過去了，廁所不但相當乾淨，就連廁所周遭環境也有顯著的改進，兩週後，科任老師告訴我，阿宗的行為大有改進，上課也相當認真，就連功課也有進步，我將此事向校長報告，並希望校長能在全校的集會上表揚此事，校長也真的公開表揚，至此，阿宗不但在行為上、也在功課上大幅進步，班級的氣氛也變得相當快樂與和諧。

教育工作者，最重要不只是育英才，而是將我們所認定非英才的孩子找回來，提升他們的自信、找回他們的尊嚴，教育工作者需要像阿宗這樣的孩子來教育我們，需要像阿宗這樣的孩子來幫我們找回教育的真心與本質，我們雖然名為「教師」，但通常孩子可以教給我們更多的領悟與真心的人生體驗。

## 溫馨的早餐

蕭國翔／雲林縣饒平國小

記得幾年前畢業的那一班，有個學生是令我非常頭痛，甚至，已成為教學中的困擾。但是當初無怨的付出，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一早到學校，就發現辦公桌上有份早餐，起初並不以為意，猜想是某位學生或老師放在那兒打完電話，忘了拿走。就這樣時間慢慢的過了，直到第二節下課，都十點多了，早餐仍然在我桌上。因為怕浪費食物，就把它拿給學生吃，心想早餐的主人應該也忘了吧！

隔天到學校，依然和昨天一樣，我的辦公桌上一樣有份早餐，該不會又是哪位仁兄又忘了拿吧！因此就問了早來的同事，大夥兒都不知道是誰放的，當然到了第二節下課一樣不會有人來拿，早餐同樣分給學生吃。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每天上演同樣的戲碼，所以請早來的服務人員特別幫我留意，看看是誰每天放了早餐。

又過了幾天之後，同事告訴我，有個畢業學生每天早上在學校對面的早餐店買了早餐，然後就放到我的桌上。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隔天就起了個大早，不到七點就在辦公室裡等，不一會兒，我的那位學生鄭小明就來了。

「老師早！老師，今天你怎麼這麼早就到學校，這份早餐請你吃。」鄭小明開口說。心頭一驚，原來是小明，正當思緒仍舊紛亂之際，就急忙脫口而出「謝謝你！你吃早餐了嗎？」

「還沒吃！」

「那你自己的早餐呢？」

「老師，我沒吃，我把自己的早餐送給你吃。」

當下就告訴小明不可以這做，你的好意老師心領了，早餐對正當青春發育期的你很重要一定要吃。可是小明面有難色的表示他不餓，沒有吃早餐的習慣。終於在我的一在逼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的錢只夠買一份，而他爲了請我，竟然兩個星期沒吃早餐了。和他談了許久才明白，在他上國中之後，覺得小學時我對他的照顧和關心讓他心生感謝，但是他找不到其他方法報答，因此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這不禁讓我十分感慨，曾經小明是我班上讓我最頭痛的人物，是那些調皮搗蛋、不寫作業，在許多科任老師的眼中的問題學生；爲了他的許多問題，還曾經好幾次到他家裡訪問。可是卻也是我從事教育工作以來第一次學生以這種方式回報我，這又挑起我混亂的思緒、與對小明的不捨。教了他四年，從不放棄的念頭，終究讓他感受到我對他的這份「愛」。

我常在想，在我們的教學生涯中經常會遇到一些特別的學生。也許就在我們不經意的關心、照顧之下，就能讓一個需要溫暖的學生感受到，這也許是一股讓他向上的無形的助力，或許社會上仍舊存在這些需要照顧關心的小孩，站在第一線服務的國小教師需有更多的付出。

相信在我們的無悔付出之下，這份「愛」會不斷的延續與擴散，最後我們自己也能感受到。

## 教育故事

顏毓明／雲林縣豐榮國小

回想那一年，心中真是無限感慨，記得那時剛回到母校教書二年，帶了畢業班剛畢業，正想著是否改接中年級時，校長卻告訴我是否可以再接六年級，因為升上六年級的這一班，老師剛調校，問我可不可以再接六年級？一開始我根本不想接，因為那一個班級是全校有名的常規很差的班級，班上裡有號稱「四大天王」的同學，常常出問題，我們都猜想原導師是否受不了才調走，所以原本我也不敢接下這班級；但經過幾天的思考後，我大膽地想要用我的教育熱忱來改變這個班級與這四位同學，只是沒有想到，原來我的教育概論只是一知半解，又沒有請教有經驗的老師就接下了這個班級，結果，造成班上一學期的混亂，而也傷了四位同學的心。

記得，學期一開始，我立即出了兩張四、五年級程度的國、數試題，藉此來瞭解班上同學的程度，果然發現這四大天王的程度很差，有兩位連勺、夕、冂都不會，在數學方面，四個人的乘法都不熟，而當發現這現象時，我自以為是的「教育愛」，馬上浮現說，應該替他們著想，想到他們每天坐著跟同學上六年級的語文、數學課，一定很痛苦；而我又必須趕進度，沒有辦法在上課時抽出時間來教他們，那他們枯坐在教室一定很無聊，所以我馬上安排他們利用數學、國語課去打球，希望他們能快樂的來學校，而且又不會吵到其他上國語、數學課的同學，也希望他們因感謝這個政策而行為表現能有改善，自以很有愛心的我，想說事情很快就解決了，從此班上一定守規矩又和諧，但想不到真正的問題才開始產生。

一開始，他們四個真正很快樂的去打球，但經過了兩、三個禮拜，他們開始感到無聊，因為只有他們四個，而且也不會有成就感，所以有



時也不想去打球了，就在教室與桌球室間遊走；而同學間也開始出現聲音，「他們為什麼能去打球？」「我也不想上課了！」班上氣氛愈來愈差，讓我愈心煩，忍不住又對這四位同學訓了一頓，告訴他們如何不懂得別人的用心，但其中有一位同學講了一些話，讓我驚醒，他說：「你要我們別上課，去打球，是很看不起我們，知不知道！」我有如當頭棒喝，我讓他們打球，是真為他們好，還是只怕他們在課堂吵鬧，還是為了自己能在同事面前表示，我已讓班級變得比較守規矩；我開始反省，什麼是真正的對學生好，是否我有真正去瞭解他們的程度為何如此地差，是學習障礙，還是家庭環境，沒有教育內涵的善待，是溺愛還是歧視，用不平等的方法對待他們，是否也就告訴別人，他們是與別人不同。

這件事以後，我立即做了改變，在常規我要求平等，我會利用午休或其他的時間來教他們，並隨時關心瞭解他們在家學習的情形，且在班上盡量給他們表現的機會，其中一個我還請他當風紀股長，在他眼裡，他是從未有機會當上班級幹部的，所以，在行為上他們愈來愈進入軌道，雖然學習上他們幾乎無進展，但學校教師對他們愈來愈稱讚，讓他們也展示出自信的笑容，後來也順利的畢業了。

在以前，我相信教育是愛與榜樣而已，但這件事讓我有更深的領悟，教育除了愛以外，也要懂得方法，學生的心其實是很敏感的，老師以何種心態來面對他們，他們是感受得到的，如果老師是以減少麻煩的心境來訓示學生，學生是不會真正聽進去的，他們也不會真正的從內心改變；但當你是真誠的關懷，不會因他的出錯而放棄教導，而且重點是你真正瞭解他，用了對的方法，他才有機會進入正軌。

## 教育故事

程獻正／雲林縣大同國小

在還是代課生涯中的某一年，爲了離家較近，填了一個九月一日退休的代課缺，想說至少在別人上班時，自己還可安逸的休息個二天，沒想到，開學前接到電話，要我馬上去報到，因爲那個退休老師，早就不到學校了，校長要我八月三十日開學馬上上班。想想，這個虧可吃大了，做二天義工不說，年終獎金又少了十二分之一，雖然準時去報到，心中可有一些不願，但想到，教育是良心事業，百年大計…所以就把自己的事暫時放下，上班去了

學校安排給我的是五年級級任，共有二十七個學生，開學第一天，先來個自我介紹，彼此了解一下，其中，有一位女生，看起來靜靜的，不太會介紹自己，倒是同學都很熱心，幫忙介紹她名字叫小雅，還特別強調，她家沒有電話，只有傳真機，在當時，傳真機並不普遍，只有大家樂的組頭才有傳真機，看見其他同學的笑容，我想，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在接下來的二天裏，發現，小雅除了很少說話外，總是一個人，安靜的看著書，我想想，看書的小孩不會變壞，先讓她多看些書，有機會再引導她一番，可別步上父母的後塵，怎知，這一切都不是我所預料的那樣。

二天後，學校把學生資料拿給我，我一一查閱，才發現，小雅資料的父母欄中，記載著：「領有殘障手冊，殘障類別是聽障伴隨語障」，突然之間，所有的答案都在腦海中浮現了，她爲什麼不太講話？因爲父母無法教她；爲什麼家有傳真機？因爲家中需靠它來傳遞訊息；同學笑容的意義在哪裏？當然是歧視她了。果然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這些疑團便一一解開了。

由於小雅的父母都屬於聽障者，而且伴隨語言障礙，故小雅對語言

的發展受到影響，間接影響她的語文能力，但其他的生活習慣算是十分良好，下課常看她一人獨自看書，就找機會和她多聊聊，一方面建立互信，一方面也加強她的口語表達能力，一個月下來，覺得她進步好快，真是個聰明的小孩！至於同學對她的態度問題，就讓我想起了『五體不滿足』的人，也對全班講了一個“乙武洋匡”的真實故事，乙武是個先天性四肢不全的人，講白一點就是一生下來就沒了手腳。乙武的同學們都會問他為甚麼沒有手腳，乙武就會回答他們說：「我在媽媽的肚子裡生病了，手腳沒有長好」，但他能和一般人一樣吃飯、寫字，還可以表演超低空運球，最後，我對學生說：這都是因為他有耐心、毅力，和不向命運低頭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所以，我們不應該去歧視任何人，畢竟，勇於面對人生的挑戰，卻還屹立不搖的人，反而是讓人欽佩的！在一切就如我導演般的規劃下，大家不再排擠小雅，也在慢慢接受她時，卻聽到了一個消息：小雅的爸爸發生車禍嚴重骨折，不但無法工作，還要靜養一段時間，看著才剛恢復燦爛笑容的小雅，臉上又出現了愁容，還好，學校發起樂捐，而我自己參加的一個慈善基金會也出面協助，集合了眾人的力量，總算使這在汪洋中的小船，暫時得以靠岸休養，真令人感嘆命運弄人啊！

經過一年的努力，小雅和同學間的互動越來越好，而語文能力也有提昇，而我也離開了這所學校，幾年後的某一天，我從超商買東西出來，忽然有人叫住我，仔細一看，原來是小雅，幾年不見，幾乎認不出她，在短暫的交談得知，她現在就讀某公立高中，一切都過得很好，看著她的笑容，看到了她成長了，比同年齡的同學更成熟，想信她會堅強面對一切挑戰的，小雅，祝福妳！

## 我的小幫手

蔡維哲／雲林縣客厝國小

第一次接觸這個班級，看到這個小女生—阿芳時，心裡嚇了一大跳，相較於其他五年級的女孩，她實在是太瘦小了。除了個子小、外觀不起眼外，她怯弱毫無自信的臉龐，以及隨時隨地總是下垂的頭，讓人不由自主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帶班一段時期後，跟班上同學相處熱絡後，我發現她竟是班上許多問題的癥結。因為瘦小，同學喜歡捉弄、欺侮她；因為害怕，她從來不會反抗，因為反抗了，同學們更會嘲笑她；所以她總是坐在位置上，可憐兮兮的望著周遭比她高大的同學，用無助的眼神求助，若沒有人理會她，她就低下頭來，逃避的心態，眼不見為淨。更因為她這種反應，激發了小五學生調皮搗蛋的天性，男生們愛找她的麻煩、女生們不理她；上課分組時，沒有人主動邀她同組，就算是任課老師強迫分組，也惹來許多的抗議聲。下課遊戲時，她總是落單，沒有人要和她一起玩。除此之外，班上的許多苦差事，大家都推給她做，她雖然敢怒卻不敢言。

我從旁觀察了幾週、發現班上這種偏激現象後，忖度著該用何種方法幫助這個小女生，讓她重新拾回對自己的信心、讓她相信人性本善，也順便教導班上其他同學該如何善待比自己弱小的人。

爲了了解她早先在班上的情形，我找了她三、四年級的導師，問清楚她在班上的處境，原來是日積月累下的惡性循環。她因為個子小（甚至比她三年級的妹妹還小）、動作又慢，每次的大隊接力賽（同學們非常在意的一項重要比賽），班上總因她而輸掉了比賽。班上男生們因此辱罵她是「害人精」，討厭她的參與，卻礙於人數規定，心不甘情不願的讓她參加。幾年下來，班上沒有拿過大隊接力的獎項，同學們覺得她是罪魁禍首，非常厭惡她、用言語恥笑她、用行動排擠她；養成她畏畏

縮縮的個性、不敢抬頭挺胸走路的毛病。

機會來了，有一次我發現她掃過的廁所十分乾淨，於是趁機會在課堂上公開誇獎她；她笑了，笑得十分燦爛，那是我接觸她以來，第一次看到她不是蹙著眉頭，而是與其他小朋友一樣，開心的笑著。但是，很短暫，馬上又恢復怨婦般的表情，因為她和我都聽到了其他同學的噓聲。我用輕鬆的口氣對著全班說：誰不服氣？可以掃掃看！同學全部噤聲了，沒有人要做的掃地工作，才會推給她做，誰要和她搶？

後來我陸陸續續找機會派她出小公差，像到辦公室拿粉筆、送資料到隔壁班給老師、上課點名她念課文---諸如此類的，每次她都圓滿達成。雖然有時動作慢而延宕了，但是我都讚美她，並稱許她是慢工出細活。同學們注意到了我對她的讚美，剛開始用著懷疑的態度看著我和她的互動，後來他們發現我是出乎內心誠摯的誇讚她，所以開始用不同角度看待她的瘦小和慢動作。例如有一次她因動作慢而最晚交功課，我誇她字寫得真漂亮，周遭的同學就趨前去觀摩她的作業，這是史無前例的事，同學主動接近她而且毫無惡意！那天，我看得出來她十分得意！

在我刻意的營造下，同學們不再排斥她，對她的慢動作也願意用較寬容的態度來看待了。她變得開朗許多，下課不再自己呆坐在座位上，用欣羨的眼光望著四周遊戲的同學；有同學願意和她聊天了。五年級的運動會，更是她的轉捩點，同樣是大隊接力、同樣是她落後的情況；不一樣的是：司儀是我，我假公濟私，利用麥克風，請全場的師長、來賓、小朋友注意跑道上的小女生，雖然跑得慢、但是堅持到底的精神，值得大家為她加油！當掌聲響起時，班上曾經氣她跑得慢的人，也都跟著拍手！後來，她回到休息區時，沒有人責怪她是害群之馬，我知道全班同學在對待她這一事，已經往前跨了一大步！之後，她總是利用下課時間找我，要求幫忙收作業簿、或者到辦公室跑腿，而每次我都不吝對她鼓勵與讚美。

一年下來，任課老師向我反應她改變了好多，在路上遇到人，已經

不再瑟縮著身體、會大方和人打招呼，不再低頭走路了。我想到戴晨志博士在「愛的教育」一書中寫的：孩子如果生活在鼓勵中，她學會充滿自信；孩子如果生活在讚美中，她學會愛和感激。當我看到她目前在班上快樂的樣子，更堅信愛與鼓勵，是治癒寂寞的人的良方！小朋友幼小的心靈，需要鼓勵與讚美，我只是灑下了愛的種子，它卻在我的班上發芽長大了，我慶幸激發了孩子隱藏的本能，讓大部分的學生學習如何愛比自己弱勢的人！也讓愛的本質呈現它善良的一面！

## 一位令我難忘的孩子

黃建中／雲林縣虎尾國小

錦文平時是一位彬彬有禮、討人喜愛的孩子，父親看起來像是一位藝術家，而母親倒像貴夫人一般，氣質非凡，加上兩位表現優異，正就讀大學的姐姐，家境富裕、令人稱羨的家庭，實在很難讓我跟之前耳聞的風風雨雨連貫在一起。

但這種感覺稍縱即逝，發現這個孩子很容易被激怒，而且反擊力很強，常常動手動腳，無緣無故欺負同學，但我總覺得他應該像是被寵壞的孩子，比較任性些，應該 OK 吧！所以我想一定要讓他先喜歡我，我才有辦法教他，因此我封他為「傳令長」，讓他有狐假虎威的快樂。一開始，這樣的決定，很擔心班上其他同學反彈，殊不知竟然獲得全班同學歡天喜地、一致鼓掌通過，大概這群已經與他同班四年的孩子，被訓練的配合度很高吧！

於是錦文從開學第一天，就常常膩在我身邊，以前掃地時間常常闖禍，喜歡拿著掃具攻擊別人，現在跟著我巡視掃區，倒也相安無事，非常快樂，午睡時，他不想睡覺，我經過學校同意，將班級交給實習老師，自己帶著他去圖書館看書，順便跟他聊天、聯絡感情，發現這孩子真的很斯文、眼睛又大又亮，實在是很討人喜歡，漸漸的我試著跟他聊，為什麼他會無緣無故攻擊別人，結果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過後來他常常跟我說，他願意加油！願意改進！盡量不去攻擊打擾別人。就這樣經過了快兩個月，雖然還是有耳聞他會攻擊同學，但都能「適可而止」，可見他已努力壓抑自己，加上校長、輔導主任、輔導組長全力的支援，以及家庭訪視時，家長肯定、配合的積極態度，所以我相信他會越來越棒的，心中也感到相當喜悅。

不過，就在月考後，我在二樓辦公室走廊跟校長報告這孩子現況

時，意外發生了，班長跑下來說，錦文正跟隔壁班老師起爭執，而且將老師的棍子搶走往樓下丟，並做勢要往樓下跳，嚇的我趕快往樓上衝，結果孩子一直繞著教室跑，甚至邊跑邊叫，不過，最後還是被我們幾位「制服」了，但從他的眼神透露了很深的怨恨，加上主任已經連絡家長，家長正要趕往學校。就在此時，空氣暫時凝結，我看到這孩子狠狠的瞪我一眼，我心中一寒，感到這孩子已不再信任我了。突然，錦文往樓下跑，最後跑到校外，不得不請學校服務員捉住他，並緊緊的抱住他，並將校門關起來，結果錦文的父親看到這一幕，非常的生氣，完全無法諒解學校的苦心，也不願跟我們溝通……………後來這孩子轉到台中去就讀，最後出國了，多年來，我一直很掛念這個孩子，也希望知道他的消息，不過一直無法如願，但我內心總是期盼他過的很好、很快樂，他真的只是一位單純可愛的孩子，對他多一點寬容，他會表現的很棒的。



## 輔導個案－讓小輝回到教室

何正香／基隆市正濱國小

依學校的分班慣例，學生在四年級升上五年級時，會再重新進行常態分班，以平衡每班學生素質。初接五年級這一班時，發現班上的小輝同學常常沒來上課，除了通知小輝的家長外，經詢問班上學童，得知小輝的妹妹也就讀本校三年級某班。接著進一步詢問小輝的妹妹，才知小輝沒來上學是到學校附近的電動玩具店打電動遊戲去了。過了幾天，小輝到學校上學後，他自己承認是因到電動玩具店打電動而沒來上學；而且把父親給的早餐錢在打電動玩具時花掉了。

起初對於小輝因為打電動玩具沒來上學，先以罰站方式讓小輝反省，同時探訪小輝四年級時的級任老師。得知小輝在四年級時就常常有逃學的紀錄。小輝父親得知小輝因為打電動沒來上學一事，表示非常生氣，在家裡把小輝痛打一頓。小輝父親甚至會在早上上學時，開著計程車載著小輝到學校門口。但是，小輝佯裝走進校門口，等到父親開車離開後，小輝就會溜出校門到電動玩具店去。小輝逃學的情況依舊還是沒有改善。經過家庭訪問後，才發現小輝是成長在父母離異與父親同住的單親家庭中。小輝父親從事計程車駕駛工作，因為夫妻離異、開計程車時間過長等因素，對小輝疏於照顧。小輝父親平常也酗酒成性，對於老師通知小輝逃學一事，只會對小輝痛打一頓；小輝面對父親的處罰，更加叛逆而不願意到學校來上學。明瞭小輝的家庭成長情形、逃學情況後，在發現小輝沒來學校上學時，就會騎機車去學校附近的電玩店去尋找小輝。找到後把小輝載回來教室上學，再好好對他曉以大義。久而久之，小輝對於老師常常去電動玩具店載他回來學校，他漸漸感到不好意思。另外，對小輝因為逃學而遺漏學習的功課，也特別利用下課時間、午休時間、課後時間進行補救教學，讓小輝的功課能趕上班上其他同

學。同時也在班級上告訴其他同學，上學的路上如果遇見小輝，要記得和小輝打招呼，並盡量等小輝一起上學。如果發現小輝進到電動玩具店，要馬上通知老師；小輝到學校上學時，也不要在他面前嘲笑他逃學的事；並且對於小輝詢問的功課，要熱心講解說明。再有不懂之處，一定要請老師教導。漸漸的，小輝就不再因為打電動玩具而不來上課了，學習上有成就感，功課也漸漸跟上其他同學。慢慢的，同學也願意接納他，他在學校也得到充份的安全和信任感。

等到小輝六年級畢業離開學校以後，心裡還是會擔心他上國中以後是否能正常上學，學業不中輟，或是交到壞朋友而變壞…等等。過了幾年，小輝回來學校看我，說他目前就讀某高職夜間部；日前父親因為酗酒駕駛計程車而車禍身亡，目前與母親、妹妹同住，白天在餐廳打工，幫忙負擔家計。看著小輝當時的狀況，心想小輝終於略為懂事，能為母親分擔家計照顧妹妹。希望小輝在成長的過程中，能更為懂事和堅強，能學會一技之長，日後在社會上能成為有正常工作的有為青年。

雖然教書在別人看起來是階段性的任務，學生畢業後就各自分飛；但在老師的心裡，特別是遇到這種需要高關懷的學生，還是會心繫學生目前的情況，是否能像畢業前般無恙？我想這是老師的天職，希望能抵擋社會的洪流，別讓我們的孩子在大染缸裡載浮載沉，希望他們都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展翅飛翔。

## 用愛收服

簡淑清／基隆市碇內國小

暑假的第二個返校日，坐在陌生的辦公室裡，「六年五班誰接？快說！」「不知道，聽說排給新老師。」「阿彌佻佛喔！」看著一些原校老師忙進忙出，聽著他們熟稔輕快的交談，和同來報到的三位老師面面相覷，心想，是個麻煩的班吧！過不久，教務主任過來一陣寒暄，做簡單說明然後分配級務，「簡老師，六年五班就麻煩妳了！」還補上了一句「您的教學經驗很豐富，一定可以勝任愉快的。」哇！我中頭彩了！到底是怎樣一個班？哪樣的學生？還要「安慰」我可以勝任愉快？

開學，一踏進教室，一片鬧哄哄，我的個子不矮，竟然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一直到班長喊：「喂！喂！坐好啦！給個好印象啦！」才姍姍就座，一眼掃過，女生有一兩個過度「時髦」—耳環、項鍊、布料有點過少的衣服，外帶嚼個不停的口香糖，其他大致可以；男生可就多樣性了，有低頭摸索的、有慧黠的、有猷滯的、有好奇的、有疑惑的，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雙帶著笑意卻挑釁的眼，班長喊完，他說：「ㄟ！給點面子啦！」大家才安靜下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低沉而略有原住民口音，個頭不小，一百六十幾公分，還對我一抬下巴，似乎在說：「這樣夠給面子了吧！」放學後看資料，我知道他叫「汪勝文」，成績中等，瑞文式測驗的成績也在五十等級，並不是一個低成就的孩子，輔導紀錄記載有欺負同學、逃學、翹家，母親有原住民血統，但曾因同學說他像原住民而大打一架，好個精采的學生，擒賊先擒王，收服他這個班就好帶了吧！

第一次收作業，缺了十幾本，念在剛開學，疾言厲色一番，第二天剩七本沒交，一一問他們原因，忘了帶、忘了寫、昨天去補習沒時間、簿子找不到……理由不一而足，一問：「汪勝文，你的呢？」只見他走到我面前伸出雙手，我問：「這是做什麼？」「你不是要打？隨便你要

打幾下，我不會縮回來，我不怕！」半側臉，下巴抬得高高的，台下有人「啲喝—啲喝—」的喝采，「我不打人，我只是要知道你爲什麼沒交功課。」「沒爲什麼！沒空呀！不想寫呀！很久沒寫啦！隨便啦！」台下有人補充：「我們五年級老師說，功課愛寫不寫隨便，可以自己決定。」這是什麼道理？「老師，你不打喔？是你自己放棄的喔！不要後悔。」「後悔什麼？」「老師和夫人都一樣，很愛打人的，你自己放棄機會的啦！不給你打囉！」他瀟灑的走下台，又引起一陣喝采，看來他是這班眼中的英雄。多偏差的想法與行爲！我搖頭，說：「下課將功課補齊，放學前交！」「不可能，我不會寫。」「生字練習怎麼不會寫？」「就不會寫！」我指指座位旁的特別座，「那就請你下課後帶著作業到這裡來。」一下課，坐在特別座，搖晃著筆的他不寫一字，我拿他的手握筆，牽著他一筆一劃寫，「喂—你幹什麼？男女授受不親吶！」「我只知道我的兒子不會寫字時，是我牽著他的手一筆一劃寫出來的，後來他會了，所以我現在這樣教你。」「我又不是你兒子，放手啦！你很噁心耶！」我不理他，他掙脫，我又抓他，他瞪我，我用堅定的眼神回應，「你聽不懂喔！放手啦！」旁邊圍著一圈同學，他有些窘，「好啦！放手啦！我自己會寫啦！」於是他心不甘情不願的寫了起來，字跡潦草，兩節下課就完成了，「你很煩耶！」丟下作業跨出教室，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桀傲不遜，也知道責罰於他無用，只能用耐心和愛心和他磨下去。

「有沒有人幫汪勝文請假？」看著他空空的位子問全班，「他跟他哥去打電動了吧！」「去泡妞了！」「哈！你會被揍喔！」全班哄堂大笑，看來他不喜歡別人說他泡妞，班長很有經驗似的跟我說：「老師，沒關係，他過兩天就會來了！」還告訴我汪勝文的爸媽到處做工，很少在家；汪勝文從小就常跟著爸媽在工地，五年級起就會在工地捆鋼筋打工，有時沒來上學是去打工賺錢了；勝文缺課不會超過三天，因爲他知道會被報中輟，被警察協尋會很麻煩的。電話聯絡不上，第三節空堂，按照地址找到汪勝文家，一次又一次按電鈴，始終沒人應門，只好回校。第二天，看到他一問：「昨天爲什麼沒上學？去哪裡了？」「沒有啊！在家睡覺，太累了。」「我有去按電鈴，沒人應門。」「就跟你講太累

了沒聽到啊！你去找我喔？幹麼去找我？」「要你來上學呀！爸媽也都不在嗎？我想跟爸媽談一下。」「我爸和我媽去彰化……還是雲林做工了吧！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我哥曠課比我還多，他們都不會管我的啦！」「我要你天天來上學。」「我爸媽都不管了，你管什麼？」「我要你天天來上學，這很重要。」「哦——你都講同樣一句話，不會煩喔？」「我要你天天來上學，這很重要。」「好啦好啦！不然你會一直講下去，算我怕你！女生真的很煩！」「男子漢大丈夫，說到做到！」一直到下課放學，我不斷的告訴他：「是男子漢就說到做到。」直到他求我：「拜託你不要再叫我男子漢了啦！我明天會上學啦！」在校門口我跟他說：「男子漢再見！」全班都偷笑（懾於他往日的淫威吧！），別班孩子卻不明就裡，但經過這麼一纏，他果然不再缺課逃學，只跟別人說：「我們老師是最可怕的女人，我爸媽都不管我，她卻最愛管我，而且可以整天講同一句話，太可怕了。」

「阿汪（這是後來我對汪勝文的專屬暱稱）！去洗把臉，你剛剛已經睡兩節社會課了！」科任老師不管他們，我在後面邊改簿子邊隱忍著，他很不高興的出去洗臉，我講解著（怎樣解題），說這是國中代數的基礎，思考邏輯如何藉列式表達……「老師，讀書有什麼用？」阿汪站著三七步對我說。「我就不想讀書！你一個月賺多少錢？我現在十三歲，一天就可以賺一千元，以後一天可以賺三千，你花那麼多錢讀書，讀到那麼老才賺錢，我不用讀書就可以賺很多錢，讀書有什麼用？」滿臉不悅與不屑，當著全班的面跟我挑戰「讀書無用論」！全班興味盎然的看著，索性放下課本，我問全班：「你們為什麼讀書？」先是一陣沉默，再是唏唏嗦嗦交頭接耳，「沒關係，你認為為什麼就說什麼。」「爲了考好分數才不會被我爸揍！」「補習班比九十少一分要打一下。」「我媽叫我要好好唸，以後才可以賺大錢。」「以後要上大學呀！」我又問：「有沒有人覺得讀書很有趣？」大笑，但我看到幾雙同意卻不敢舉手的眼神，我又問：「你們想讀書到幾歲？」有人說大學，有人說大概只能唸高職，阿汪冷冷的開口：「我現在就不想讀，但我要忍耐到國中，因爲你們會給我報中輟！」我請他坐下，「阿汪，你一直都還可以跟上，

爲什麼那麼恨讀書呢？」「人最後還不是要賺錢？如果不是要來學校我早就賺很多錢。我沒有讀書，是被你強逼寫功課的。」「賺錢要做什麼？」「用啊！」「怎麼用？」「打電動，看電影，唱 KTV，買東西，找朋友啊，吃大餐啊，喝酒啊，老師，你不會用拿來我幫你用。」哄堂大笑，我又問：「有錢是不是就一定很快樂？」「我怎麼知道啊！我又還沒有很有錢！」同學除了大笑，還有人配以掌聲。「人生除了賺錢還有什麼？」聳聳肩，眉毛一挑，沒準備回答的樣子，我說：「沒關係！這個問題放在心裡，常常拿出來想想，讀書不是人生唯一能做的事，但它是一個可以讓你站更高，看更遠，有更多選擇的墊腳石，沒有墊腳石不一定不好，綁鋼筋也不一定不好，但你要做到無可取代，一想到要做哪件事，要哪一門功夫，非你不可，那你就成功了，國中國小是基礎教育，老師還是要你們一定要完成，如果你已經決定以後要走的路，老師祝福你要做到頂尖，無可取代。這些很重要……」「好啦！下課了，我要趕快說我知道，不然你又要一直唸。」是的，這節課是下課了，以後會有人和他談人生的課題嗎？希望對他真能有些印記，哪怕是一個模糊的種子也好……

阿汪始終是那個調調，但卻悄悄的在改變。星期一常到學校就是睡覺，因爲星期日到工地工作太累了。偶有犯規，對他的處罰往往要別出心裁——午休要講半個鐘頭的話給我聽、要幫我觀察紀錄說明當日最棒的同學，要稱讚同學請他們簽名，放學要和我手牽手走出校門（這他可是視爲奇恥大辱）……阿汪不逃學了，也幾乎不再和同學打架。國語的正確率和工整度越來越好；數學計算題可以做，文字題則「懶得想」一律用抄的；自然「有時候還蠻好玩的」可以及格；社會則「太煩了，背一大堆，老師講得太無聊」，常要我威脅要「拴在身邊加強」才肯含混讀讀過關，（當然還要抱怨我雞婆，又不是我教的也要管，不過倒是很少臭著一張臉，只有一付無奈被打敗的苦笑）；跟他說什麼，依舊要辯上兩句，倒是少了尖銳的稜角。畢業典禮那天，回首這一年我哭得淚盈盈，擁抱每個學生，輪到阿汪時，他說：「喔——你很愛哭耶！一定要抱喔？很噁心捏！」我說：「阿汪！以後有任何問題，想找人說話鬥嘴，

回來，我在這裡。」僵硬的肢體軟化了，看到他眼裡有閃閃的小星子，卻笑著說：「才不要咧！聽你囉唆很可怕，還那麼愛哭！更可怕。」

阿汪升上國中，根據消息，上課睡覺情形變多了，打了幾場架，同學、學長都不敢打他但挨老師打的機會不少，還是一樣一到前面就二話不說伸出雙手，數學英文常拿個位數，奇怪的是學習那麼挫折，到課情形卻大致正常。每學期總會回來找我一兩次，經過我教室門口，我喊他：「阿汪！回來看我囉！？」「少臭美，我要去找別的老師，經過你教室門口，順便看你一下而已！」要不然就是帶著飲料進來說：「飲料喝太多了，老闆送一杯，不知道要給誰，送你好了。」有時我還有課，他就坐在教室後面的特別座聽我上課，下課還會告訴我班上的孩子：「簡老師很好喔！誰不聽話我教訓你喔！」我總要他不要嚇壞我的孩子。我沒課改作業，他就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著：「我都有去上學，有時候起不來，就想起你一直說男子漢說到做到，太恐怖了！」「國中老師都很愛打人，沒關係，反正我綁鋼筋手皮很厚，打又不痛。」反倒是我很心疼！「我幹了幾場架，現在沒人敢再跟我挑了！」我忍不住又要嘮叨一陣，他說：「你不懂，這種架一定要打幾場，以後才可以不用再打！」奇怪的邏輯，勸不動。到了國三，他告訴我：「老師，我不讀書了，我要去工地捆鋼筋了，我現在是全工地捆得最好的，因為我年輕有力氣，動作又快。」我欣慰他記得我說要做「最頂尖的」，卻又遺憾他才十六歲就投入這樣大量勞力而危險的工作，「要不要考慮再讀高職或建教合作？爸媽怎麼說？」「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常常五分十分的成績，讀什麼？我爸媽隨便我，才不會管我呢！」看到他的堅決，只能告訴他要注意安全，要保護自己的身體，他大笑的說：「老師，工地哪裡危險哪裡安全我比妳更清楚呢！」

又過了一年多，阿汪又回來找我，我一時沒認出他——一百七十多公分，難得沒穿印得奇奇怪怪的 T 恤，而穿了一件 POLO 衫，膚色變白了，沒變的是那個笑容和口音，「老師，你猜我現在在哪裡？」「你變白了，躲在地底下做捷運嗎？」微笑搖頭。「在基隆的大樓嗎？」「不

是，我去唸高職了。」頗為訝異！一年多前那個絕不繼續升學的大男孩，怎會轉變了心意？「我到台北的工地去做，那工程師很兇，看他又不用作事，每天拿圖比來比去，就領一大堆錢，有一天我午休在工地睡午覺，沒人叫我，我就睡過頭，他剛好來就一直罵一直罵，好像我每天都去工地打混等領錢一樣，我想揍他，大家拉著我，他就叫我第二天不用去了。我很生氣，大罵他才是不做工等領錢的人，他說因為他有執照，等我哪天有牌也可以用頭腦賺錢就好。」我停下改作業的筆看著他，他繼續說：「我實在很生氣，所以我要唸高職，哪天考到執照，我一定要拿到他面前給他看，我也可以用頭腦賺錢，也可以用力氣賺錢，我比他更厲害。」我不禁笑了，這個工程師就這樣歪打誤著的打通了阿汪的任督二脈：「你終於決定要找墊腳石啦！加油！看你這決心，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他反倒有些靦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我國中唸得那麼爛，不知道為什麼，去唸高職就覺得要回來跟你講一下。」「對啦！有什麼事都要回來告訴我呀！以後娶老婆也要告訴我！」「那當然，我要敲你一個大紅包，還要請你去給我老婆認識。」

這個孩子現在高二，過年時見到他神采飛揚，我欣見他的改變，回想初見面的桀傲不遜，到現在的「覺得要回來跟你講一下」，我知道，我用愛與關心，加上堅定不退縮的磨功，收服了一顆迷惘孤傲的心。在《小王子》這本書中，小王子對狐狸說：「……如果我馴養你，那麼我們便互相需要了。那麼，對我來說，你就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對你來說，我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狐狸說：「……你為你的玫瑰花所花費的時間，使你的玫瑰花變得那麼重要。……你永久對你所馴養的負責，你對你的玫瑰花有責任……」在教育這條路上，每個孩子都像是我獨一無二的玫瑰花，和每屆的學生相處一年或兩年，或許其中的一兩件事或一兩句話，能在當下打動孩子的心，或許只埋下種子，未來有一天會萌芽，所以，我以喜悅的真心，繼續在這條路上播下美的、善的種子。



## 一定要幸福哦！小聖的媽

鄭美滿／基隆市中正國小

從事特殊教育工作 9 年，輔導過的身心障礙學生不算多，但是有一些感動的時刻，現在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學生家長的故事，並藉此祝福她永遠幸福。

接觸小聖時，他國小三年級，雖然肢體不方便，長得瘦瘦小小的，但是頭腦很靈光，台語說得很流利，常和阿嬤鬥嘴，逗得阿嬤又好氣又好笑的。家中還有一位同為腦性麻痺的姐姐，嘴巴很甜，很討家人喜歡，白白胖胖的，被治療師警告不要超重，否則會無法拿手杖走路。

配合阿嬤的時間，我每週兩次上午 10:00~11:30 到家裡輔導小聖，我到的時候常常都是小聖一個人躺在客廳地墊上等我，阿嬤聽到我敲門的聲音，從房間禮貌地傳出「老師，你來了哦！」，我便依循慣例自己走進去，自己上課；有時阿嬤會出門，如果阿嬤沒有出門時，會出來客廳看我上課，偶爾會和我聊天，因此，我聽阿嬤聊小聖的媽、小聖姐弟的出生，以及一點家務事。聊著聊著，真的感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尤其是婆媳問題最是難解。

阿嬤對於兒子、媳婦國中還沒畢業便奉子成婚不是很諒解，而且孩子早產，花了不少醫藥費，後來知道孩子是腦性麻痺之後，更是心生不滿；媳婦坐完月子便又懷孕，差點引起家庭革命。沒想到這個孩子又早產，而且比姐姐還要嚴重，姐姐尚且可以使用手杖走路，弟弟卻只能依賴輪椅代步。阿嬤對自己的兒子年紀輕輕便要背負一大家子，顯得很心疼。

小聖的媽非常年輕，15 歲生女兒，16 歲生兒子。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才 24 歲，正當青春年華，許多人都還懵懵懂懂，不識愁滋味的年紀，

她卻已經撫養兩位身心障礙孩子長達 9 年。

她早上 6 點到離家三條街的早餐店工作，12 點下班，有時候我會留下來等她下班，和她聊聊。小聖的媽雖然身軀微微發福，卻掩蓋不住清秀的長相；樸素的裝扮，親切的笑容，一點兒也看不出隱藏在笑容背後的負擔。

有一次聊到小聖的出生，她提到懷孕初期曾經和家人有過一番爭執，決定要拿掉孩子後，卻因為檢查出來是男孩，阿嬤主張把孩子生下來，平靜的語氣中只有無奈，沒有抱怨。她說小時候跟著阿嬤長大，只想早一點離開那個沒有愛的窮困日子，所以結婚之後便決定安定下來，即使在小聖的爸入伍期間，要帶兩個小孩，又要上班，卻不抱怨。

和小聖的媽比較熟識之後，發現她是一位痴情女子，在娘家阿嬤不諒解，公婆不接受的雙重壓力下，她堅持自己的選擇。甚至於有一段時間小聖的爸因故入獄，她仍默默守著這個家和兩個腦性麻痺的孩子。

一年後我徵得小聖的媽和阿嬤的同意，為小聖安排好交通接送、教師助理員、站立架、擺位輪椅等輔具之後，小聖順利轉介到鄰近的小學就讀，結束我到小聖家裡輔導的日子。

多年後的一個夜晚，我和家人在街上散步，看到小聖的爸媽手牽手迎面走來，面帶笑容和我打招呼，心中湧起一股感動，我知道小聖的媽很幸福，因為她選擇所愛，愛她所選擇的。我打從心底祝福她，一定要幸福哦！小聖的媽。

## 沒有翅膀的小鳥

易健惠／基隆市長樂國小

第一天一踏進教室，三十八雙天真無邪的眼睛，第一次與我的眼神相交會，令我內心不禁起了一陣寒意，從他們的眼睛透露出無助的眼神，渴望得到關心與愛心的一群孩子，女人那天性的母愛隨即湧出，當下我就下定決心，必須付出所有的愛心來照顧這群小天使們，在國小最後一年希望建立起孩子們的自信心，沒有自信心猶如喪家之犬，永遠不敢踏出他們美麗人生的第一步。

班級成員裡很明顯有一位大姊頭（小玫）在指揮著同學們，內心想小玫真是一位有領導能力的孩子，我要好好借重她的長才，我要讓小玫成為我得力的助手，因為由她來帶領同學，遠比老師還容易收到成效。

我在上課的第一天便告知小朋友，上課要認真聽講，有疑問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問，所謂「學問」，想要學習就要發問，再者，每天的回家功課務必按時完成，並請孩子們在放學前大聲唸一遍：「先做應該做的事；再做喜歡做的事」，我相信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對孩子一定有幫助，每天日復一日的重複練習，腳踏實地的將課本內的知識了解清楚，這些都是生為學生應有的責任，經過了一個月的課程教學，在第一次月考成績公佈，孩子們的成績都明顯的進步，甚至與隔壁班的平均分數曾經落差十分，至今已不分軒輊，彼此分數不相上下，這是孩子們第一次感覺自己是有用的人。

有了第一次美好的經驗，更要好好把握機會趁勝追擊，月考完，體育組籌劃了小朋友最愛的躲避球賽，心想機會來了，躲避球不是英雄球賽，而是團隊合作的表現，利用躲避球賽可以將班上的凝聚力找回來，於是開始賽前練習計畫，因為是男女混合賽，必須選出相同人數的男女選手，女生一想到會被球砸到身體會痛，參加的意願並不高，於是每天

放學後帶著學生練球，先從短距離的接球開始，讓孩子們敢接觸球，就不會排斥，就有希望喜歡上它—躲避球。小玫，這時發揮了效用，每天放學後留下來陪著女同學練球，更調兵遣將，派了一些男生分組陪著女生練球，這些原本見到球就跑開的小女生，在小玫努力不懈的帶領下，終於有了一點成效，每天操場上都有班上男、女同學的歡笑聲，看到那和樂融洽的氣氛，真不忍打斷他們的玩樂。有了善戰的兵，接著便是策略演練，班上同學自動分成兩組，實際演練、修正、改進、再演練，就在這一次次的模擬練習中，培養出班上同學間的默契。

比賽時刻終於到了，在第一場球賽前，我對孩子們信心喊說：「老師喜歡看見你們快樂的玩球，發揮團隊精神，隊友互相支援幫忙，輸贏都不重要。」在沒有壓力下贏了第一場球，全班都高興的跳起來，贏球的滋味是甜甜的，同學們口都不說，但行動表達出他們的自信心與企圖心，經過一場接著一場的比賽，過關斬將，最後終於打進冠亞賽，經歷千辛萬苦最後雖然以一分險勝，拿到冠軍，看見孩子們流下那喜悅的眼淚，我的心也放下了，他們終於找到自己的人生燈塔，這就是為人師表最樂見到的事。

## 他們都是我的寶貝學生

張政婷／雲林縣平和國小

剛開學的步調總是節奏很快的，總有忙不完的事，教務組長來到班上，心想一定沒好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後面跟了一位強壯的小男生。這是妳們班的轉學生。一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的心在滴血，因為我們班上已經有三十六位學生了，再加上這一位就有三十七位了，而學校的其他班級不過二十位，有的甚至只有十多位，在我們學校，我帶一個班的人數等於別人二個班的人數。但是教育零拒絕，我也只能敞開心胸接納他吧！

他因為搬來我們的社區，所以轉來我們學校，這個五年級的轉學生感覺有一點叛逆，感覺有一點自負，剛來不到三天，他就跟許多同學發生不愉快，而且有許多根本不關他的事，他也會有許多的意見，當大家忽略他的意見時，他便會脾氣一來，弄亂別人的東西，踢歪桌椅，嘴罵三字經。不到一個禮拜，他將全班的同學幾乎都得罪光了，收到他的輔導資料紀錄簿後，前幾位老師洋洋灑灑的浮貼了好多頁，從頭仔細的讀了一回，對他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也在心裡盤算應該怎樣與這一位奇特的學生「好好相處」。

學校舉行消防演練，邀請消防隊到校進行許多的消防演練，有許多項目可以讓學生自己動手做，但是都沒有人點到他，他的脾氣就慢慢上來，開始去動手弄別的同学，同學受不了後，來跟我報告，我告誡了他幾次，他覺得很有趣，越來越過分，我請他要到旁邊好好的跟他談一談，他甩都不用我，我簡直火冒三丈，用請的請不動，我決定將他帶到旁邊，不再讓他影響別的同学，於是半抱半拖的將他帶到旁邊，他可能被我嚇了一跳，到旁邊談話時，態度改變了一些。等到再回到防災演練現場，我主動向防火教練推薦他，讓他上場試一試，他的神情表現出那麼的自

信、滿足。我想我是對了。

下課後與他的家人連絡後了解，他現在與阿嬤一起住，爸爸長年在外工作，回家的時間很少，如果得知他在校表現不好，處罰是很嚴重的，有時甚至會吊起來打，也因此學校的處分對他來講都算小事而已。

學校舉行校外參觀，安排座位時，沒有人願意跟他坐，所以我就跟他坐一起，瞄了一眼他的背包，發現他沒帶多少東西，隨口問了他帶多少錢？他說：50元。心想這錢根本不夠他吃午餐，跟他說了如果錢不夠用，阿嬤有拿錢放在我這兒，再來跟我拿。吃午餐時特別和他走在一起，就順便的請了他吃午餐。經過了這一天的相處，心彷彿拉近了一點。

就這樣，慢慢的他彷彿不再對我陌生，也逐漸打開心防，也較願意跟我聊聊他的想法，分享他的生活心情，但是對於其他的同學他還在慢慢適應調適中，但與人發生爭執的機會減少了，他的進步大家有目共睹。連學校老師都可以明顯看出他的進步，也都會適時的給予正增強。

畢業典禮前幾天，整個班級的氣氛變的很低沉，連他也不例外，平常嘻嘻鬧鬧的玩笑聲都不見了，畢業典禮當天，整個過程簡單但隆重，全班哭的稀哩嘩啦，進教室後的老師叮嚀，男生們趴在桌上哭得爬不起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連老師也不例外。

這是我帶畢業的第一個班級，人數最多的一班，也是我唯一連續帶了四年的一班，每一位學生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質。但唯一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我的寶貝學生。

## 小傑與我

鍾佩蓁／雲林縣褒忠國小

小傑是班上的學生，長得矮矮小小，總是坐在前排的位子，成績並不太好，但很聰明，個性倔強，不服輸的個性，使他常常與同學爲了小事爭執，人緣極差，小傑母親是大陸新娘，父親不務正業，喜愛喝酒，有時喝酒後會打老婆，因此老婆被打跑了，小傑的生活也變得不太正常，經常遲到，成爲學校輔導室密切注意的對象，怕父親的暴力傾向會延及小孩。還好，並未見孩子身上有傷痕，但是脫序的行爲不斷，會說謊、偷竊、吵架甚至打架，是班上公認的頭疼人物，身爲導師的我只有更加關注他，常常把他帶在身邊，以免狀況發生，長久下來，倒也培養良好的師生關係。只是有時看到他把自己的座位弄得亂七八糟，功課寫得歪七扭八的，或好幾天不交功課就會忍不住嚴厲的責罵幾句。

有一天，父親在中午放學後又來學校找小孩，臉上紅通通的，因爲他喝了酒，罵了小孩幾句，小孩就跑出去了，我一直詢問他有沒有動手打小孩，父親堅稱沒有，我開始幫忙找小孩，最後是在家裡的衣櫃找到蜷縮的小傑，他一看到我便鼻涕與眼淚直流，撲了過來，放聲大哭，這是我第二次看到他哭泣，因爲父親喝酒又摔椅子，嚇得躲了起來，看著小傑家凌亂不堪的家具，連張書桌也沒有，就連吃飯的桌子也油膩的可以，怎會有地方寫功課，難怪他的課本總是髒兮兮的，熱心的鄰居還告訴我，這小孩真是可憐，晚上還跑去幫開小吃店的孀孀洗碗，賺來的錢也都讓父親拿去喝酒了。

第二天，我邀請了小傑父親來校詳談，外加小傑祖父母的到來，希望利用各種力量使他能對小傑的生活負起責任。我輕聲問小傑：「爲什麼晚上要跑去洗碗？是爸爸叫你去的？」小傑搖搖頭說：「是我自己要去的，孀孀說會另外給我五元，叫我不要跟別人說，怕被爸爸知道後會

拿走，我想每天存五元，以後就有錢去找媽媽了。」望著他天真充滿希望的臉，心中不禁無限感慨，想起前些日子，他帶好多五元來學校，被學生指為偷別人的錢，問他錢是從哪裡來的？卻答不出來，只說是自己的，打電話問他父親，也說從未給他錢花，因為尚未查清楚，把那些錢暫時保管在書櫃裡，看著他含著眼淚，紅著眼眶抱著那個裝錢的小糖罐，喃喃自語：「這是我的，這是我的，我沒有拿人家的錢」第一次看他掉下眼淚，我冷冷的對他說：「你答應過我，不會再拿別人的錢，我一直很相信你的，這次老師只是暫時保管而已，等弄清楚了，自然會還給你」。

再度拿出這個裝滿五元的小糖罐，不由得慚愧萬分，為什麼不相信他，只因為他以前常偷人家的錢，我們不是常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一旦事情發生卻還是只想到他以前的過錯，這就是我們的慣性認知，我對這件事自責不已，因為我傷害了他。我將錢還給了小傑，還跟他道了歉，只看他眼前一亮，高興的抱著糖罐，喊著：「我的錢回來了」，我對他說：「小傑，以後有什麼事，一定要讓我知道，不要放在心上，好嗎？」，小傑點點頭說：「好的，老師，謝謝您！」。

小傑升上三年級後，媽媽回來帶走他，而每年的教師節總會收到他那字跡越來越工整的卡片，寫著：「您是我永遠的老師，謝謝您！」每看一次就感動一次，在我的教書生涯中，印象最深、最難忘的學生的不是那些成績好，才藝佳的好學生，而是他一抱著糖罐的小傑，也因為他，讓我慎重的處理學生發生的每一件事務，做好一個老師的本分。



## 班上有小熊維尼

塗惠玲／雲林縣林頭國小

知道小熊維尼要來，那早已是他入學前一年的事了。他跟著媽媽、弟弟到學校辦理緩學，小熊維尼比弟弟矮小，也比較瘦弱，但他無邪的笑容早已烙印在我腦海中。校長關愛的眼神已經告訴我那是我一年後要帶的孩子。

開學第一天他帶著一隻小小可愛的維尼熊娃娃，背著印有維尼熊圖案的書包，在媽媽萬般牽掛下跟著弟弟一起進到我班上。本來我就是維尼熊迷，因此我和他有了良好的互動，維尼熊是我們第一個共通的話題，而未來兩年他也真的成了我和班上同學的可愛維尼熊。

媽媽放心不下，不是因為維尼領有中度智障殘障手冊，而是因為害怕他受到排擠，身為三個孩子媽的我，深深了解她那顆慈愛、怕孩子受傷害的心。她不時的和其他孩子聊天，她的努力我知道，看在眼裡，真的有些不捨，親切的笑容下，隱藏著多少年來的辛勞，擔負著多少年來的壓力。

維尼很乖，會靜靜的坐在位子上，輕輕的和他的維尼熊娃娃說話，有時玩到開心時笑得太大聲，小朋友也會回他一個甜甜的笑，小朋友對他的接受度遠比我想像的高。

記得開學時的第一天，利用早上帶孩子很快的把校園逛了一圈，心急的上了第一堂課，這堂課不是認識師長，不是說明上小學注意事項，我帶孩子讀了一本繪本，一本叫做「好好愛阿迪」的生命繪本。故事探討一個唐寶寶受到排擠，最後以一顆無邪善良的心融化週遭冷漠的心，交到了朋友。討論時，小朋友並沒有很熱烈，讓我好擔心。最後我宣告，維尼是我的寶貝，希望小朋友好好照顧他，心中卻擔心著未來的日子。

但是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後來班上同學的表現，時時讓我感動，維尼受到了最大的照顧。

維尼很乖，但不是沒有狀況。有時小朋友會突然舉手說：「老師，地上有一灘水。」維尼尿褲子了。沒有人大叫，弟弟從書包拿出褲子給我，有小朋友自動走到走廊拿拖把將地板清乾淨，還有小朋友轉身往書包裡搜尋玩具，好用來哄正在嚎啕大哭的維尼。沒有道具的就扮鬼臉、拍肩膀，「秀秀！」「乖乖！」「不要哭！」此起彼落，這個畫面教人不感動也難。後來班上小朋友會在書包裡放玩具，我也不禁止。

爲了尿尿事件，媽媽「狠心」的讓維尼包尿布上學，這麼熱的天，我捨不得，相信維尼媽媽也是一樣，她只是不好意思造成班上的麻煩。我告訴她，讓同學學會照顧別人也是很重要的學習。後來男孩子下課時會邀維尼一起去上廁所，維尼鬧情緒時，他們安撫的手段越來越高招，甚至後來維尼大便在褲子裡，他們會協助處理，吃飯挑食，他們也會編一些故事來哄他吃下，真的好厲害！

二年級因爲減班，我們重新編班，來了幾個別班未曾和維尼相處過的同學。不過很快的就加入了照顧維尼的行列。有些孩子以前甚至是老師眼中的「麻煩人物」，維尼天真無邪的笑馬上征服了他們，讓他們這些「大哥」成了他的「好兄弟」。而一兩個十分排斥維尼的小朋友，也因爲一段時間的相處，慢慢接受。另外一半分到別班的小朋友，運用了他們的影響力，改變其他同學對維尼的看法。

維尼現在四年級了，仍受大家的歡迎。我心中對他存著一份感激，感謝他能來到班上，感謝他家長讓他辦理緩學，讓我有機會和他相處，感謝他讓其他孩子學會付出。維尼，大家的寶貝，謝謝你！

## 感人的教育故事

廖玉華／雲林縣麥寮國小

再度回想起這個學生，心中有深深的歉意，如果不是因為年輕心中能多些柔軟不要那麼固執，如果能多點包容，那麼這個孩子的命運也許會不一樣。

小敏現在是國二的學生，她小一來報到時，由八十幾歲視力不良重聽的父親，和四十幾歲的母親一起帶來上課，她瘦削的身軀，有一雙慧黠的大眼睛，眼神中卻充滿對陌生的恐懼感。報到完後在辦公室裡才聽同事提起，小敏的爸爸是學校的退休老師，他老婆小他三十幾歲，以前就常到學校鬧，精神有些異常，把退休金花光光，非常死要錢。

一開學小敏都九點多才來上學，吃完中餐就走人，所有活動包括升旗、打掃一律不參加，學雜費，午餐費所有費用都要我找她爸爸要，然而幾乎根本找不到小敏的父親，即使找到了，也要求我寬限幾天，看著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拖著羸弱的身軀又重聽怎忍跟他催討，只能拜託他不要讓他女兒缺課太多，不然功課會跟不上。只要小敏有來上學，母親當然也全程陪讀，常常看到孩子有新衣服穿，下課有一堆零食，根本不把我的班級公約「在學校不准零食」當一回事，對一年級的小朋友來說「老師說的話就是聖旨」，可是為什麼不是每一個人都一樣呢？這個問題必須隨時跟孩子說明，不吃零食是爲了希望他們身體健康，長高長壯，老師會跟阿姨說明。可是有任何問題找母親溝通，只要不合她的意，轉頭就走人，又是好幾天不來上課，我又要去做家庭訪問，當然又是找不到人，後來發現要找到她們母女，大概在六點左右超市可能會碰到人，就這樣只要有空我就會到超市碰運氣。碰到了，小敏會很高興的跟我打招呼，看著她一臉天真的表情，所有話語都吞下去了，只好拜託她母親帶她來上學。因爲小敏常缺課，要幫她補課，她母親都說她父親會

教她，功課也都由母親代寫。爲了讓小敏能到學校上課，到後來我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容忍的範圍之內，儘量不激怒孩子的母親。到了二年級上學期一開學，上課時，小敏的母親整個人趴在黑板上寫筆記，小孩子反應看不到黑板，委婉的跟母親溝通，結果怒斥著臉馬上帶著孩子離開教室，當我追出教室拉扯孩子時，不小心摸到孩子的頭，家長指控我要是孩子受傷我要負責，我只得鬆手，小敏就再也沒有出現了。隔沒多久，人本基金會就到學校調查我是否有打小孩。不久小敏就報中輟了。

一直到六年級下學期，透過村幹事，衛生所的協助小敏又回來上學了，她看到我還是很高興的跟我打招呼，她媽還是每節課守在教室外面。有一天辦公室外面有一位婦人大吵大鬧村幹事，衛生所護士，救護車也來了，小敏被帶到辦公室安撫，我正要走出辦公室幫忙，小敏跟我說：「老師你不要出去，我媽很恨你，看到你病會更嚴重。」聽到這句話我愣住了，在教育界我一直盡心盡力，對學生更是視如己出，卻讓一位家長恨我四年多，真讓我當頭棒喝。後來小敏的母親被送進去精神醫院治療，小敏則送到寄宿家庭，事情是告了一段落，可是我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復，到底我是錯在哪裡，是不是因爲我的大意或不夠圓融，害了小敏，我努力在尋找答案，也努力在教學之間尋找更好的方式，希望不要再讓這種悲劇發生。

## 用心傾聽

蔡芳柔／雲林縣虎尾國小

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突然傳來一聲：「老師，您怎麼會在這兒？」在全運會的會場中傳來一陣陌生又熟悉的聲音，我回頭一看；那不是去年才畢業的小駿嗎？我一臉疑惑地趕忙回答：「老師帶學生來參加表演啊！那你也是來參加表演的吧？」小駿大聲驕傲的回答：「對呀！我參加了學校的管樂隊，今天我們要演奏好多的樂曲；有望春風、雨夜花…最重要的是擔任大會的國歌演奏喔，我們演奏的很棒！老師您等一下要仔細聽喔！」看著小駿眼中閃耀著自信的光芒，讓我的思緒不禁回到三年前的場景。

記的是在三年級下學期剛開學時，正忙著指導小朋友整理教室時，註冊組長帶著小駿及他媽媽到班上來，看著一臉清秀的小駿，我心裡想：「手氣不錯，接到一個看來乖巧學生」，我還沒回過神來時，小駿媽媽已開口：「老師，要麻煩您了！小駿在生活常規上有一點小問題，請老師多包含！」，我還來不及開口問她是什麼問題，她轉身連忙就走了。

第一天，在忙碌中平安的度過，第二天開始，小駿的問題就慢慢的浮現了，下課沒多久，小明就哭著跑回教室向我哭訴：「老師，新來的轉學生打我！」，一邊安撫小明，一邊問清楚原因，只因為小明不肯把球借給小駿，等到班上其他小朋友把小駿叫回教室，只見他一臉蠻橫的回答我：「我想玩球，他不肯借我」。在我耐心的解釋及半強迫下，小駿才心不甘情不願的說了聲「對不起！」，一週後，接到註冊組送來小駿的學籍及輔導紀錄簿，上面密密麻麻寫了一堆，「與同學打架」、「不聽師長管教」「常遲到，不能準時完成家庭作業」，林林總總一篇。推測應是因家裡過於寵愛，而養成小駿蠻橫不講理，導致在學校人緣不佳

而受到同學排擠。接下來的日子，幾乎天天有小朋友來告狀，雖經多次勸導並與家長多次聯繫，但效果不彰，只好自力救濟。

首先；找各種理由請小駿利用下課時間幫忙跑腿，每次皆事先與其他同仁串通，給予口頭鼓勵或實質回饋（糖果、餅乾），再利用導師時間指導同學應如何友愛同學，言語之間有意無意告知同學，大家一起來幫小駿改正不良習性，給小駿多一次機會，全班共同努力來協助他。同時與班親會會長聯絡利用班親會力量，邀請小駿媽媽到校參與晨光活動，利用晨光活動的時間讓她了解小駿在校與同學相處的實情；再與媽媽懇談，如何改正家裡的某些教養態度，在家長的積極配合，同學的共同努力下。經過一段時間，小駿和同學之間的互動很明顯的有了很大的進步。

第二次多元評量，小駿的表現雖不是最優秀的，但整體來說還是不錯，依多元評量標準排序，我在成績表上填上第三名（有 20 多個第一），隔天小駿垮著一張臉來告訴我：「老師，爸爸說你一定是少寫一個 0，他不相信我會得到第三名！」，我馬上告訴他，等一下一定打電話給爸爸。電話一接通，經了解原來小駿爸爸在月考前承諾，如果考到前三名要幫小駿買一台腳踏車。我連忙向他解釋多元評量實施的方式及其目的，當然也很實在的告訴他評量的標準，並語重心長的告訴他：「小駿這次的評量在班上真的是排名第三，腳踏車一定要買！」

星期一早晨，只見小駿跳著跑進教室告訴我：「老師，你知道嗎？爸爸真的幫我買了一輛腳踏車，車子是藍色的很帥喔！」，看著小駿眼中閃耀著驕傲又感謝的光芒，我的內心也替他高興，經過這次評量的鼓勵後，小駿不但上課專心聽講，還會不時的提出問題；和同學的相處也越來越融洽，他不但不再蠻橫不講理，還常常會主動幫助其他需要協助的同學。

就這樣，不斷的讓小駿知道「他的幫忙對我很重要！」，並且適時給予鼓勵和成就感，小駿在課業和人際關係上有了很明顯的進步。學期

末時，小駿媽媽主動利用晨光活動時謝謝同學，因為同學的協助、寬容及忍讓，讓小駿不但能天天快樂到校學習，還多學到了一份體貼的心。

「老師！您在想什麼？」，小駿大聲的問。我回過神來笑著的回答：「小駿，等一下要賣力的演出喔，老師會用仔細的用「心」欣賞你們的演出！加油！」。

## 老師的手

陳淑蕙／屏東縣教育局督學

那年的母親節，在辦公室桌上躺著一張畫著一雙手卡片，裡面是阿福童稚的筆跡，寫著這是最喜歡的一雙手，因為這是老師幫我換藥的手……

「老師！阿福身上臭死了，叫他不要在我旁邊啦！」、「老師！阿福作業沒交，只缺他的。」、「老師，你叫阿福不要亂拿我的東西啦！」……班上每天總會有此起彼落對阿福的告狀、不滿與數落，使得在炎熱天氣之際更增添了許多的不耐與心煩。想到這位在辦公室老師閒聊時口中的燙手山芋，不禁開始懊惱自己當初自告奮勇的衝動。這個決定，讓一向和諧又井然有序的班上有了不一樣的氛圍；面對阿福不按牌理的個性及糟到不行的生活常規行爲，更加懷疑自己當初的判斷和決定。

那天中午阿福因身體不適，沒法去上體育課，教室又悶熱異常，於是約了阿福一起到學校門口那棵榕樹下乘涼，也展開和他有一搭沒一搭卻是難得的師生對話。隨著他身上不時傳出的異味，我納悶著這股味道從何而來，但又害怕自己的措詞不小心刺傷了他。就在躊躇猶豫之際，他將衣服的上襟拉開，看到的是讓自己不忍卒睹的景象，一個宛如巴掌大的傷口，化膿腐肉和著紗布血水，黏搭搭的糊在他小小的肩胛骨上，當下的心疼、不捨和震撼，讓我久久說不出話來。我啞著聲音問他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傷口，又怎會如此放任它化膿流水？他卻只淡淡的說：因為之前和爺爺住的地方沒水也沒電，睡覺時爺爺都會點蠟燭，蠟燭燒到蚊帳起火，爺爺被燒死了，而他的肩膀也被燒到，社會局的阿姨將他送到育幼院。到了育幼院大家又都嫌他髒、罵他臭，沒有人願意接近他，而洗澡時又怕碰到傷口，所以……一聽完，我的眼淚便難以自抑的流個不停，心疼這樣的一個孩子卻要承受如此的孤單和疼痛；更讓我想起在



家備受呵護的兒子，從小只要一點點的發燒或瘀青，就令我們擔心不已，更遑論任由如此大的傷口持續的侵蝕這個小小的身軀。因著這樣的互動和瞭解，我慢慢的更能同理阿福的想法，也明白以前班上許多孩子所抱怨「不能理解」的行為。阿福出生不久，父親因工作而車禍傷亡，而母親受不了長久照顧多病的爺爺，就放下他們祖孫離家出走。往後的日子，他和爺爺相依為命，過著沒有用電又要去找尋食物的生活，以致作業常常無法完成；更不用說文具用品或平常生活所需，沒有水洗澡，癢到受不了時，就到附近水溝隨便沖洗。爺爺被火燒死之後，他被社會局送到育幼院。但因長久以來，缺乏和人的互動及交流，阿福排斥也害怕人群。儘管班上的孩子大多能同情阿福的遭遇，但阿福的自我防備及攻擊行為，依然讓我傷透腦筋也漸漸冷卻了別的孩子對他的關懷和熱情。

剛開始因為每天要幫他換藥並叮嚀他一些該注意的事項，也希望他能早日融入這個團體，所以幾乎將他帶在身邊。漸漸的阿福對我的依賴與日俱增，只要我去那裡他也一定亦步亦趨。一大早到學校，他已在停車場等我；我去上廁所，他便在門口等；早上開晨會，他就在辦公室門口探來探去，或不時敲門問我們何時會結束。漸漸的阿福的依賴造成了我某些程度的困擾。學期即將結束之際，在考數學時，阿福竟考到睡著了，我恰巧經過班上，見到監考老師不能理解的在指責他不受教。但阿福臉上的疲憊和倦態卻讓我覺得不尋常，我問他怎麼了，怎可在考試時睡著，「因為他不會寫」、「老師，他故意的啦」、「他昨天晚上看漫畫看太晚」……。阿福的沉默讓我心中隱約升起不安，於是請育幼院老師來接他去看醫生。「老師，不要相信他，他只是想偷懶，你這樣就叫我們接回去，我們很困擾，每次帶回來後他又在這裡搗蛋，就讓他留在學校，他不是真的不舒服」。面對育幼院的推拖與敷衍，我還是堅持請他們送阿福去醫院，當時心理雖然希望他是真的裝病騙我，但怎樣都不忍他是真的生病卻讓我們延誤。

接下來的幾天，育幼院連續替阿福請了病假，據說阿福那天從學校回去，就一直嚷著想睡覺，院方也不疑有恙。後來狀況愈來愈不對，送到醫院時他已是昏迷不醒，立即住進加護病房。當我聽到這樣的消息，即刻飛奔趕往醫院，竟意外的見到阿福的媽媽。我訝異阿福媽媽神色間的自若與無關緊要，當我看到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全身插滿管子的阿福，我的眼淚控制不住的決堤了，腦海中一幕幕映過的是阿福和我相處的點點滴滴……。只見阿福媽媽跟我說，「老師你別一直哭啊！我看我們阿福這次是醒不來了，這樣我是可以拿多少錢啊！」我看著這個自稱是阿福媽媽的人，心理替阿福不值也抱不平。二天後，阿福走了，我不知道離開時他心裡承載多少的難過和遺憾，但對我而言，卻是一生中難以磨滅的記憶，更是不盡的悔恨。我氣自己為何不對他更照顧的綿密仔細些、為何不再多挪一些時間聽他說話、為何不在他跟前跟後時，多給他一些笑容、為何不告訴他老師有多心疼他……。

在教育的這條路上，當我們一再強調教師必須不斷精進教學能力之際，更希望我們會一直記得學生，因為他們更需要扶助，那不僅僅只是給他們知識與技能的強化，更重要的是願意以一顆澄澈的心聆聽孩子的聲音和需要；而老師的一雙手，更不應該只是批改作業，傳道授業或教書解題，更是孩子們心中深深的感動和依賴寄託，更由衷的期待老師們不吝的伸出雙手，扶助那些更需要我們的那群瑟縮在角落的孩子。

## 星星的孩子不迷路

林榮淑／台北市三玉國小

2001 年，因緣際會，我重做馮婦，回鍋特教界，穿起資源教師制服。

接到特教組分派八個個案，身障欄上有情障、智障、學障、○○、……等 10-12 歲特殊生。過往，我的身障兒學生，人人都有一本說不完的成長血淚故事，他們一個一個在記憶深處竄起跑馬燈；昔日，吊掛在特殊學校校長室牆壁上的精神標竿語，一字一字清晰出現，駐進心頭。

### 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 滿園桃李當看成自己兒孫

下課時間，教室裡外都是小朋友移動的身影、吵雜的笑叫聲。

我手上拿著資料夾，兩腳穿梭在嬉笑聲中，眼睛追著簡表上的精簡文字，大腦描摹一個小男孩粗略畫像。

李小聰，男，11 歲。資源特教服務 3 年。在班上很少與同學互動，對生疏的人不理睬，國語、數學學習成績遠低於班級同儕。障礙程度／類別：疑似輕度智能障礙。身障手冊欄：無。

「小聰，新的特教老師來看你。」

我的眼球追著班導的手勢移動，撞見羞澀茫然眼神，快速一閃，小男生瞬間低下頭，又獨自玩著桌上的紙片。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小聰，這是這學期新的課表，明天資源班開始上課，林老師在四樓資源教室等你來。」他，沒有語言／肢體任何回應，保持著低頭姿勢，顧自玩著手上的紙片。

第一次見面，不能驚嚇他，我把課表夾進他的聯絡簿，轉身，走人。

小聰低著頭，眼睛停留在手上的鉛筆盒，站在資源教室的門口，遲疑了幾秒鐘，走了進來。

第一次正面迎視小聰的貌相，兩顆大眼珠、缺了一顆門牙的嘴，鑲嵌在一張正方黝黑肉多國字臉上，二扇小耳朵掛在 5 公分小平頭的兩方。

沒有開口，沒有學業學習／評量，看正面、看背面、從左側面看、從右側面看、從頭往下看、從腳往上看，怎麼看都看不到他與一般小朋友有什麼不同？

但是，事實上，小聰已經在資源班接受特教服務 3 年了。回歸主流這一條漫長路上，我知道，對小聰而言，越來越像夸父追日……遙遠。

從 1979 年第一次踩進特教疆界，參加南台灣屏東縣教育局推出特教創舉—病生床邊教學實驗，到 1996 年北台灣林口長庚醫院床邊實驗教學。不論是屏東基督教醫院，還是林口長庚醫院床邊的大、小身障兒；不論是屏東勝利之家、伯大尼之家的肢障兒，抑是林口啓智學校高職部智障兒；不論是自己手邊的折翼天使，還是特教同僚手下的折翼天使，凡是智能有障礙的身障兒，希冀他們透過特教服務，神蹟似的變成與正常孩子同具競爭力，而完整回歸主流的案例，從未聽聞過。說白一點，一旦經鑑定安置委員會鑑定進入資源教室接受特教服務的折翼天使，如果個體智能有障礙，特教老師如何敬業／專業，也只能引導身障兒身心殘留的潛能盡情開發展現罷了。

心理治療「個體心理學派」開創者阿德勒的諍言，身體的缺陷對於個體的傷害程度端視個體對本身此一缺陷所持的態度／看法。職是之故，教育身障兒家長「不要想改變他的缺陷，不要想超越他的困難」，教育身障兒／照顧者及早正面逼視自己／孩子障礙的事實，是一件多麼殘忍的工程，是一件多麼艱鉅的工程，是一件多麼刻不容緩的工程。

我撥出密集電話與主要照顧者小聰「媽媽」通聯，一面沿著小聰成長的河流溯溪，捕捉成長路上每一顆礙路絆腳的大、小石子，反覆檢視推敲，陪著小聰，伴著小聰媽媽，逆流而上；一面潤物細無聲的牽引小聰／小聰母親，站在障礙魔鬼的面前，抬頭挺胸與礙魔對話。

「我不怕親朋鄰人異樣眼光的電擊與議論，我不怕孩子族人指罪我的歹肚子和壞教養，我最最擔心的是，有一天，我眼睛閉上，雙腳一伸，小聰怎麼辦？誰來照顧他？」一個單薄的女人，一個孤立的小媳婦，一個被家族歸罪的無辜母親，小聰媽媽的嘴，說出了全天下身障兒照顧者內心最深沉的悲痛；說出了全天下身障兒照顧者內心最深沉的擔憂。

我隱隱約約聽到小聰沒有申請身障手冊謎題答案了。

特殊教育的首要重點是心理的輔導與教育。障礙者、非障礙手足、父母、甚至整個家族都需要心理治療。「沒有一個人是孤島」啊！

視線從來沒有離開過小聰的媽媽，她的內心比誰都清楚孩子殘缺的點滴和細節。母親最大的困境不是面對小聰障礙的事實，而是要與否認孩子障礙事實的家族團--父親、祖父母、伯叔做不同頻率對話。

女人為母則強！資源班母親和原生母親，兩人手緊牽著手，白天接續晚上，焚膏繼晷混戰奮鬥。

一年將盡，家族團勉強繳械，終於鬆口，答應讓金孫／寶貝兒子接受專業鑑定，面對現實。

小聰第一本身障手冊記載「中度自閉症」。

四年來輔導室特教組曖昧的「智障」特教服務，轉了一個大彎。小聰穿上合腳的鞋子，走自己的路；小聰穿上更合身的衣服，更自在的學習。

後記：身障兒照見自己的富有，身障兒照見自己的無能，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而我能給他們什麼？

